翰苑集序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嘗有以評之余家瀕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

宋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
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
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
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
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
道之師者先聖王先聖也而未嘗
以某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
格律為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
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
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
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
山林者燦乎其虎豹煙霞也今
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
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

然以宋子氣枯神寐於山林以
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
物遷何以為宋子柳余聞發學
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
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
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畧志事功
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

皆出於寔踐而取信於後之人
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
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十
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
必以宋子為歸嘻三十年之心
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
何以山林館閣岐宋子之文而

求之哉客韙吾言錄吾言爲子
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
月初吉會稽老友楊維楨序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
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
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
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
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奧學
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
所厲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

盖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
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夫
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
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
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
浚湧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
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
控馭又如武庫一開千珎萬寶
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
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
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
使余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
盖積之也厚濬之也久養之也
素固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

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
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
制代　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
瀛平日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
四集已盛行於世及流傳於海
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可
也

宋學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平江漢頌
龍馬贊
王國祀　仁祖樂章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祭古帝王陵墓文
元史目錄後記
陝西行省班參政詰
兵部安尚書詰
恭題　御筆後

卷第二

開平王神道碑
康靳公神道碑
天降膏露頌
代祀高麗山川記
諭安南國詔
擬詰命起結文
進元史表
恭題　御賜書後
遥授江西行省李左丞詰
山西行省王參政詰
揚王神道碑
童中丞神道碑

卷第三
胡參軍神道碑
汪文節公神道碑
王郎中墓誌銘
魏府教墓誌銘
卷第四
龐皮子墓志銘
曾教授墓志銘
高府君墓志銘
東吳府君墓志銘
三槐王處士墓銘
孫忠愍侯墳記
陳夫人石表辭
卷第五
華巢公神道碑
于指揮墓志銘
雷待制墓志銘
王員外墓志銘
李推官墓志銘
劉府君墓志銘
王稅使墓志銘
熊府君墓志銘
晦巖王君墓銘
項夫人墓志銘
陳都事墓志銘
贛州靈跡廟碑
信字中塔銘
明覺寺碑
琦瓊石塔銘
茂實菴塔銘
卷第六
贈高嚴張尚書序
送李思迪王傳序
會試紀錄題序辭
南征錄序
羅氏五老圖序
深水端氏家牒序
卷第七
應 制冬日詩序
胡越公新廟碑
李右丞武功記
無盡燈行業碑銘
若耶溪塔銘
送安南杜舜卿序
庚戌鄉闈紀錄序
使南稟序
劍原集序
張氏譜圖序
陶氏家乘序贊
送吕仲善采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汪右丞詩集序
送許時用還越序
送蘇平仲序
丹厓集序
卷第八
白雲稾序
田氏哀慕集序
用明師文集序
送滄天淵還鄞序
雪窓語録序
送李聰芳上人序
贈定岩上人序
卷第九
贈錢允一詩序
詹學士文集序
華川文派録序
清暉後集序
贈會稽韓伯時序
贈周漢卿序
古鼎四會録序贊
水雲亭小稾序
送覺初還江心序
南堂語録序
送用上人序
楚石六會語序

劉彬卿傳
竹溪逸民傳
王貞婦傳
鮑氏慈孝堂銘
朽室偈
張天師像贊
張孟兼字辭
南堂師像贊
卷第十
寅齋後記
張氏先祠記
阿育王山塗田記
菊坡卷題辭
楚客對
張景華傳
閩二婦傳
韓節婦傳
雙椿堂銘
章判官像贊
含山操
碧崖亭辭
玄武石記
佛龍寺興脩記
盧山續說
畫原
京畿鄉試策問

鑾坡前 宋文集目
記李歌
書穆陵遺骼
題四十四分金剛經後
題霜寒帖
題徐原父墨梅
題紫泉頌後
題贊王葉君墓銘後
題唐臨重告帖
題楊補之梅卷後
題趙子昂馬圖後
記馮寅言
書萬安丞
題定武蘭亭帖
題歐陽詢帖
題温日觀蒲萄
題友怡堂銘後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題北山紀游卷後
題江南八景圖後
贈梁建中序

天命　皇帝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脩蒙衝虐駭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屡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熟偵伺我金陵賴尔一二隣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亹亹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尔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

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都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
永忠同知樞密院事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
庚酉 上躬擇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
虜大龍警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
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鬻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
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
章舟以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諗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
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移據湖
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俟其
發八月虜食盡遁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
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
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
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
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驩迎俯伏道左山川草
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
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
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
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
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
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鯤鎬與
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
備著其事撰為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
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惟 哲皇肇基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
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

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尔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蜴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劉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鬬胡不然復豕而啄厥翹其蟲臂當吾車轍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潜爾糗粮各罄爾誠摇光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飆火奮激旗旌揚揚觧艤將將予戈洗洗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蒸礮星流火戟虐燄雷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横交紐命隕弗顛攢棬湊颿筒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擁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其衝我師見之千艦如龍似兕之走而鷹之徂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鼓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者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遍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華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孚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鄣奏凱而旋騎吹欝摇形於樂歌節以鐲鉞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嘖嘖千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策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疇能敵之惟 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兹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天降甘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　皇帝特勑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涵太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恭敬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咸驩豫底于敉寧神應之臻賦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瀛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物秘貺斯臻此天人感應之恒理也欽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薦臻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聚繡赤烏飛翔白兎俯伏瑞蓮並萼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咸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奏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漿於槩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厥ㄴ浥ㄴ紛ㄴ密ㄴ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聖貞符自應不早而泳不高而迎弗祿之攸盛惟 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歆而傾不汰而盈弗祿之攸宜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龍馬贊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渟滀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嘗春日始和物情酣豫夷人立柳院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遘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匿蔽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鞠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 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勑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蒋行死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曠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瀛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涇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敲贊奉琛通者獨角之犀来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

其他侻形僑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曰懷保於小民豈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瑋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驃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瀛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颺瑞霤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危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輈太霞五彩滿瑤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旛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

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迂王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嗣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颸迴旋上下宛若神靈来歆来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畏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它哉實為東畏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荅當有洋洋

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嘗與東海相為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王國祀

仁祖廟樂章

迎神奏淳和之曲

皇圖聿崇茅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奏慶和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享祀弗咸薦以牲牷敢曰充腯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奏保和之曲

皇祖載德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委社後人睠茲藩服典祀維寅清醴方薦歆其芬芬

之舞

亞獻奏清和之曲 之舞
穆穆靈宮庭燎有煒貳觴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
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咸和之曲 之舞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
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咸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蕭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膺爾百
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兢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覃及我
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若兮忽兮神運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颷疾其靈在天其主在
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諭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熙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熙為盜所逼悉自剪髮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尔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簒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熙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鞫為樵豎祭祀之禮遂致廢而弗講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衮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

陛降帝所必能来格於宴宴之中也尚享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程能而議功定勳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寘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繫乎銓衡者甄別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具官云云尔尚允釐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庫尔當慎其注授之方流品之清濁尔當展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吏部侍郎

吏部之設侍郎實古小宰之職凡行選舉封爵勳庸功課之事悉得與聞蓋尚書統之侍郎佐之則其任之不輕也較然矣云云爾其正名而責實簡材而授能使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則銓叢之任得矣朕將觀尔之能尔其毋懈于位可

吏部郎中

吏部為銓綜之司而郎曹之選所以佐理天官簡拔賢俊者也苟不以學行材識之士為之則何以責其勞效哉云云尔尚審叢賢愚公於黜陟使國家有得人之盛而天下蒙至治之澤不其韙與尔其懋哉以稱朕意可

司封郎中

司封之官參掌官封褒贈之典所以崇有德而報有功也居是選者不宜輕授云云尔尚夙夜勤勞思以大義正厥官勿以私愛奭厥序使內而親親外而尊賢皆足以沾朕之恩庶免致曠官之刺矣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司勳郎中

周官有司勳上士二人凡有功者司勳得以告之則其職之設也久矣後世定十二級之勳以為賞格故為是官者審察功狀與司封通次於尚書非公明而練習者不足以與茲選云云尔尚計其勳庸之轉遷以定資品之高下庶幾賢者勸

而不肖者懲矣尚思自勉以服訓辭可

考功郎中

考功之職掌文武遷叙資任考課之政令而奉常所定謚議亦必覆而上之選部諸司其於關政治之得失者莫此為最郎官之選必得其人云云尚平心以馭物使殿最惟允而功用昭彰則責實之効於是乎在尚往欽乃職以稱朕任賢之意可

中書左丞

朕惟中書政本丞轄之設所以尊朝廷而正紀綱佐冢宰而出治化必有經濟之才任重之器乃稱其選求在位茲得其人云云尚思朕任屬之意益推材力務展猷為絰綸之間必審於治忽弛張之際必酌乎古今佇觀厥成豈煩多訓可

中書參知政事

中書出納王命之地朝謀謨於廟堂夕風動於海內然則參預大政者可不慎其選與云云是用擢位政府佐理朝綱興禮樂以昭人文審刑賞以順天典賢才之遺佚汝思有以舉之生民之憂戚汝思有以綏之則朕可以不煩而治矣往盡乃職以副朕倚任之意可

中書左司郎中

左司為中書紀綱之地贊襄治化申明憲度皆其責也郎位之選必擇賢才非廉勤而有為開敏而知務不足以稱其選也云云尚毋忘恭恪以慎乃職惟至公可以正百司惟至勤可以集庶務尚其念哉毋忘朕命

中書斷事官

中書總天下之務而必設斷事之官所以脩明其法禁以防人為非實寓刑期於無刑之意也云云尚慎於出入之際毋舞於文法而失慘舒之實毋流於苛刻而昧寬恕之方則

予一人汝嘉往服訓辭其思實效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皇帝嘉王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　皇帝嘉王
来庭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
賜予亦上體　宸衷復以紗若羅各十四端遺王至可領
王平安否宜加愛自重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遐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
有監於夏陰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来之法戒惟元氏之
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幷部落者十世逐水草
而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
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囘紇渡黃河
以號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堰世祖承
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
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顧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
謀之是遺自茲已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
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孽倖蠱惑於中權姦
蒙蔽於外漢網秖因於虢閻周綱遽見於陵遲風憲皆無不
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
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真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　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燔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
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會
國可臧而史不當臧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詞勿
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
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
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偉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寬臣

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

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踈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十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 乙夜之覽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録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一百二十策隨表上進以 聞臣某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中謝謹言

元史目録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 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 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瀠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

已經 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録可徵因未得為完書 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敞弼而總其事者仍臣瀠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録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

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 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鑑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瀛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 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瀛謹記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瀛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邪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尔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幣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宥典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繒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親鄉翰墨賜書褒荅其文則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

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馬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
天厚澤如地凡囿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
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
聘而起即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
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
之故又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
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
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尔亦孔
之固俾尔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荅　上賜復追
蹤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陝西在古爲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敺
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詵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
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
矣具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畧朕嘗歷試其爲人詵
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
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尔韜此奇才
故不次而用之乎尔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
尔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尔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
嘉尔其欽承朕言不再

遥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詰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
衆來歸者朕每嘉焉尔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
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
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視彼暗
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
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禄尔尚夙夜恪慎思保令
名以稱朕優禮之意尔其懋哉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毘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粤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尔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尔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爲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迩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爲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勛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揚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嗚呼陳紀立經尔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尔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恭題 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于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既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 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 詔行之嗚呼非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孰能之遂平懷柔綏徠之效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俟

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録歲
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大明勑賜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
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
忠武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
聞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
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
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
原營見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
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
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

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来交趾占城莫不稽首
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録
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臣瀛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
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絶人歲壬辰羣雄並起
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
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
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上駐
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来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来者爲士卒糧絶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
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尔姑從吾渡江俟克
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拔采石磯元兵陣於
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舁難登岸王乘快舸
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
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
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
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
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
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
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
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
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
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
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
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
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
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

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幸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脩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

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驍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敝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襲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衒璧出降荊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

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
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
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毘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
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
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
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壍溝港絶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親兵拒鬬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
来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
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
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来獻籍其兵
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
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
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
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
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
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
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来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
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
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
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
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
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
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
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
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郴
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

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則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宋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瀛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伏劒来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飆馳霆舂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扶劒来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来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莊茆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鷺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殁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體爰加恩寵用錫

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
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殘生氣凜然鍾山
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楊王外王
母爲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
有来自淮陰者言王墓在肝眙如故　上聞之悲喜交集
即詔内臣及圓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置洒掃之戶凡三護
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　御製王之
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
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屯師淮南海至元已卯春
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
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
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
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
夢一白衣人来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来共載也
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
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胯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
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
畏舟壓凡有来附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蔵之皇板下日
取乾餱從板隙按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
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
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榮祈者不
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
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
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肝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
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

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呼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焉故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顧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通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閒師来告今在旰眙

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治母俾羌

賢跣踉以嬉惟我楊王昔隸戎麾德風蕩海糧絶阻饑天有顯相夢来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蘩圖肇開鴻祚裔藐曰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勅賜榮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蔚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有序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通遐梯山航海奉贄獻琛 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宠之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

功勳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兼侍讀知制誥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瀛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爲務受以長官俄遷爲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黄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和州　上慮公扼采石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寛弘得士卒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游兵扈挠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藏其精銳殆盡然由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来附免冠頓首言前日戰各爲其主今日屬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　上賜名馬一疋黄金一錠歲戊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樘陽遷都水屯田使無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内應招之速来

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暨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褰帷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喘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衙壁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淮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援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　上即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三千公功爲尤多四月搗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即遣銳卒來迎鬬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無　大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卜以
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
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
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
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
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
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
天命下本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
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
榮加以爵位歿則疏封賜謚貴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
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于碑系
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於茷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 其一 于時康公江險之

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 其二 巨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
何守弗傾 其三 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其
四 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尒不疑 其五 爾礪矛鋋
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方國 其六 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
殫報效如無餘齡 其七 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
電掃 其八 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竟竪始亡 其九 大
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 其十 蔽遮河潼以鍊
爲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 其十一 玄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
心恩義斯在 其十二 從伐漢中詔詔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
其十三 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疇其勳錫以茅土 其十四 孰不壽
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 其十五 帝情憫悼恩命絡繹
穿山爲堂畢茲窀窆 其十六 名垂於史祿延于家翩然而逝公
復何嗟 其十七 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 其十八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

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至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枚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溢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廉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疑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舉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忽曰彼徒謂我弱尔吾不自厲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後鄉先生王剛叔將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漸東憲使秃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嶺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用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擊之杜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
怒曰汝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
公夜紿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慶
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註誤者石抹將軍宜孫
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
貪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平
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
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檀移石抹將
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
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
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
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台城急

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
吾邦非石抹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德之
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
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
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
粟振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
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
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
帥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實忽丁棄印走公同其
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
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
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
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

治慶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来迎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賊望見公来拜已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横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慶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鉄木烈思分臺于發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後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軍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黎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盛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院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慶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

曩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畔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来碩曰章溢曰来康独否来碩對曰溢曰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釁釁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渕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温州復名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舊卿矣公既至覩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田田怙勢作威軽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内道按察使宋思顔以渕東憲史事不白下獄而渕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子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慶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渕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隷焉公辭曰臣前任渕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寛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渕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

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為游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禹公治潮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慶州粮餉之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甚廣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喜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　上知為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有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有定所并公因問其使厚存鄒之溫州名洋周遂鄉特山險當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鄒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禽斬遂鄉中書命慶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命漁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　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成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尔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慶州公既入見

上嘉奬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粮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贊宗雲朱君達来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温失利輒叛去温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苟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丞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鉅材撤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盜何從出耳凋劫之民昌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賓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遵而不犯豈直待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若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顧寛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上褒公甚嘗與公及劉君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

至慶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會祔禮畢
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其家公瀝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慶州衛指揮副使成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　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憾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日塋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慶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塋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驩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謁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塋則以玉峯西崗為義阡聽其葬庶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

緩而其臨大事則論議諍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無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勳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棄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剿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 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

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大傳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繽紛怒来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勑生蟄蟄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頤踈髯目電燀音吐鴻撞鐘在軒虫虫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槿庸呼不異鬼魁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陣仡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殺重徽疊照絶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来賓東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懇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清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蹯峋孤貍跳舞騁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夾止集吏民導宣 威德語複諄有叛命者馘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將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桑馴名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逢鱗萱堂風憭憭逝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閽泉

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疚亟返真聞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
術歸一原時輿瀛洛溉本根所以不坐枝葉繁文事武備道
乃存黃腸題湊葴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欺無諼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
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
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 廟筭出鎮鄉邦
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彦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
公始若公者可謂犖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
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
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録事
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琤琤
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
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
公其長也次曰潭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蚤

歲窅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雷既歸塋於縣北之圖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徼擾夢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淛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梃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慶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擾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慶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取糜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敎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擒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磔之緇雲之黃仲松陽之白巖逐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

爲益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咲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 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已亥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面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名士也日與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爲變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諗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柰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産以權宜增帛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讋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

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
隄當水之衝亦為所齧幾盡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
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
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為戎士所據混淆
而處公度閒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緡雲官田其
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
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
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謂諸暨漸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
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
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闓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騎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廬接地接閩徼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
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遹誅之盜一旦就
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
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繼以盬若干來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遑事未輯頻還守外

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

上諭之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馬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懇帥銃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援寶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

毅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
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
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
之制未備也公天資頴拔智識絶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
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
鄉邦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
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
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
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童存厚繼室滁陽楊氏
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
為象具衣冠以塋實附于園源之左塋已來徵瀝為之文昔
瀝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瀝對曰文武
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隅朕方賴之則　上所
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

曰區區承　詔鎮處城
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大馬之微衷也柰何功業未就而死
及之其非命也夫瀝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
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薦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歛
然布衣書生也瀝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
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皇靈覆冒幸已寧謐誓將摯全
洸洸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攖浙河之東地氣盡
白此為兵徵見於龜筮尔衆荷戈来入我堡寘而梳席拔而
水火公師如風靡冠如雲一鼓之餘散為埃塵節鉞出鎮涉
歷五年桴鼓不驚鷄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
寇至輒敗　主知酬歌慨慷誓提八閩以歸職方施蠶所屆勢如
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赭公
命柰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

千里枯骴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象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大明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謚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弘展其不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

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為患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敓其玉帛公慮戄迫州境即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彊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迩聞者多荷戈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于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腦城于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弸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夫大統既集　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輸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陴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舍年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帝懷悼不已　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鬱國公謚曰武莊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日傳命授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為難而炳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羣雄疊奮之時亦欲以一陣自效見　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驤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烟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于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生綱解紐羣雄虎爭庶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冦壤　皇帝龍興知為真主伏劒相從率先多士　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既殲于湖亦捷溧水洋洋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颺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平況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彊不劒鄰有勍豎擾漸連淮来撼大樹何哉蚍蜉叶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鏟破連營溝除窩穴復　勑雄師定淮之東載綏載寧載紓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撫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鏤書鑄鐵為券作誓剖符于齡弗

變又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訃來海南聞者涕零　宸衷憫惻為詔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　寧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恭貢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義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國郡公謚文節汪先生神道碑銘

瀛奉　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來與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瀛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家所譔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庠之言請瀛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讞錢琥之獄泰定實録中嘗書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已未進士祕書丞贈光禄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顔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崇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絶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順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迕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蠻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没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撓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承兒赤跋扈自用搤有司之掣俾不得詘信其媚家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箝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辯先生敭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結以厚賂御史名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絶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以哺厄羸其病癘方熾者名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讙曰我父母也柰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珏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珏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珏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韋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

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讎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公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於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摘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兖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為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襲封兖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韙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

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圜雍之間可詵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兖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禄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水之濵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負歲壬辰勸黃紅巾彭黨祖搆亂其餘孽自徽冦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粮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吾屬亦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尔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

曰昔江萬里甯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循坐守以為民望
況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弃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
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錢米三千斛民
心翕然歛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
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内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
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户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
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絶口瓚南班雅敬先生名為
具冠衾奠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
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
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
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
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
副使德厚國子生曲昇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

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
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踈髯風
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
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
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
凜凜承顏唯恐少違其意發源三大墓為强家所侵辨理于
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
民甚如赤子革弊除蠹有知弛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
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
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構美堂亭於宛賊至不忍焚之
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
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
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
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締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

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弆為榮所著書有巢
深燕山宛陵三纂傳之於學者當寘輿之歲江南三行省屢
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
自壬辰之亂四方尾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
見之如余關之死於舒李糝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
踔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
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思衛斯民
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游舉于
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簽仕遐邦不遑將母上踈廟堂碩從
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奸詭
隼橫騖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
化而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簿書載
登金匱啓封衮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
集賢進班迩列公曰止扵吾縣我卑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扵
勿看山宛水之涘講遊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
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污秋
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
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扵賊奴敢
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
當宁嘆嗟歎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瀾
奔陳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為人

故悽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

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豪之都昌至君益
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
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

贈慄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
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
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
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倫
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
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倀倀不知所從君名父
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冦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冦
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
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趫健者列為隊伍朝暮教以
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捏劒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
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
忌君能者數潛通搆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
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捜訪獲
之命為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
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
道乃尓我可北面而事之邪當是時　皇上龍飛臨濠定
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悅而受之君輕騎謁　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
優渥賜以金鵰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
官戍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幷縧
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名卿来爾君感知遇
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
後已　上命左右藏弆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
不一兵出於外潜獻搗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君與鄱將
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斂舟陳於康郎山口我師皆
皆從飇行電疾友諒以為自天而下棄艦宵遁君將兵下黃
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與櫂衝壁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

功爲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
大將軍時僞吳張士誠擾淅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
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
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
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
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
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
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其城魏公
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搗走之敵兵
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
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
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
將君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
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

大明

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　上悼之錫以布帛令
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鷄籠山
功臣廟中君諱先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
十三而歿氣貌脩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無
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翛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
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
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跽於前移時不
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
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
庚戌其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
衣冠於某山之原前塋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爲狀君之
行引蕃来拜于庭請爲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
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繼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
爲前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平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

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　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鷄籠山功臣廟中縣進爵為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瀛為銘以侈敢讓知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辟為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名公至幕府　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杭俚不安公

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沿世寧武惟君之生丁時搶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州里　真龍天飛大明恭喜杖劒來依　帝曰嗟汝爾鎮歙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翦漢縛吳借籌決勝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為閫敵不敢捫靈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徇國死又何恤祠寖宇一統不為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樊山氣欝欝護此玄室裸魂兮來宅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

慰撫之始定　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
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遏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
戎宿將咸器倚之唯公言是信戎秋猺獠兵數萬自杭來
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公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
帥来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
院事胡公大海戍之　上命公與胡公議取婺親帥師
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　上前無
有不聽者已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
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
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
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
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
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
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
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
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来侵民公偵知之
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
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
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
砦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
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
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為
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
衢者公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
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讎如初遣鄙以寧同僉
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　上命
公往来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　上名嚴陵帥

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
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衂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
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
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剽邑後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
粮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
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粮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
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至
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
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
法胡公曰治軍旅以略嵊縣傑諸暨為已任分省之政皆公
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偽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
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

公誓請各解兵公開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尔慎毋聽令
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果敗
盟而去先是猶獠軍来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
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猶帥多公恩
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
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
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
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　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
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柩金陵　上復率羣臣
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
寶山之原公狀貌魁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既暮猶不去　上慨然從之
容諫如初　上怪問其故公從
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

咲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
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令為
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
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人瀕
為左史時侍　上左右嘗與瀕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
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
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
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
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
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詈賊而死為忠臣　天恩
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旌黄鉞指　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
龍旗所屆靡後弗前借箸以謀燭於
附公往撫之謂公来莫涮河之東婺
為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
參其戚否姑茂遺墟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兢幹其樞　帝
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即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
游擊置戍金桥夜嚴兢為禎民嘯呼搆亂誘而繫之遏烽晏
晏出粟哺荒注藥起厄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
博士乃詵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蕃控于海東還公奉治若
疾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問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
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豈期妖豎相挺為變大詈不
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
盡傷親御翰墨揄文祭之龍光菲絶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
風宰木淒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萬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
諱鸞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寀太學內舍

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
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為屈
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
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
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螣不去
苗將槁矣悉置於法燭見毫髮無遁情皆以雷神稱之闔閭
之衢甃以如卵小石犖确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鑿石為版
易之人呼為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
焚香祝天曰為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
怒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為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
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悅仙游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
民若賦不平者久頼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
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盍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
民皆大悅舉手加額曰雷侯雷侯其豈弟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

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殁于難
父德潤入元為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庋之餘買田三百餘
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鄉人義士莊人為建祠學宮改將仕
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祕書
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于
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
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為弟
一二十受大官薦為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
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從府君
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
豐於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擾其業賄于上下訟久
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鞫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
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龜尾如
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浹旬始不見或以為瑞應改郤

疾府君聞之愀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毋年耄矣忍縻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涕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道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為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枚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枚遣之囚至感泣相聚僧坊誦佛書以為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鬬鬬散子失足墮塹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八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鐔津延鄉貢進士陳竑頲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興鄉薦者羅天凌反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柵數區以扼其險要招集強丁為禦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絕盜闖不敢犯陞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歌以變其俗燕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盧瞻故宅也舊因宅為祠已廢府君為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為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剡薦于朝及代還民悵悵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為生立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焉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強悍易動為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以為堡陣且請躬董其役上官韙之府君為量功授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屠公駟時為閩部佥事行郡至汀嗟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為決治如律無不慊辛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遽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

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躯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塋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孤燈熒熒循緒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西鄉闈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經藝者為人嚴而不苛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鶴磯梅易齋碧玉環七葉共若干卷藏於家娶樵溪危氏諱淑馨宇蘭玉宋禮侍郎春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徹之孫女也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闈中亂起兵以助王師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堅至正丙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垅仲堦仲湛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子仲墉仲堪府君之銘灋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闇闇中至正壬辰四月某日塋危夫人祔禮也既塋十餘年燧自狀其行實謁灋為之銘灋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闇闇中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為經之大義派衍四方多取之以為法蓋府君與仲弟杭皆幸奉常而聲譽燁然久矣雖歆豔之有志弗強不及摳衣後府君游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今四十春秋顛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光之盛僅著於當時文辭之載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揆之於前古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為士者知所勸涖官者知所法不可以灋之無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採聖髓亦既決科掞青紫政行

州邑平如砥鋤擊暴民仁懦起奸吏闔風潛若鬼猷命至重心盡爾一夫銜冤賴有洪漢之循吏當可擬玄龜護印曳其尾穹石庳功文燁煒魂升魄降吁死矣四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繽紛滿千紙虹光夜發玄笥裹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予言有如水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予時被旨與魏君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閱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脗合將還潛踐而請曰曾大父之殁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窆而無辭今幸得陪末議者喻旬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陸之桐廬曾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雲潭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若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

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所治裝行府君咲曰有是哉毅然獨留果有一黜者將生譖不如避之府君曰士之被薦者如犯不考何士猶撐柱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瀫洛關閩正學為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録劉光九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為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關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為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

廬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名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覃至鄱鄱學時設兩學教授王樵懼甚奔饒東西饒西饒教授王樵懼甚奔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從容荅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關歸故鄉家素單乏蓋益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驩如也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嘯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潼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為石川先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柯阜之原其徒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詭隨之習知至而默偏駁之非自窮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涅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良恭儉子女子三人姚奏俞某張某其壻也孫

男三人鈞鏞鑠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鑠桐廬縣學教諭曾孫男四人潛溥激浩潛乙巳鄉貢進士入 國朝為尚寶丞階承直郎府君薦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意於易閩人有朱奐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君知其名要之抵家宋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未舌強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少實吾師也嘆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已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沉潛之學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誇多鬬靡嗤彼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弗講者銘曰

百篇之書弟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所致歟子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沉溺文辭而棄經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辭著光昭盍稽之為法程性由繕歆羨
攖睦有士尊遺經宋物改遯高霞作幌雲為屏緻弗緇節
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續紛藻華聲文滅質實慚名苟視此
面發顏柯阜上八尺塋序令德鐫新銘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志銘

子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
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名對謹身發授刑部司門員外郎寻
悵甚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被 上旨
與監察御史憲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胥會成均孟遠曰
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子曰僕之心即孟
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暨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
年墓上之銘未樹已歷繫喜行成狀矣旦夕重有請頑吾子
畀之也自是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遇見孟遠各注目
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羸甚身
弱如不能勝衣子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
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慷強谷獨嗹血垂
斃執知二公既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以常情測也幸玄
夏孟遠出為翬昌隴西縣令復来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為請
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
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
觴餞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為之戚然弗寧越三月忽孟遠
之子興来告曰先君得腸癖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
日死矣予病瘍在告聞興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
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
之期乎賢者或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
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
者来撫州為金溪塲官遂為金溪人曾祖榮彰祖寔父善毋
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

鷄已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暎簷光而讀之尋思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崖光澗影飛落戸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議塾曰墨濤聘余太史貞為五經師松滋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寘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為者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為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漆溪芟禮記蹟為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

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　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山林邪適徵命至即慨然而起擢為今官詳刑鞫獄人自不以為冤　朝廷鋤剔吏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為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素何死之柰何死之同知泗州事樂

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弗辰共經紀其喪事興得以其月日權厝州西大勝寺云子孟遠則方人也或有過而折其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額天請損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即纂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其之孫也生二子長翼次即興菜月日二子奉柩還葬金溪某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遠交嘗許銘其父之墓尚未及為孰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控搏念之令人內熱然孟遠固賦也既奇學也又腴發也孔時胡不大其施玉光之陸離劒氣之參差卒閟于斯茲非人所知實天之為噫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

鑒坡集卷第三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庶皮子墓志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庶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暇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泺泉花飛隊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屧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葅醢親執觴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畎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来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

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于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夫瀛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歙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瀛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將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瀛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乎聰明絕倫何不一来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来視疾君子麾云曰吾年八

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
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廡皮故
又號為廡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
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
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閭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
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業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遯然不與世接唯
寤寐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
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寓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
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羣喻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
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
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
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模君子

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
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揭文安公貢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
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年復至孝父患風痺君
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痺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輒
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及君子不見其遺衣輒奉
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
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
竭粟賑里閭自取耒耜以耕藏錫為器工人特
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
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
傳曰經解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
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荅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
斜繆曰廡皮子曰飛飛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
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着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

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遂年君子汝
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壻即王為次則俞某
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
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　其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
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
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
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筵後五年其高
第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
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絶之資曠視千古若一
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
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
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
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
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籍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
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
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
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
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
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
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之辭於其首
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
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
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
藝黍稷兮薅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聲遠揚豈欲異塗
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嚚吃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
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
兮包給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

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宝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與方明胡為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庶皮剪為裘兮戕冠賸垂纓臨流戲飛花兮心與烟霞宜清風與逸氣兮橫絶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禄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瑩思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元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淮教事謁瀛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綆靡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兆改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緎之久未及為思文復貽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為銘瀛諾之久未及為思文敢奉書見速情辭愿欵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雞鳴即乘馬出

遠還日已若縣鼓矣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熬燈牖下按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来寇縣悅與兄匪懈奉中兄為盜所執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為荷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與莫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六子十三孫皆惇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淳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麓登仕郎監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父光遠值宋亡為元不屑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姨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傅即知家學相仍

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
公講道於八華山中曏晨從之學久之因
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循玉卮而無
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玉治聖德頌一
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
居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
為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為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瞑
目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
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繹之
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已
巳國子分監亳從上京歲適賁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
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
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旄倪走旁郡
凍餒道路張張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

亟返安尔妻孥治尔田廬科繇之事吾為尔緩諸民曰衆未
敢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蔡河亘城北舊建橋
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齧橋橋善圮府君重作之檄厲邑五長
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為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
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寘于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
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尚鬼當歲時之際往往斬羊豕
為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倣以為不若是則厲氣將
作府君召問師里胥語以鬼神情狀亹亹數百言遍相奔告
其俗遂變市故駔儈本以求民平黠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
官劫抑忍苦莫敢支白者府君擿發隱伏梏諸市而易之州
有學久廢弗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皆傍穿上漏不足
以陣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即命更朽腐為
堅良治丹堊而飭之復聘賢師儒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
民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

府君既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彪死于家君傷之欝欝
成疾荏苒踰二年竟卒於旅邸時重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
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
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
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蔭
任蘄州路蘄陽縣丞未上辟詧事院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即彪
次順道次思文入　國朝為東陽縣儒學教諭即来請銘者
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璡孫男七人思志思孝思恭思悌思禮
思祖思儉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
久不克襄事後十年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
合塋西部鄉之錢塘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塋悚德
鄉黃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至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
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瀛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六

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皦然美丈
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藁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為人
心慕豔之頗締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
子貫道游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瀛竊以謂府君之家
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
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不
頒白其尚可得邪銘曰

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裒裒其脩辭其才又足以
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
五尺之童羞有所知期必躋於膴仕亦不虞其若斯豈天道
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来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
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奚憾而滑
稽如脂而如韋壽享於耆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

夔城前

元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石表辭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郴國公四十九代孫郴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可徙生司空洪亥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暠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塗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舜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黃文肅公幹之學為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麟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来為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既秀頴府君能與之競奕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為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為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頫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為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塲屋鄉友范文白公梈清脩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史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咲皦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

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為適
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
告終期名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
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
而卧翛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其甲子也壽七十有五
歛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
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
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痞疾甚劇府君泣
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
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愿夫人
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弗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
矣季弟甫齠出為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絶幼茫不
知所為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倀倀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
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
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倜聞府君為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
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
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歐一見府君走書速之府君即日命駕
既見相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
數里且曰公能遠来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還
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
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
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
須髯如戟為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
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内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
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
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藁吳
公為序作者之意令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
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

斯季曰曾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聶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庠曰基曰轂曰均曰埴曰墊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為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輩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侍奕世以詩書元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為經師達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為前後撰銘刻諸幽室而魯嘗與瀛同脩元史寅緣交誼復來求隧上之文瀛聞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為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咸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濊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流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勳昭德裕後昆夫君繼之如玉溫嶄然頭角嶷弥敦目為二俊起續緒三為人師教道尊書詩組豆習禮文鄉魯其俗洗為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木斯拔風霆撼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為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故鄱陽劉府君墓志銘

君諱讜字友諒姓劉氏其先出自彭城唐末有名汾者仕至鎮南軍節度使生十四子一子曰漢荅始徙鄱陽圖譜喪至君不知其幾世君善積居之術以賞雄於鄉父母及廬墓終喪事三兄謹慎三兄或酗酒破產君屢贖歸之因自懲以全其家他族昆弟析財致訟久不解君台而尤之皆頓首免冠謝相讓為善行已而割田来上且失同乳心敢奉此為公壽君笑而麾之自是鄉鄰有鬪者赴愬君得片言則拜舞去甚者觧自愧摇手相戒勿使劉君

知至正末兵亂且大饑惡少年烏合為盜椎埋剽掠無不為夜有執火簿君廬者君倉忙率妻孥遁泉布悉為所攫豪傑德君者部勒壯士捕少年屍之懸首于門君歸見之擲于郊緩其家收瘞盜聞實所攖戶外而去他日盜益熾巨室盡燬獨君家屹然風日中君時避地萬斛山為盜所執將搒以求金忽一人躍出曰此翁嘗恩我不可害不可害君賴以免性喜讀書積至數千卷為文辭貴理勝不尚浮繩人稱之高祖某宋某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妣程氏配室李氏前君一年卒子男子一德裕子女子二蒙古學教授陸士奇及胡璉其壻也孫男三人曰仔肩曰鼎和曰吉仔肩以文行名君生於至元乙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歿於至正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九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堂鄔山原距君所居僅二里君既葬仔肩持張祠部丁所次狀求埋銘金華山中余以病弗及為去年春蒙

恩召入禁林與仔肩會京師仔肩復申前請為尤切禮宜銘銘曰

行孚於家而施及於鄉如彼泉流肇於濫觴其始則微其終則彰此為有德之士之藏雖亡弗亡

故高府君壙銘

高府君歿於建業時建業新附人情未安歿之明日其家僮即具官斂權瘞西門之外郊瘞已閒關往報府君季子暉暉方從軍丹陽將達僮卒于道暉因弗及聞一旦有告暉者曰爾父歿已久矣暉白即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役之人皆征戍遠方無一人在者暉彷徨再三即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役之人皆征西郊外但見白烟凉草叢塚纍纍不知孰為其親體魄之藏踊慟幾絶者數四自念無以慰罔極之恩乃命畫師識府君者追貌其象裝潢為幢軸事之如生雖若可以自解然終未足以盡其誠於是請國子録張君丁仲繫府君之行以成書謁予豫為之銘他日掊魂旋其鄉欲具衣冠葬之且勒銘貞石以示子孫於無窮焉余不敢

辭府君諱翥字伯舉姓高氏濟南棣州人曾大父温金經略副使大父玉元至元中從大將平江南遂隸名於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君籍久之以功補其府鎮撫父珪隱遯不仕妣韓氏府君性疎朗讀書傳頗通大義輒棄去喜騎射遇駿馬必傾貲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既而中正鵠不失毫髮觀者嘖嘖賞以為有將家子之風然居家守於禮度不敢稍自違越其事母夫人飲食必親調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同里閈而居者多豪俠之子刲腯擊鮮日夜痛飲以示侈靡府君過而弗睨唯見餓夫單人輒解袍衣之輟膳啖之唯恐有不及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府君時買櫝櫝藏之府君嘗以泉布貸諸人人久不能償府君曰彼非負我者特為貧所迫故尔取其約劑焚之其於物有恩類如此至正中江淛行中書察知府君才行命隨蕭將軍捕寇海上府君憂建奇略將軍不能聽府君禁不發一辭已而寇不可制方悟不能用府君也府君寡言笑與人交不為翕翕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厭去嘗築室曰進齋監察御史孟公昉為之記人因以進齋號府君云府君嘗教其子曰我家近於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讀書家法素謹至今弗敢墜尔曹益務力善毋為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饗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言府君娶懷孟馬氏生三子長某次桂榮歿于兵次即暉國子助教府君享年六十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戒馬擾攘之際人得令終者鮮矣縱得令終即具棺斂而藏之者尤鮮矣縱得斂且藏得有賢子孫追慕而不忘者鮮之又鮮矣縱有子孫日追慕之其有狀其善行求文以刻諸墓門者則又絶無而僅有者也府君之死固為不幸今有令子若暉者汲汲圖文以托府君於不朽府君似可以無憾矣銘曰

其名則武其行則儒其內則嚴其外則舒其超然拔萃者歟其確然有守者歟

元故靜江路大壎務稅使王府君墓志銘

王府君諱善字復善其先由鍾陵徙金溪自曾大父重大父榮彰父寔雖無仕者皆以徽行聞於人府君咸童時人試以屬句脫口成對比物別類為精已而學為詩輒取能聲年十三父喪去鄉家事尋操奇嬴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穰自歎蚤屢學力迪其子以經術築精舍一區聘碩士居之朝夕策厲若斯須不忘去者俄俾從師二千里外膏梁之饋絡繹道塗曾不以為煩及見長子經用禮經連領鄉薦喜曰有子能通經吾雖廢學政復何憾至正中天下兵動江右化為盜藪府君室廬盡燬嶠嶇攜家走山澤能以智馭下帖帖然寧且資用亦無乏絶智者心服之先是有授府君南豐醫正者府君以醫為一藝弗上方嶽大臣又薦為靜江大壎稅使亦不就至是翛然自放山水間舉觴屬客撫髀高歌遺落世事或歲至一石不亂未幾以疾終壽六十三實洪武戊申五月十五日也卒後三年當辛亥某月日塋柘步山中禮也府君娶曾氏子男三曰經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郎曰綸金溪醫學教諭曰慶郎蚤卒女二胥豫其壻也一夭孫男五曰翼曰興曰憲曰德昌曰有慶予嘗聞經言府君之善行不止是其事親尤孝視聽恒在形聲之先奉繼母亦如之遇羣季多友愛入取以為法嗚呼若府君者其所謂一鄉之善士非邪銘曰

孝聞于鄉道則允咸閟不自耀唯子之教彼遺金籯我以一經賢愚殊軌曰圖其始學之爾惇足昭乎文吁其死矣不復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碣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局廢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憲撫之金溪其諸孫宋舍光尉邦基

生郁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郁生福州教授行
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
甲子進士名揚尤弟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
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以續承家學為事雖初喘輒起
衾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
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慶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
書其學絶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
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幸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
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于鄉立饒之孫盛
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
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
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
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飫而後已凡所
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竦心於

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
著三書曰禪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
嘗撫卷歎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
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
愆矩度論者謂如晴空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
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
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己之功莊慤而端嚴隆寒極暑
必正衣冠而坐家人閨其謦欬輒爾容而立不敢安動天性
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蚤夭其室周氏方少
子秉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秉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
先生為人剛直自將異懦者不倫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
挫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弟少頗稍知感悔即遇之
如初有十善堦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
年持白挺相挺為亂先生推牛釀酒集里中耆倪諭以禍福

皆稽首聽命他鄉為亂者皆罷
先生之鄉獲免及入　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
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
官王叡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
年辛亥對策　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　名見
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為先生世
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
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
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倫次祁皆以經術
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壻也孫男一人某女三
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　勅與考試事伯宗因
来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予未暇為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
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葬之年某月日葬里之磁塲山且勒
文懸縴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美索其家學

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
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
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
繼繼繩繩子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
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
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奮
兮嚅嚌道腴涉幽玄兮衮斧法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
庭兮我贖至隱發精明兮剔抉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
則屯兮薛衣椒冠甘隱淪兮根揚教澤嘗乃文兮牖其天衷
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逾深兮方倚俞盧起痼沉兮秘其正
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正我心傷兮其人
雖逝名則良兮有寧一宮氣機兮一宮氣機藏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故熊府君墓志銘

熊以王父字為氏盖本於楚鬻熊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枝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為右補闕與陽城同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賴焉性嗜浮屠氏說嘗捐田七千三百畮畀其徒其徒以居士歸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頴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為師友時家已窶無藏書可觀每假於薦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後又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滄軒孫公輳天儔熊公朋来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為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養方為郡學録尤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輒添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貢于鄉再不利乃歎曰塲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尚窮經以飭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荅之中其肯綮府君為之喜而不寐間論古文尚書疊疊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嘗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家因寃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盧公以與己意脗合亦嘗之如吳公且以涵養問辨為學文之源是勗府君自此以講學摛文為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霞變滅絶不足以涸之向之俊又来學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誨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質行者則府君之所啓也其遇子弟嚴威儼格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令其誦書雞初鳴則趣之起風雨不少懈府君之伯

仲凡三析財別爨已久及父母歿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天性仁厚或以虧偽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處義利之間絲毛不苟也生平不屑理家政優游肥遯不知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倅酌哦古詩數章陶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大亂長子鼎爲校官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咏歌一日徧過故人門薄莫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徹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牖作伊軋聲有君披衣而起命蒼頭奴負階親升而闔之既降忽呼曰子已輸矣奴以肩翼之至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擾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齊家內外整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費者黎力也後十有一年卒生三男子長即鼎入

國朝累官東道提刑按察副使

今遷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傅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津縣主簿季曰晉女二人適趙澂一適龐憲早卒孫男四曰綿曰紹曰繩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日始卜塋於金溪縣苦竹鄉之富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所集五十卷虞公爲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數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爲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問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述今年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徵予銘夫自吳公纘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扶秘闡幽所以化導其徒者多成德達財出而用世固顯融于時其有隱于州里橫經陳義使人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若府君者是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瀟於吳公徵之銘曰

咸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凜乎將
埋勇撤其蔽所覩者全行知尊聞罔間南北疊跡重肩從者
如雲君鼓其篋摳衣而前無疑弗馴雅奧難測孰鈎其玄百
篇之文匆於羣經孔疏鄭箋暨其纘紛蒙蔀斯揭日星乃懸
有光燉燉屏斥詭誕以絶蓼延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芊
綿郁其成紋其養也安柔化而旋奚啻詘信有子而今洼組
蜨聯遺澤之新仰睇飛雲俯臨逝川誰不顰呻惟行之粹惟
石之堅勒文墓門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志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與浙江部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
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歿今七年矣而埋銘
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幸為文之既而佑復申劉君
之言溯泗而再拜予既荅拜與之成禮遂按狀而評隲成章
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秦

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
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
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贊實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
之有王氏自贊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
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肄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
本初生性夫皆為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知潭
州事天定之孫女君資稟絶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縟見者
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為學也歎求聖賢之道其
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
學上舍生還第所交多宋季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
獻纚纚如貫珠君從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
進大德末君出游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秦公
孟侍焉伯剛往言於秦公以君為薦君獻詩一章仁宗覽之
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

子伯剛邀君同至燕都君毅然辭之伯剛寵幸盛于一時及仁宗踐祚遂累官至汴梁路總管復趣君曰上頗憶君君若往爵禄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嗜佳山水間一出游輒留連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髯碧瞳如古仙人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志益沖嘗自倣為三梲隱士乃於所居種竹鑿池池上構以石牀角巾鶴氅日息其上子姓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篁影中其隱趣蓋翛翛然時或賦詩以為樂韻度閒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高年君率羣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驩暨歿哀踊戀慕幾欲無生且悼於友義族兄弟姊妹孝婚姻者畧之伯叔之未孳者蔵之君子多稱焉至正末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裂戮到鷄犬羣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毀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

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葬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沂前鄉貢進士佑從州縣察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拜監察御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乘速銘者女二人彭道長劉以和其壻也孫男一人泰孫女二人尚幼嗚呼世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於內者為何如使出而用世其勞烈未必不豐碩而焜煌也抑予聞君之弟以莊樽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家聲光燁然起搢紳間是亦為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為哉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尔銘曰

樂彼山我心樂之我書我詩我子數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志銘

王之受氏凡四曰姬曰嬀曰子曰虜而姬姓之分復有二一出畢萬一出周司徒宗恭宗恭之族琅琊太原也萬之族則京兆河間也別有王叔氏王孫氏雖皆本於姬又所以別於二族也其在琅琊者散居江南今浙河東西多宗焉睦之桐廬有王氏諱瓌字君玉曾祖宗善祖叔祥俱隱遯弗顯父希曾為文儒君性至孝母袁氏疽發於頸君憂形于色日烹藥以進殫諸方弗之驗君則泣禱于庭辭甚悽苦已而疽決膿若絮鈎連不可拔君吮出之母輒瘳同姓有尚俠者藉攉貴人為意氣效五陵少年所為勢熾熾動人人豔之反讓君為迂君曰吾性戇不能隨俗浮沉君尤我固宜哉庚午歲儉道殣相望孰不過糴以徼善價君能出粟賑之歲丙子視庚午儉尤甚君復賑粟如初或曰王君非迂也其樂善人

哉或曰王君之知非小夫所可測也君皆笑不答所居直香爐峯濯濯生翠若屏然君築重構其下時列俎豆集名勝士玩之嵐光浮動尊俎間從容嘯咏恍不知九衢有游塵也君積而能散州里有貸泉布者久不庚多取質劑焚去然質直無僞民有競者直於君君察其情辭曰爾過矣曰非爾之罪也各心服而還不翅訟于賢有司或強君出仕君謝曰幸有舊田廬食與衣亦僅給祿非所干也遂以晦巖居士自號云

年六十六以至正丙戌二月已巳卒于家以庚寅十二月丁酉塋縣之金魚岡配袁氏子男子五人和義禮儁舉皆克繼先志舉尤知嗜學當元之季復能合義旅以捍鄉井人德之子女子一人適袁采孫男五人圭績權衡宣曾孫男若干人

君卒後舉奉尚寶丞魏君潛狀來求銘魏君謂漢末王彥方少有行義鄉里有爭訟者將質之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君之行頗近之魏君同里人其言當可信況君孝於親仁於

鄉其事有足稱者苟不使其名昭著則何以為行善之勸哉銘曰

先親其親而後仁乎民其志定胡為隱淪豈命之屯吁嗟乎若人孰不簪紳子若人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為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母陸氏追封樂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亦封樂安郡夫人子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事帥師以從畧姑孰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采石以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授右都先鋒已而破宣城克宜興征發越衢舒池等州偽漢東侯屢戰于龍江大敗其衆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搗八陣指揮營於瑞昌敗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偽吳園安豐侯復赴援立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遥泰皆未降大帥政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詔成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其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勑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謚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勑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為世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葬卜以是年某月日藏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掇其槩勒石以納諸窆云

故王府參軍胡君妻項夫人墓志銘

余授經青坊時龍泉胡楨嘗以伴讀侍　皇太子研席楨
因得從予游今年春子以總脩元史被召来京尋入禁林為
學士時楨已擢宣武將軍僉慶州衛指揮使司事間以其先
府君王府參軍深墓上之銘来屬予既已為之楨復泣曰先
子之行幸托見於文字間而先母未之有述幸先生憐之敢
奉姻家兄韋存厚之狀以請予義不敢辭按狀夫人諱某字
某姓項氏慶之龍泉人父某母某氏生十有七歲而歸于參
軍參軍同邑人其父珏為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夫人既
歸之明年參軍即往省覲遂補其省掾史越九年始歸初員
外府君娶趙氏生參軍及二弟潭海趙氏既亡繼室李氏生
某恐夫人與家政也使居於外夫人無以自給與媵人日事
機杼風雨瀟瀟青燈明滅於一室間人不能堪夫人則怡然
慶之父母憐其勞勤將奪其志夫人拍庭前水曰俟此水西
流吾志却當改耳不聽婦如之間或譏誚之或輟欒之夫人
皆不荅負外君歿參軍自海外護喪歸塋夫人袒跣出迎哭
參軍持夫人泣曰吾為親故不獲與夫人居夫人備歷諸艱
而能完節以待子其與古之義烈何殊也夫人曰此婦人常
事耳何足上勤君子之念慮其後終不自言至正壬辰中原
兵起浙水東州郡漸至繹騷參軍從省將軍前除鄉郡羣盜
間歲一来歸夫人携子女間關寨柵中亦能自安如獨居時
已亥冬慶州內附參軍朝京師　上奇其才命為右司員
外郎於是參軍迎夫人以来時夫人已有疾挾醫以從行暨
至念及鄉里欝欝不自聊疾愈篤遂卒於清溪之寓舍實辛
丑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壬寅返柩於慶州擇巖水某
鄉某山為冢以十一月某日塋焉夫人性淑而行勤參軍有
志事功視生産作業之事蔑如也其補綴缺漏締搆生理唯
夫人是賴及夫人死參軍銜　命在慶州又不能視其襲
歛每對予言涕泗為之潸然夫人生二子長即楨次曰樞一

女曰章其婿即存厚御史中丞溢之季子也夫自陰教不行婦人女子能不易節改操者何其罕也閒有以禮自持歌起古人而效之者人方羣訕而鄙笑之又何習俗之不美也有如夫人之行可不彰著以為世勸乎是宜銘銘曰

衛歜夫人始終一節也羣言弗騰卒莫之奪也相厥夫子有偉其烈也乘化而盡又何怛也千載之下尚視茲貞碣也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寶山將以某月日返葬於宣城某山之原會灑召入禁林陳君乃自狀夫人之行來謁墓上之文其辭纏綿而悲愴讀者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為宣城人其父諱熊字子祥明詩傳訓詁學仕為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無嗣獨生子女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予簪纓家子欲選為贅壻予時頗嗜學手不離方策先君子憐予過厚不使遠去膝下典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予趙氏既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惴惴恐有所不及其姒郭氏亡奉予伯兄如奉舅焉人以為孝且恭其事予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予或牽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嘗患痎瘧荏苒踰三千日趙氏視藥餌調食飲不知有晝夜在他人雖至勤慤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予登仕版出為湖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為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若不能相涉者趙氏一力荷任之而畧不見艱難窘澁之意人以為順且賢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初京城多火災予適讞獄郢中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暨還奉詔備刑書抱衾裯出宿省中者幾半載間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貽予憂不敢以疾告已而疾寖劇乃謂予曰妾心中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

予亦未暇咨居亡何竟卒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爨下嫗與予言趙氏自去冬以来語及親舊之存亡每泣下灑淚尤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養吾無慮矣以類乎前知者臨殁之際相呼之聲不絶于口予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該有不諱吾無以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既趙氏泊然而逝視其斂篋無遺珥及完衣焉嗚呼悲夫予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夭晚得慶生即前所謂撫愛之者曰呱呱以泣縦鐵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予同貧賤同憂患同冒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霑寸禄竊意相守至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予與吾子交者甚久墓門有石願為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攄予無窮之悲也瀟聞之女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暴慢之風盛孰有如趙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為世道之勸是宜銘

銘曰

荷蘭方郁奈何萎也茂草宜剪却紛披也天道玄遠信難推也勤辭貞石聊以宣其悲也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墓誌銘

世之為人子者未嘗不欲顯其親欲顯其親唯載諸史牒可以傳於悠久然史法有例非顯官貴臣及勛業殊異者不書焉於是往求辭章之家採著行實揭於墓門及其至也與史牒相為表裏庶或少慰念親者罔極之思或者以諛墓譏之此豈人之情也哉台之黄巖有隱君子曰陳府君多馴行年六十九以至正甲午二月某甲子卒于家其年三月某甲子窆于縣東龍壇山後以次子昇貴贈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階承事郎昇懼府君之行弗顯于世使其子志特應奉翰林文字同郡楊君秉哲所為狀来乞銘予雖非辭章者

流其忍拒昇之請而咈其念親之至邪狀言陳氏本居福之
候官代有仕者至樞密直學士襄其名尤著襄字述古世稱
古靈先生古靈宋慶曆中進士自浦城簿遷仙居今其子孫
孫因留家焉厥後自仙居徙鄞或徙黃岩黃岩則府君之糸
也家乘屢毀于兵不能言其實為幾世矣府君諱勝祖自德
茂其曾祖某祖某宋朝奉郎有恂恂長者行父章甫獨守遺
經朝夕潛玩視聲利事恒澹如晚歲充能安貧竈烟或終日不
起澄坐無慍色府君奮曰吾父固安貧不思具滌隨以安親
者其人子也弗於是操奢舉之方手畫心計而經營之未幾
貲財漸致殷裕撫二弟甚至為之授室嫁女弟者三於名閥
一不以經父意唯日具珍饌奉之猶恐失父之歡心父喜曰
吾有子如此吾將含笑入地矣人稱府君為能孝父既歿二
弟求異爨府君不能止量其所存而三分之曾不數年皆蕩
析無餘子弼寒而妻啼饑府君惻然曰兄弟一氣所生榮悴
頓異吾有目能忍見乎乃出所受產復三分之人羙府君為
能友非特此也族黨之中若冠若婚若喪若祭府君無不助
成之鄉鄰有鬬者多赴愬府君府君喻以利害咸欣然悅服
而去府君生平以材自負遭時孔艱不得展其用當酒酣耳
熱輒登山臨水從容嘯咏以滌其孤憤焉嗚呼若府君者其
可謂有志之士非邪府君娶阮氏封宜人慈柔儉勤婦儀母
道皆可法先一歲卒子男三人長敬先寧國路涇縣主簿次
即昇嗜學而知文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
孫男三人長志即來速銘者好讀古人書而精於科目之業
孫女三人一適同邑戴詻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文珪予在禁
林銘賢士大夫多矣其績用昭著者易於言而潛德秘行者
難於形容也府君有才如此使其從政必燮然可觀則予之
所書極於焜煌當不止今之所聞列而已惜哉銘曰
有材而無位命也可傷孝友行於家孰謂非政之良子令而

仕厥聲孔威於燁命書下貢幽堂龍壇之山薦此銘章過者必式尚知為陳府君之藏

潁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潁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姓石氏名固潁人也生于秦代既殁能發祥為神漢高六年遣頻陰灌嬰伐楚略定江南至潁潁時屬淮南英布與南粤接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絶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為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被酒為魅所惑墜于崖下符奏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所禳諒即返其廬奕見神来護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相率造新廟壍石為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為之晦冥錄事吳君暨司户蕭君令康黄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逮今祀為配神云自時厥後神憂顯嘉應州之東北有二洲曰藍濴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楫不通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遘焉亟禱靈於廟水清

竹而立因更名筌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漲
城不浸者三版民懼為魚波濤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
黥卒宋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
墍提刑江西仍護諸將戍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
禺爾宜速圖墍寤命胡巖起李強疾趙至顏合三寨兵戮之
淳祐七年湖南夷獠曾甲肅衆倡亂聲搖江右部使者鄭逢
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兇徒駭卒就殄滅九年
安遠崔文廣為變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來持憲節駐
兵守之久且弗扺寇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膽遂落渠魁乃
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試胥吏受賕榜掠良民使之承左司
吳革疑焉神告以生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彥
真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顏悉類有人鞫讞
之蓋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兩賜疫癘之禱驗者尤

漲若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
雨禱禁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欝孤臺燭未見跋甘
霖如瀉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庾林頴正佩郡章
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遥望雷
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
年隆祐大后孟氏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髣髴覩神擁
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為郡欲新神之宫召
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為
斜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為正副
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
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宫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
城逆命子女玉帛驅輦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霾
挾逆風為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
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為助者淳熙十

移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寺
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閒莆田傅嬋為韶縣尉蠶神
之為撰為繇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若吉凶往往如神面語
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濟時以神能禦蝗捍患
有合祭法署為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
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為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
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光署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赭黃
袍纏絲馬腦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云瀛稽
諸經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
先王必以神為可依故建是祠祝之制也世之論為儒者多
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輒以為誣則斥以為惑不幾於
悖經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
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
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忘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邪何

其與世人異也瀛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
入翰林為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韋法凱之請為撰
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陸賈賫璽綬
立佗為南粵王瀛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
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
擊退之邪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畧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
曰

神雷之岡翠嶆嵯五螭夭矯含精徵崇祠四阿儼翬飛像變
翁艴五采施陰爽襲人動曾颷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徵
告捷期豈或天星隕魄為降靈于人賛化機以石為氏理則
宜大中卜遷墨食龜有聲颯颯達四垂風霆旒令疑所司斥
逐厲鬼賜雨時禾稅穟穟歲不饑民萌鼓腹酣以嬉建炎火
德值中衰宮車駐蹕贛水糜完顏黜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
中旗卷甲疾走如竄貍莫搖嘯呼引豲夷禁軍荷役擾城陴

屠劉壯健到嬰兒威神有恭助王師一殲兇豎無子遺貢江
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叩靈墀赤臣大烈
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鸞誥自天
題爵爲真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赭袍龍黃帶纓絲五
龍寶硯角鼠奇藏藏山中夜吐輝陽陰幹運無端俛焉蒿悽
愴如見之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惚恍邈難知奚不來索庭

中碑

胡越公新廟碑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
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
昭如日星而弗咸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
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
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倀倀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
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

征揚 天威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
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
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鎣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
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
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
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薄程以進
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
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
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
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
自效已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
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
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

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毋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壍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殁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遡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堂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踊令素嚴入無違禁賞非無功訓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至肩於寵靈之內者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累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侪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

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茲者 龍光下被爵登上公入神洽應雲日潤明弃木動搖如有喜色適新廟告成顏為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瀛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域者矣苟得甲士之驩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附之蓋公處心以仁涖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

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火滿野洶洶聞人馬聲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颯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鋒戈其鑿若豁彼驕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悅忧敵人震讋土殭既拓大勛以擬其三）皇帝曰都爾予羽翼爰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宿容尒勞尒績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警化孚莫敢或譁汝頗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為謳歌甚視彼郊原其耕釋耨視彼闌閑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奭奭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匪廟曷祀淮祀曷處甚乃簡覽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宜林衡奔事班傜稟令縈梳星錯素階玉瑩其窬遂清有寢嚴衛有門旁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七）維公顧綏時著靈響幽灾東鶩鐃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磔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為名臣死為明神策書所列指可綏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均（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間弗貳人之依公如旌繫趨登我稼穡過我妖祲歆我明祀歆于世世（其十二）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瀛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為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真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仄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其文懿大師國清釐公實為之而

牛首乃師之全塔及有石而無詞不錄於甚闕典歎居士深
究內典為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豈宜於
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德
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
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敢讓而謹書之師名
懷信字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為某縣校官母
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巫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
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
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
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
為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
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煩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是
誠筭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
扣下語多枘鑿弗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
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為法器禮為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
與交一語師羣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
師擬曰俊我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旣維那之職竺
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
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
師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
怛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浮屠飭車輿盛徒御以誇
衒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閒心閒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
音淵窵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
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
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
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
麗王繹而吉尼丞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慧妙悟智寶

弘教禪師之歸及金襴法衣
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童不
鉢亦撤弊而更新之丹雘碧
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已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
行御史臺奉旨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刹
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
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為東南之楷則居亡何毀
于火忠公新之唯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
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揖唱宗乘萬耳聳
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
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衆誠感
孚乃出衣盂之私裒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
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
漱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
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上去則去
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瞋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捏
筆書曰平生為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
晴空片雲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
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繩蠟炬積
如丘陵九月一日荼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粟如麻五色粲
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坐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
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為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
賦性恬冲喜氣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
顏首而已然進脩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燠
金寒祈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
者可比當　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
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仗而拜　上嘗親幸
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為改龍翔為大天界寺

之速粮在民間者遣官為徵之師之將告終前一日 上
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来見 上
問曰師胡為乎来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 上還聞師
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悦 詔出內府泉幣助其喪事且命
堪輿家賀齊舁為卜金藏擧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
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録行于世
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寶定某刹寶璋瑞
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妙智淨琚之光文撫
某刹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尋福林道巽五峯普
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祜永瓌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
以一真之學士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鱗
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劍入般
若關歸然為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真則不安不妄則近佛
之道矣宜乎遭逢 維新之朝上簡 帝心昭被殊渥至親
枉乘輿而臨幸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
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来使學佛者有所歆豔而趨信焉系
之以銘曰

乾竺之道貴乎一真真則非安日趨精明煌煌松源其道孔
熾正暢旁達非真曷致惟廣慧師起於海東歷抵諸師罕契
其逢太白諸峯上摩穹碧擧頭觸之堅如鋩壁一喝轟霆豈
直耳聾毫髮之端妙義俱融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即不離
了明諸相五坐道場大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妙法
華權實雙舉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来鼻觀先聞豈伊
天女吐茲奇芬誰謂靈通與道乖牾我尚不有亦何心故世
緣已竭幡然西歸夢寐潛通 皇情為怡烈火如輪煅茲玄
鐵詭利鑿然逐烟而結在昔諸師何人不然談勝真漓多隨
物遷師我藩維師我干檜舍我而逝有生孰度 寵恩聯翩
来自九天 師則何憾名與道傳太史造銘建于牛首此山若

移斯文方朽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　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于時右丞李公實以　上之懿親總受蕃宣之寄而無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巳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壽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為必拔之計搆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来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群情疑沮或献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屬君閫公往即起

乘之柰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沂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為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虜中来者又以衆寡不敵為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為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潜縋士卒来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薦食已公分諸將為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　國何負於叛人虜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

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
死斬刺以報　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
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
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
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縢公馬上遷戰捷如雨風當其鋒
者應手皆仆虜氣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
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
敗矣虜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
後蹦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為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
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重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
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
月已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為公壽公勞而却之
辛酉還巖既飲至即命莫府上其功簿于朝　上嘉公敵
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瀛聞之軍

識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說者引薛仁
貴為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為之奔潰此所以為天下
之雄也瀛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
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
衆如公之為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入孰不為公危公以
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
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
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為不可
及矣瀛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
士之請為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
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
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貴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糸
之以詩曰

於荅　皇王大明東升爍彼羣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

莫以寧倬彼李公實涖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導宣
皇靈德柔威剚吳虜逞虐登我叛臣屢啓兵釁来毒烝民亦
既搗之化為埃塵龍集鶉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
合圍諸暨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間咄弋狂虜天紀之干
翹其若彀闘此勁翰迺飭將佐整厥堅冑彀厥琱戈礪厥金鉄
我欲即發尔罔或沒禍轟于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言旄幟
翻翻蛟螭騰淵熊羆出山直簿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
白如練吉徵開先何兵不剪左右列屯兩翼飛鷹公將虎旅
宅其中堅氣通脉聯勢如率然復戒多士虜衆我寡大刀長
揮毋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為赭虜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
奮先星流颿旋閃閃莫宁觸之必顛虜實驚疑斯何為者莫
匪神兵自天而下震懾相駭弓不能弛三軍縱擊其亂如雲
混混池池紛紛紜紜或斷其脊或斬其齦蠻彼有苗猶尔偵
視山氓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撥如風
斯奔如火斯燉融乾燭坤一鼓而殲凜馬雄吞譬猶鴛鵝衆
若雲翳孤隼横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勍豈多為貴人亦有言
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夷昔兵始
交毒霧蒙絡今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昭灼奏凱
而旋既歌且謠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颷献娛嘉卉動摇着
羞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為公壽
三軍戾止燕響有容公拜稽首疏于
皇情悦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
功匪琛伊責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
基萬世其延惟
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
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徠不
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贊咏鋪張遵古
之義史臣作歌踊揚奮厲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沙門居
納始縛庵廬脩習禪觀至宋某年比丘某斥而大之殿堂門
廡一如它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為請于朝而畀以今額元泰
定間寺僧厄於科繇之煩悉以土田質於民間寺事日廢至
戊戌僧子琦籍其步畝圍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輿
公曰琦不敏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
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擲象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不
然今豈弗類惟公儉以持已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已
率以動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興何壞之不補令敢以圖籍
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當是時敗屋數楹頹然荒
菅叢棘中饑鼯窮鼪後先嘯呼白草凉烟舉目淒斷象先初
頗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為者邪
於是悉發其儲畜市材僦工剔彼蔵荒土復燥剛位仍面陽
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咸如舊貫土田質於民者既贖

歸之而新置之數又倍於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
能也世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不售奇衒巧以病夫
民則籍豪氓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
也今象先不資衆因不動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輩之
士如登耆闍崛山親覩如来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弘見之凝
不足以與於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
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勤諸貞石以告後之人尚知
以信為最相與嗣葺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
得度於雪窓光禪師深通內學其来請文者則用晦禀上人
也系之以偈曰
如来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屬於有為於真
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羣迷耆闍崛山及諸處重閣講堂
無不具儼然如来在會時衆生貪著於五欲紛紜膠葛不暫
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在難比喻我佛重以慈憫故建茲

粧嚴妙勝域所以奪安欲趨真太白山陰降支隴山川欝蟠
護靈氣有一尊者飛錫至結茅敷坐縛禪寂後來繼者翕然
聚化為寶坊矗天起金碧晃輝暎林谷鍾魚互答朝夕間何
期鞠為狐兎區遠近睨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殷勤赴
我桑門請殫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不現前我聞成壞世
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大劫来至於今無生無滅無增減
此為毗盧法性門佛與衆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
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即非是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天臺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厓疊巘如雲旖翠貌
盪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絶是宜有道者
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来居之所釋經論多至百
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為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
百年間洊罹焚毀唯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

周覽故址嘆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
迺祏甲寅縛草為庵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戸外禪
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脩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
葛朝夕飯二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以勤勞
脩持為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為寶坊金碧文輝上矗天際而
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於是為尤勝有以土田為布
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為事吾焉用此為南堂欲公名
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
迎母董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禪師
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為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我洪武
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峰主僧普饒繼其席二
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
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
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

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
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
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邪侍者請
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梭例五須彌廓然
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
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
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峯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
君性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竟能為
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為狀来
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鑑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
讓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于筆端禪師年方幼嘆曰般若
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都之天寧僧良禪尋
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既得度復受具戒於開元奎律師已
而日溪泳公来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綸日溪升堂禪
國宣勞為時

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
密密參究忽然觸着却来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坐死
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坐死
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
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
覩公住華頂斗岩芳公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
不異見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是上雲峯
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
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岩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有踰
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絶也風教日淪學
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蝕於心智奔競干請無
所不至足以来有識者之訕侮可勝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
厲學徒於舜寞之濱雖施者填委而起頹豪重擾傑閣禪拾
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為震黃鍾於天釜雷鳴之際翔雲鳳於

衆翕紛飛之時謂為禪師矯弊之功非邪許騰成章繫之以
銘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　銘曰
曠務治心拓基救首焚頓忘色聲寢絕見聞歷抵諸師如提
孤軍肯水設陣瀕亡獲存有矗者山是曰上雲高摩羣旻
壓蓁氛音之開士來疏笙墳我追軌轍志符隱淪起廢為功
策勳實殿高蓋幸宮糊紋丹膜絢曜觚稜紛紜迭本無
作彼應自臻一榻危坐八窓凝塵影不出庭錫常住軒迹屢
恬曠俗慕競奔逐時而近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探心源外
動苟息內靜方敦非有獨行曷昭羣昏左原演迤白塔嶙峋
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殁於非命精爽無
依非佛世尊不足以資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

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六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
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
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　名師說法如初錫燕文
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東僧中通三
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疆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至
館于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
入朝數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
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本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
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
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
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稍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
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
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

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荅師叱之使出自是群疑塞胷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為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之句翻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来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為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搆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嚴嚴如天宮下務人世帝師嘉其

戚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塗焉嗣法上首景瓛復偕文戚以仁公所造行狀来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奥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妣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為曇曜云年七歲靈性頴發讀書即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倣書皆度越餘子遠近師為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為鬻僧牒得薙染為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師為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

士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子慕師
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
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
誘推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
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鑒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跳龍象遼有如大將據中堅錡卒
十萬佩秦鞬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晞出
瀛海喫紅酪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来北
燕形樓畫鼓金星經一擊三際皆廓然大中新數清淨蓮紺
色涵空絶蔓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离腥羶內而諸
夏外朝鮮紛紛来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莽艸名
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誣為有漏緣
帝勅中使来傳宣鍾山說法超沉緜萬人瞻依曲刃拳一朝
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即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鈴寶樹

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
言識者異焉會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
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為終焉之計
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
瓚為鑄寶壺冠于顛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瓚為代復歸
老于西齋云師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
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游泊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
指間湧殿飛樓上摩雲際未嘗見師有非君子謂師縱橫自
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莫無聲由是
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
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
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瓚受度者曰明
誠曰正宏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
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

演真詮師之往矣神弗遷窀穸
鐫昭朗盛烈垂年年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後分為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之中而南屏為最盛再傳至車溪其聲問益顯震雷霆音為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為吳越所宗又六傳至於湛堂貫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學而以止觀為歸宿之域學子翕然嚮之其入室弟子為世法幢星分棊布於江南若吾慈光圓照法師則尤號金春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允若字季衡族相里氏越人也代為簪纓家在唐有名造者嘗為禮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宰相元載亦歛容避去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衍抗言折之世稱直臣委祉垂休至諱慶君以柔行稱慶實生法師年九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元宗為期忽翛然有絕塵之趣嘗遊雲門傳忠廣孝寺寺之元

上人留之俾給侍左右十五受具戒為大僧渡濤江而西至虎林謁大山恢師於興福恢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篦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即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師澄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岩則師愛山靜師允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顯立陰觀安別理隨緣冤竟蛣蜣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義而沉涵之至於恩清之煎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嘗之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即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嘉之錫以令旨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侵法師力為經度田之萊蕪者闢之室之牧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不置招之徠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

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彌陀興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為佛海會中四天王居止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養如白衣蒼狗變遷一不以經意翱翔千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笑咏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目之為雲門三高云然法師身載明德聲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相康里公復具疏迎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唐巨刹有瓔珞泉其源絶已久法師持錫叩岩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為吾一来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出淵淵然漸盈戸部尚書貢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檜命名曰冉来泉法師四坐道場教雨灌溉如甘露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以法華觀慧三昧為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法師與之遇脅以白刃毅然不為屈辭色俱厲因遇害白乳溢出於地實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既退其諸孫子蘭息幼始具衣棺為歛闍維之夕獲舍利如菽者無算遂以其年月日奉遺骨瘞於雲門山之蕺法師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之為僧中御史善詩若文雄健有法黄文獻公溍為序其首謂其遊戲如幻變化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留礙一時名公卿如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慕法師與為方外交而忠介公泰不花歎豔為尤切函書問道殆無虚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永奎演福之良謹迎慶之如瑩隆德之去讓淨聖之圓證也其遊脩弗輟而未出世者則善來普慈曇曙維翰玄徹無作及前子蘭息幻也法師初踊浮休老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歷代詞人屢形賦咏世以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為若耶溪友奎持天衣禪師元靜所為狀請

瀛為之銘瀛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已竊識之矣
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弘又知其為有道之士銘其可
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致疑焉殊不知宏
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域聖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為鴆毒
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
獨於師而惑之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綫噩四明之遺猷
棄外教之邪城世當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
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盡然傷情乎故備序之
揭於玄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兢兢自省者矣銘曰

止觀學廢將焉徵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光傳之寶雲承
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清兮下注佛海流無
聲兮若耶中藏妻尾鯨兮鼓鬣奮迅樹赤旌兮發為音聲震
百霆兮龍鬼怖愕入天聽兮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
若琉纓兮膏脉久絕茂荒荊兮飛錫一指來盈盈兮莫峻匪
山五雲凝兮絳霧為室霞作裔兮欻入觀慧權實并兮業何
所因生何憑兮儻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劍斫風本無形兮白
液流漿昭厥靈兮舍利叢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玻瓈瓶兮
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寞寞兮我思哲人涕泗零
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
事為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幢香華導引靈
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為墠行西方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
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
微繽紛离地即隱盤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
自幼齡常中夜跏趺習為禪觀毋惡之推其使什輒達旦不
瞑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既髡落受大戒於昭慶惠
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离家為求道耳苟羈

緜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堂藏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隙聞巖泉冷冷然徹有覺觸邊往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寔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師即擔簦落行既至古林問曰尔来欲何為師曰正為死生事大特来求出离尔古林曰予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華囊耶師擬議欲荅古林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絶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為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江印公涖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說法大衆莫不悦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瑞雲山清凉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兎走鶻落瞬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邪

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判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清凉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觧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為明日請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温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塋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卷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為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為人篤實無偽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為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咸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

今其可見者有語録一編行于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乃具為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来京師請瀛為之銘瀛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来無跡奚以神異為事殊不知未習洗滌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徼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吾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矣銘曰

我聞如来演説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子依佛倣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敬警有情使之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鑠風動籟鳴實自中作昌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鑠如大寶鏡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峯學徒川赴孰不清涼如飲甘露未法瀾奔師其底柱胡為西歸空存遺履有窣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煒然羣昏咸賴

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

皇上誕膺寶曆威服德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時則有若高麗處于海東遣使者奉表稱臣貢獻方物 上嘉其誠詔錫以璽書金寶仍為高麗國王且錫以王者禮樂使祀宗廟山川百神於國中王感 上恩之優渥也事大之禮弗懈益虔今年春復遣工部尚書張子温来朝 上御奉天殿見之侍儀使自殿中傳宣問王起居且勞子温跋涉之故 皇情謙抑在古所無即日錫燕於會同之館翌日 東朝命侍臣饗之自時厥後中書樞府暨御史臺次第而舉酒觴流行伎樂交作酣暢和適禮意有加焉夫以 皇明天覆地載四夷君長孰不重譯来庭使節之往来琛賮之充牣無月無之而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者其故何邪他國之君長非不有其土地人民紐夷俗而蔑禮義睥其詐力惟日不足高

覽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王之遺風焉政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矧今　聖天子在上雄兵百萬如雷如霆有抗之者無不殄滅然於守禮之國必寵綏而懷柔之唯恐有所不及而高麗之君亦知天命所屬雖在數千里之外遥瞻　天威僅同咫尺致使海東之民安於田里而弗知戈甲之警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無異承平之時是所謂君臣交盡其道者也不亦美歟抑予聞宋之徐兢嘗往其國其國有禮部尚書金富軾者與其弟富轍博學善屬文而進趨詳雅競以綽有華風稱之今子温之來也應對精明進退有度而文采粲然可觀似無愧於前二子者使不賢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賢則其國君之賢益可信矣子温之還大夫士多詩之予因總脩元史不暇與子温接頗樂聞其事而為之序云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載宅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　皇帝龍飛淮右仗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鼓而齊魯泰晉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曆數攸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覃及無際于時安南國王陳日煃鼓舞嚮慕之誠　詔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為王使者齎子日熙繼志述事守禮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于朝請嗣厥位　帝即羣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慰問良久　皇情盡然傷悼退而嘆曰日煃率先内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為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悽惻讀者感動即日翰林編脩官臣王濡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　命以往且取前使者所護王印授之其德至渥也嗚呼　詔世子王其國　皇帝君臨

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阯居其一唐分嶺南為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 寀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 國家相為悠久播之方今傳之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煜燿鏗鏘當非它國之君所可及不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後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今舜卿崎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為咏歌以道其事夫導宣 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濫雖不敏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為之叙云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厦細氈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為一等之爵寀建宗親以為藩翰故亦設傅相輔之桐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 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為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于時 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為之傅命既下為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將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竟擢高第遂為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殫篤其 是選也則宜金華宋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也殫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 王雖未出閤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為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

營其宮闕勞徠其黎庶然後迎　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　王為哲王斯民為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刋在此舉矣李君尚勗績之疑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他日幸觀勳績之凝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　王以德義底于成功自賢傳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尚勗之哉瀛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庚戌京畿鄉闈紀録序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　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閱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詔鳳尚寶丞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于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録而俾瀛序之瀛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域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烝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為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為序

會試紀録題辭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無牧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于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授

其一而授之以官循以為未足復勑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　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為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于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瀛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　上召至內廷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　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于主司主司偏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嘆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晝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

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沉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脩自勗以忠貞佐　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適用之學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使南稾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稾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徵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始敢為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為人夜光為目之徵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輸睞睞攫之遂致其褻侮燕

于廉下君子每為之短氣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
告即位其國主陳日煃稽首上表遂仍封為安南王未至日
煃卒嗣王日熚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
頒封使者俞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
為宜　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
五月至其國布宣　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
詔如藩臣禮將還日熚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為壽元凱峻却
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為賢使者而後去肆惟　皇上宅居土
中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絶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
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
之為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
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
舍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　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
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
得而畧也元凱臨潭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為瑯文辭
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為巨擘云

南征録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春正月　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夏
革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煃遣陪臣同時敏奉表稱臣
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須之金印　勅翰林
待講學士張吕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而日煃卒
吕寧乃護　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　朝廷所以
来之意嗣君日熚復遣陪臣杜舜卿来告哀　上素服御西
苑之幄殿　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御翰墨製祭文
一通命翰林編脩王廉充祭吊使既至其君臣出迎于郊議
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屬聲訶之乃奉　御製文於
綵輿迎入壽光殿别設日煃位于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
之日熚率郡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　王化遠被

蠻夷之國無不駿奔受命而為之使者所以導宣 德意使萬里之外 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廉嘗與瀛為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為矧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廉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弗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非耶廉字熙陽括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迂論數十卷鉤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詩特其一事爾廉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春二月 上念其勞親擢為工部員外郎以階資躐等力辭不拜今改授澠池丞云

刿源集序

瀛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刿源戴先生為然瀛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 詔纂脩元史命瀛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鄉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刿源集二十八卷來上瀛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華至於宋季委靡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体偶儷以為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嘌抗聲律孳孳為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剿掠前脩語録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叢雜糅而略繩墨蕪古與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讀欹觭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曏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敝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陣其任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

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流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瀛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劄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為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

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蹇翁蹇翁来攝縣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蔚為書詩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蒼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衆里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珮玉鏘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龐眉照耀後前華悅綵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貞嗟嘆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

抑昔者雎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為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第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羣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雎陽之所聞不為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籍曰雎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禄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攀以為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為至頌焉羅氏一門獲之為多誠稀世之盛事厥今之奇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聲詩牘累篇聯繩繩循來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持觴為五老人壽非特為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帛之數錫天光下照赤爽於東海之濱矣倚歟休哉顧序雎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廡不振之作烏用之要不足為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著德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細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徒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為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弟五子揮為弓正賜姓為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為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諜喪湮不可鈎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輝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碩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强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乃暉生

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皎然目擊間
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嘗徵而愈之思明出片
言理詘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譁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踊
村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坻卧道周氣奄
奄欲絶思明舁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死
逋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為計思明具衣寇藏之淺土其
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為主後者
氣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踊思明為治塋事飲食其妻終身
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
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為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
氏詩用吕爾公之薦入仕四為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
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録其軍功超授江
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徽宣能辭章入 國朝以考禮被徵
來南京尋至史局與脩元史 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

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人以為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宣數
來請白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宣之
祖若父暨宣兄弟為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
聖賢之明訓邇者先祖又傾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脩
皆無以示遠爰輯為一書廬其首簡先生儻畀矜之冠以序
文實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
子稱姓氏所以别婚姻而以别貴賤姓所以别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
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别貴賤去古為益遠矣夫姓
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
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
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徵之
邪宜乎宣之庸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為善者必
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脩
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崖翁為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

非宣之所為與舊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
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為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
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
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溧水端氏家牒序

惟端氏出於孔門弟子子貢衛人也名賜其姓端木後
人以省文獨呼為端端氏之後有遷居汴者一在曹門一在
酸棗門二族甚盛曹門之裔曰某府君者為里之蕭氏贅婿
宋南渡初蕭氏通判昇州府君與之俱寓居烏衣巷中昇州
即金陵為江南佳麗之地府君之弟四人亦來相依久之蕭
遷居溧水之嶧山嶧山之側有地曰東村府君遂率諸弟定
居焉大署其門曰曹門端木氏蓋以自表見也府君生某某
生彥彥生進義校尉萬以材雄于鄉統縣兵為保障盜不敢
犯民懷其德為之立祠進義生省省生壽皆以樂善聞壽生

時中性最嗜學朝夕沈酣經史間發為辭章沛如也時中生
安不幸早世安生邦遠字國用幼孤能自振其家每以澤物
為務借貸而不償者焚其券如古之寬厚長者國用生復初
字以善精敏通疏有為治之才初由樞府屬連佐大府遂以
政事聞復初生四子曰仁慷慨有奇氣亦早卒曰義能負荷
家事弗貽親憂曰禮與智從金華許文懿公門人游循循雅
飭有士君子之行然而端氏為溧水大姓祥從子弟居山東
西前後者餘百家高墉飛甍環數里相接也至正壬辰兵燹
方張咸蕩為灰燼雖譜牒之屬片簡隻劄亦無存者復初間
與予言愀然不自寧因叩其所記憶者府君父子之名已逸
自彥而至復初凡七傳皆係世嫡復初因請予備著于首篇
而四弟之子若孫尚多行當蕃衍采為圖以繼其後至於字某
娶某氏壽幾何葬于某地亦以所聞附注其下其無由知者
則闕之復初之心可謂至矣昔者黃文節公譜其世系僅六

七傳而止其上則闕而不書蓋不欲失傳信之義也復初之事何其有合於文節公哉嗚呼譜諜重事也三世不脩古者以為不孝柰何世人多忽之而弗講也有若復初殆知本之士也哉

陶氏家乘序贊

台之黃岩有大姓曰陶氏其先自閩中徙永嘉復自永嘉來徙遂占籍為黃岩人其後族系日滋分而為二房曰赤山曰陶下陶夏之房有諱泰和者遷于湫水即今所謂陶陽也泰和字處温宋皇祐間仕為處州裏溪都巡檢生子四人長曰堉徙於石塘次曰某字萬里仍居陶陽次曰昉齋絶不傳次曰武功大夫甄甄子三班借職詢別遷于武林蓋自巡檢府君至今秘書丞宗儒已十有二世矣宗儒字漢生明經善屬文予供奉詞林時漢生嘗為典籍以同官之故間來請曰惟萬里府君實為陶陽之祖譜尚失其名宗儒深竊憂之使今而不脩則其世次或有不能言者矣於是徧求石塘陶陽二譜而一之各疏其名若字娶某氏生子某幾若干於其下無所考者則闕而不書存疑也武林之宗人久不相通其譜之存否不可復知行當采訪而鈔入焉既繕寫成帙滴露研朱而系絡之矣為序其首簡以示後之人夫自唐以前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凡有司選舉民俗昏聘則互相徵考所以明貴賤別親疎各有統紀不相淆亂也五季以來學失其傳雖嘗飾簪紳家者論議非不閎博文辭非不富麗問其所自出則曰我無所於考也問其所承傳則曰曾祖已上則莫能詳也嗚呼此無他其學之不講其書之不脩雖有知者興於其後亦末如之何也已宜乎以莊敬嚴以慶為賀而無所分別也漢生乃能留意於斯鰓鰓焉而不少置其賢度越於諸人者不亦遠乎昔河南劉煒能存其譜自中書侍郎環儒至其身凡十有一世當時以為美談漢生今之所譜揆之於煒復加

其一焉又惡知世之人不以美燁者美漢生哉漢生之後嗣尚思謹而續之斯可也予既欣然為書其事復述為贊曰

君子重本必譜其宗博孝廣愛以協民衷氏族失官士無適從同姓塗人實感於中陶陽之裔家於海東閱世十二益衍而豐爰合親疎以昭異同最尔後嗣載續載崇

應　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太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內官承　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栝杓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憂蒼生之意乎於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為卷而以題辭為屬臣濂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為可愛涼生殿閣為足矜後代多議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

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為戒憂勤為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于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瀛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牋繕謄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　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命官開局纂脩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于寧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擾舊史隳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　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遴選黃盍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佥以為北平乃元主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

事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游者咸為賦詩以予嘗與刊脩之末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為不可廢者蓋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徵興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為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緝成典籍惜我　皇帝既承大統即敕自　淵衷孜孜以纂脩元史為意則其　神謀睿斷卓冠百王　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尚已仲善行哉採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來世其不有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哼酒長歌按劍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茲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遂車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仰睇飛雲唯有慨然遐思而已然而鏞張　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庸敢備書之以為序而區區離

別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韋貢人有學有文其聞譽
蓋翕然云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
以永豈劉于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
者至即束行李東上 武幸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
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 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
之論辨先生敷繹詳明 上悅越翌日丁丑 上御金水橋
復召先生慰問良久 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
召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尓自度其材可
為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 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
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老弗沽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
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 神化之中況區區
草澤賤儒三瞻 天日之表 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捐

知君臣之義兢不感動以思報效夢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
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 昭旨異日儻有曠官
之刺則負 天恩深矣敢固辭 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
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 上
覽之喜今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 皇上以天縱之
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
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
物咸賴 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歎
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
君尧澤民尧一旦翩然西還傍岩以為廬結雲以為衣菜有
旨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沉沉以居先生之計
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
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
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薄風而為厚

俗是亦報　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為也嗚呼先生之志果
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
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余華宋濂序之

送錢允一還天台詩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
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　上將親御衰冕郊
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
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
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寶藏之　上遣
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既奉　　牘券及五王遺像上之　上
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
皇情悅豫勑省臣撫尚德於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思
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
尚德以予知其事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

此券已五百載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遣王兩進之元豐五
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沉官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
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理迄今　有道之朝而尚
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
訶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抑予聞武
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專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
東之漢以至吳楚閩唐南平踰為十國計其士馬之精疆城
邑之壯甲冑府藏之充物意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
踵夕陽芳草凄然有餘悲矣況望其子孫保有故物於十餘
世之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　皇明肇造區夏
予因不辭序而詩之於以見尚德遭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
日相遇必當以序為知言云尚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

大明天子開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
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蔣恩澤施前王遺制
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斁天使持書往徵取有翁稟看来丹
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韜籍重重被精錢假成大逾兎中
突傍偃形如箕又如圓靨訓其半一片玄玉誰瑕疵鑒竅填
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蜷蛟蟠蛇嬾疑繼陳五王有真像彷彿猶
吻角左右分三髭重瞳面光屬下照突語愈覺 天顏怡便
勅太官給珍饌上尊法酒洗瓊巵危憶初唐網既解紐悠舞鰡
鱓踊狐狸斗牛王氣果凌厲豫章占術元非欺入都健卒猛
如虎指使不異駈嬰兒羅平島圖騁怪幻內黃外白跳狂癡
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勛垂日同昭垂因茲錫券代牲軟彭城
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死共宇尚有三樓危淳化元豐
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訖錄九鼎涕一旦失去官河
糜豈伊神物欲變化相逐雷劍俄龍飛孰知余且一舉網兩
獲非鼇還非龜終然鬼物所訶護不使先彩埋荒陂泥土沙
礫幸免累寶玉大弓欣有歸我知天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
堪徵八州生靈數百萬扳出水火行中逵子孫食報豈終極
政如稼穡隨年肥高牙大纛入黃閣金章紫綬趨彤闈不知
堆牀定幾笏但見肘印懸纍纍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戟
終前衰況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管頭垂絲秦淮呼酒話離
別遠眄官舸如星馳于時同雲幕四野勢欲釀雪增寒威行
行若過表忠觀好剔蒼蘚觀殘碑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
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惟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
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瀟嘗以此而求諸
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

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闕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鏘而鍠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絶人之資博極群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　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群峯左右如揖如趨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與王之遭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綸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良弊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耳將被其霑漑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婦隸女婦之手髣髴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軾軒之使弗詮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　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為一代之盛典乎瀛蓋有望於公他日與鳳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瀛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無類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　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瀛序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瀝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鏗作

金石聲及歸我　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来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援筆四顧文氣縝縝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旁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嘆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曰蹈古人轍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捲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吹鸞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綏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宜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煒煒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子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靈極生明明極先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為何如邪同文以天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集授予序紳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懼其淩空飛去是為序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又其最秀者也瀛家婺之金華距嵊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

諸暨州判官金華柢諸暨比嵊為尤通將騎驢走鈴下而謁馬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瀕時苦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坳鈔其橐囊索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曰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瀕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次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瀕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　朝廷纂脩元史宰臣奉持　白起瀕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瀕將戍行李時用至武林始

旬日耳瀕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瀕豈敢與聞籍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嫩瀕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堅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瀕乎瀕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瀕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它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為別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通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殽勤道別亦

云可也脩史事豈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乘蹻山之蹻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華川文派録序

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輩出若婁幼瑜若駱賓王則其尤著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

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黃公中輈亦十卷香山聆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河公恪岩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事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跱鳳翥於士林行嗈嗈和鳴而龜麟為之後先學者歆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況它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況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鐵岩公應鰲嘗有見婁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岩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釐為六卷名曰華川文派録華川縣之繡湖別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題其録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來為縣讀而善之復謂羣公之文幸僅見於斯然未有騰其副者苟或亡之非唯重有識者之嘆且將何以風厲於吾

民亟請邑士傳君藻精加校讎指俾而刻實縣庠来徵瀛為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脩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褒七邑名人所著為敬鄉前後錄二十三卷其視鐵岩志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蒙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風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後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厲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當如岩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無偽杉堂之寬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負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而誦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雍雍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胥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頓革故治效彰著為諸邑之最是為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為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故問區區幼有聲疾雖寖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為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峨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莘而風霆噴薄璇玉綴而瑤珠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嚅嚅齊鄉學之鄰邈遡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攷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

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與肆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聞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為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頴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論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為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脩綜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覩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畧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惕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為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

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為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清啸後蒙序

詩之為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澆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敭歷仕塗綽著聲譽粤自戎幙至蹲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焉日積月盈分為清嘯前後二藁前藁則國史危公既序之矣予来京師復得窺其後藁而胡君遂徵為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舛寥久矣談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簽者流於拘牽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為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嘆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操褊迫之行雖自漢魏至于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闚其閫奥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穹亭邃館必壓以呀然之獸鉅人元夫必冠以峩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予何人尚敢為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丹崖集序

為文非難而知文為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問學有淺深識見有精麤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其所好以

為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媲之以黃鐘雖十百其喙莫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謂也荊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為良使果燕石也駕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須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慶敬共居浙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来者頗獲讀之顧謂二三子曰屏斥蕪類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脉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繫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　詔總裁元史而慶敬亦以議禮被徵會于南京亟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予入詞垣為學士慶敬亦来為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懽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顧謂二三子曰沉溺於經而為之本原饜飫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派此作有之又

顛慌向之知慶敬者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為之昏昧繁音嘈雜而五聲為之失倫求其如慶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真實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施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僅成簡編輒詡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與而不羣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塵腐簏軟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是皆無真見以人舌為之目故靦然而無愧怍有若慶敬之文其尚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慶敬之文日不釋手以為可垂遠而傳後因為序諸卷首嗚呼慶敬之文荊山之玉也渥洼之馬也又豈患無卞和氏與九方歅者乎予之所論隘矣慶敬名肅會稽人丹崖其自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贈會稽韓伯時序

越韓君伯時從府君辟為山陰校官名上尚書吏部吏部同

儀曹禁林議命經史二題試之考定入格伯時將還山陰泣
敎事徵一言以為別余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師以傳經為尚
術業有傳攻授業有源委如田何之於易夏侯勝之於書浮
丘伯之於詩劉歆之於禮張蒼之於春秋皆遞相祖述不敢
妄為穿鑿之說人心壹而敎化美莫此時為然自師廢民散
之餘學者不必有師師不必以傳經為意以致家自為學人
自為政而大道或隱矣近世婺越之間有二大儒出焉曰許
文懿公曰韓莊節公皆深於濂洛關閩之學謹守師說傳諸
弟子而不為異言所惑其布之方策者視於金科玉條不敢
輕有改易四方之人類能辯之觀其容止聞其論議則曰彼
韓公之門人也此許公之高第也薄俗之習因此為之一變
余生於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床下而未及與聞道德
性命之言而許公弃捐館舍遂從其徒而私淑之韓公在越
不遠二百里會其已亡欲一見且不可得而況於其餘者乎

余竊自念為韓公之學者布滿遠近尚幸見之如私淑許公
之徒者久未能逢其人今年夏乃於京師獲與伯時遊伯時
韓公諸孫而又得卒業於其門其人溫如其文燁如其言論
鯁如是誠無愧於家學者庶幾有以畢余之志適總裁史事
未及與伯時相叩擊而伯時將去反欲徵余序以識別余將
何言哉雖然山陰雖小邑亦古者子男國也伯時之行以人
師自處邑之子弟皆北面而受業使乃祖韓公之道益明斯
蓋不辱於傳經之家矣後之君子稽其源委寫以成圖如田
何夏侯勝諸人故事夫豈不可哉顧余不敏操無用之學徒
以空文出應時須畫蚓塗鴉日不暇給思欲如許公家居講
授而弗之遂其於伯時之去寧不歆豔於中乎異日投簪而
歸當謁伯時於越相與泛賀湖之晚波抱禹山之秋翠以盡
私淑於伯時者亦豈為晚哉伯時以為何如是為叙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

鑾坡集卷第七

白雲稟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瀟循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惕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馬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

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冈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鑿然藻火之章矣瀟之有志為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瀟取而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瀟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来致力於是着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蓋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輗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為文哉瀟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稾若干卷請余序瀟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為本而蹈襲近代以為羙者其尚有所蔑也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余婿鄭叔韡復来青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即士君子所常道者言之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踶其睛突出懸如桃羣工相顧曰是系絡既損法當眥周君哭不荅以神膏封之越三日目如初華川陳明遠患瞽者十齡百藥屢嘗而不見效自分為殘人周君視之曰是翳雖在內尚可治用鍼

從戢入睛背掩其鬻下之目欻然辯五色陳以為神武成男子病胃痛當痛不可忍嚼齒刺刺作聲或奮擲乞死弗之得他豎用大攻湯汗皆不損周君以藥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即止東白馬氏婦有娠歷十四月不產形瘠胝且黑周君脉之曰非孕也乃為妖氣之所乘耳以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痾僂行久不伸周君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辟周君刺其一鼈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留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褫去裳衣羸而奔或歌或哭或牽曳如舞木偶粗工見之吐舌走以為鬼魁所惑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火熱家人咸憂趣匠製棺衾周君為剔竅毋長成痂痂脫如恒人於越楊翁項有疣其鉅類瓜因醉仆階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他醫辭不進周君用劑糝其穴血即止烏傷陳氏子腹有凷隱起捫之如塊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周君曰脉洪且芤癰蔑於腸也即用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十餘膿隨針射出其流有聲愈槽槩黃生宜有以褒之楊之敢以序文為請余惟古之神醫一掇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脉結筋搦髓揲荒爪幕以為治所謂鍊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次則湯液體醴鑱鑱石檠引案抗毒熨之法耳是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用或乖戾以致夭閼而傷生者多矣失醫者良命所繫一按凡之間一授簽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倘可不致謹於斯邪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

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叙鞾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祸吐涎日二三升蔓延將四稔叔鞾尚邀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田氏哀慕詩集引

孔子刪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事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詩子之潔白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人美之而賦是詩者邪雖有在人在已之殊所以咏歌其志而鼓舞以為文勸者其益不既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奐篤美有馴行其母徐氏卒哀慟働哭將欲無生既塟遑遑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奐弭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奐弭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古

興非古吾弟暇計也於是復作為詩歌以自勉寢苫枕塊朝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為太息亦作為篇翰以美之嵗積月增遂成卷帙其婦公陳君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来青藤山中而以首簡授余序作者之意余疾病經綿之餘凡以文為屬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笑曰夫孝如奐者是亦是務也卷中諸詩豐縛而紆徐粹雅而汴和固皆一時之傑作苟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設當孔子之時其刪去與否我亦不敢知此無他二詩之辭既亡縱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無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者人能咏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時之得他日被之管絃諧諸金石使聞之者洋洋以喜會之者欣欣以勸則為移風易俗之益又豈小哉其視締辭繪句道淫而

宣驕者何如也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者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為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聖江潮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道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為文勒[redacted]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瀛作之瀛覽已合不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話是電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意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器皆獲生成非入正知免具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景無之也求其真海無偽若師者鮮也瀛既為叙其事復歌以贊之其辭曰

[redacted]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

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師普嘗登寂照塲耳邊一喝三日聾惟聾故使功用絶絶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洲翁洲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嗥吼聲而已合掌問訊觀世音自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峯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於師之道不相礙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嘆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
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頎交於潛師相與唱
爾於風月寂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應同氣之相求若有識
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於道殊初不可以強而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
常之流其於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於潛師皆推
許之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發於秀句如芙蓉出水
亭亭倚風不霑塵土而其為人脫略世機不為浮累所縛有
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於君子而其遺芳直至於今而不銷
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謁公蚤從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
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諦文
字無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於是形之於詩皆古雅俊
逸可玩已而著為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澁論議
正而不阿聲名藉藉起羣公間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西

用明槀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為贄黃公讀已大加
稱賞遂曰與黃公游及其東還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
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
奉　詔來京師總脩元史適與用明會於龍河佛舍用明出
詩文各一鉅冊示余曰子黃公之高第弟子也盍為我序其
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
用明之作亦何愧於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
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
供洒掃之役何敢為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
知用明受知為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間諸君之於潛師者
序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物無一物可
奚俟余言哉如槀其鄙見以為敘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
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槀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蛻岩張先生集有踈夢堂壘公用堂楩公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寥寥叢林有人殆與唐皎宋潛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幸已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賦為何如意其必高奭而絕塵者孚不然先生何為以如晦寂擬之也及來南京獲與用堂會於讌龍河上間出詩文一帙所謂水雲亭小槀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生所云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嘆方外之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氏西來其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為哉子所取於用堂者淺矣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謂長行即序事之類所謂偈頌即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城邑人物飛仙鬼趣羽毛鱗甲莫不攝入故後世尊之歸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毗尼諸聖賢暨天親無著

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摩律文或造為百法等論或撰為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諸師又且置之至於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磵之簡無文之槩咸私宗樹教作為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使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於所當急而一切棄文而弗講吾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蠱俗者之為則當斥而棄之爾余之有取於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一法不立本真獨露迥脫根塵徧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於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為即成剩法況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寄情翰墨不過游戲而已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於惑者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坐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鄞之護聖

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哭隱訢江恩公儒林若袁文清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嘗叩及交游云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郴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公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于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它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霤峯中蓋法遜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脈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為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

咏沖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于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馭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為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鳴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為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為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為象為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

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湍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孚中信公以教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河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鑪韛宏施烹凡煅聖機鋒所觸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雁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戍將若賢士大夫佥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剎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致覺初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及我　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　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綸選有禪行淵資級者俾為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楀剡為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辭請

仍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　詔總脩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振錫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義蓋懽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無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為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為佛以類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乘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無收教外單傳頓悟為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哂無非共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

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頃
聞孚中雖叅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
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為人演說常置是皆不徇
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為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
為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綫扶持而振起之非
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
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憂法
道之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枝策東歸訪覺初於海
濱升孤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
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為序

雪窓禪師語録存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摩西来以不立文字為宗盖欲掃空諸
相直究本心而超真實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
子孫為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通曰語録無乃與
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
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
諸經其弟子結集為脩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溺
於見解而反為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拈華微
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
真謂庶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来自兜率
下生何不即以单傳直指示人顧乃諄複勸誘而弗置之邪
去佛既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如来之所慮者
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
不得已焉尔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
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燕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縉
素翕集所以啓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正幢涉險度
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垂三語以驗来學又
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奥者哉

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為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輿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為之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者言之於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違於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真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於是而求之入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剏別弸曰雪竇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齡時與千巖長公為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絶枝蔓去町畦而不墮於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岩以余言為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示多有謁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既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為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瀟海壽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為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擾獅子坐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為之東剽西剟拈綴成篇而椎鑿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迹不異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為之拘滯一隅動輒有礙或得乎此竟遺於彼師於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為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求師乃圓滿充足覃及於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鑒恐為世諦派布不得不祕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憫峻厲各立戶庭其接引雖若

有不同所以祛逐妄緣而挽入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尚奇騁異背其師授而派於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為之太息師能循蹈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真乘使人復見大鑒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豈小哉余之慕師非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覩焉故知師為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於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鹺鼇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既詳書成記勒之堅珉復為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千岩在宛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為然也師諱清欲字了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人嘗住開福本覺靈岩三禪剎云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纏沉冥於欲塗顛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拓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真之境水漂麦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碧流雖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擔簦裹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備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為賸語耶又必出司藏鑰晝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紊功用之甚嚴乃能皆然也余方為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傳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

嚴義公脩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太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咸嚣重之或挽其為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已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剎而領四衆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欲得者為難言矣季芳行扎臨濟之子孫多有隱于鄭山鄞水之間季芳尚即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繙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剎諸名山當有遲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扎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脩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仙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遠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未之聞也自曇柯羅持僧祇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疏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鈔非止惡之宗真悟師起於宋慶曆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澄照之旨嗣真悟師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宦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琪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溪崇福寺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為長期率同袍三十人孫別江舟公毓以為法而晴誦之得上人以為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

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遷靈芝懺司之職今年之春與子胥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既足以動人視聽而遊戲篇翰亦皆清逸有可玩者淨覺大師以碩望宿德為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為法器俾出世於菩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徵予言以為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述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為其徒者亦可以永嘆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卑近惑於旁岐恪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異日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於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尒成文殊無所發越頗聞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蔚為時之名僧上人幸即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為謬則幸矣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舍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馳其麤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戛戛乎其難矣為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為之交馳疑網既祛星月為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善聞未溥踐履或礙泛東大洋海而覩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岩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舂撞皆談苦空林木慈蔭各

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微甘足以斷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淆淆不返可勝嘆哉有如宏岩竪心為道如孤雲野鶴弗為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為無人而不芳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於宏岩徵之也宏岩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宏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顧文通之叢脞無覊思之繽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稱為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器度胎合無差奕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来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也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頼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叅叩一聞鼓鳴羣疑氷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真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未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翛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恃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它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來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渾珠楊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誚之為

軷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為臨濟
此為曹洞法眼此為溈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為活機如
此問者即如此荅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
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
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
有在也余耄矣厄於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
弟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
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瓛
公也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膽仕南唐以
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于豫章今為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
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擯簽書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
引重薦為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懿寺照
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麪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
諸司同行者以入雨紅腐絓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
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為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
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府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
書左丞史克新戍遼陽時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
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
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詈為陳利害衆感感
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孛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

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索視之弗與遂辭不為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草莽耶宇羅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索羅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宇羅不敢強將宴留之彬卿曰使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此真使者世蓋不多見也府公俱徽僧賊僧想御史臺臺臣問曰經歷邪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俟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為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椋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力者反指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舍乘傳偽衣醫者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毋慮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紿驛史曰吾將使江南尔因託故遲留徧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得

倉使崔甲曰吾使臣尔碩預坐陽以觀美政可乎崔不荅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尔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来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瞢而事集已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為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絶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語彬卿宜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太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召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貧不能歸銓彬卿子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朶尔直班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必經石頂關歷連雲

棧過瞿唐灩澦出萬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為出此言邪及大夫沒又護其喪還檀州彬卿為人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録其行橐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即贓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忒人有意問之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人黯南先生程文以道人鈒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餙士大夫者恒腊韋自保祕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狐鼠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縱有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惠及死喪者乎自它人言之如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避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即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待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宅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錢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巍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

似舞祀畢　上欲遣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頃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尒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

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錢冠人因號曰錢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梭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　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中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稾於故篋因繕録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

庶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絶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夷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尔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緑蕚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閒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累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陳姓泗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為不可狎近因踊為竹溪六逸寖寖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絶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蓋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為則善矣

閩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歿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黃華亂家又毀於兵羞服且弗完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遷閩其不絶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柰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為取婦廖氏

生三子順興埜而廖亡繼以陳一清粥簪珥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旨甘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勝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寧年十餘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還以寧愛書或忘食道真執七餒之任其恣觀不輟二十七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繇國子助教八遷而為翰林侍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孫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絶不可及殆天報之也道慈卒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云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有若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人性莊敏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貓蠻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躑躅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于鄉屏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翛然如塵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誚之則曰我未亡人尔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于泉下因悶絶仆地勝人扶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

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
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之墓乎言訖乃墳忍死至今汝已十齡吾復
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騙訴從母林氏
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
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
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齒益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為威
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
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藹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顏然
怒去及究其所為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
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
或自剄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
一時義烈所激尒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閭淒風蕭蕭然中
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宰不為之少衰貞
婦之操則愈堅如鐫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
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
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為
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為信矣戚迫之急乃
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
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屬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刀自刎比之
割耳鼻者耳欲幷身而捐之其志為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
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
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為劉莊場鹽司令
甫六閱月沒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
疾卒貳于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
不更二夫吾與汝皆嬰纏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思慮再醮

於人縱死為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
乎父母舅姑之側旨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食恐或不完也
教肅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
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尒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尒俱亡
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其柰父母何遂割情忍
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晁寬以才學被選列官　國朝再
轉為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母則八十五云史官曰易
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
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已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
物不該推此以喻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
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
未寒輒棄之地適為人嘲玷而弗尚者果孰為亨而孰為不
亨乎況節父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尤卓異可
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

鮑氏慈孝堂銘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于時人
翬為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群寇相挺而
起肆其屠劉歙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
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嘯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
抽刀將剚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耄矣不足以污兵鋒願憐而
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秖生此一
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絶矣慎勿聽之相為讓者良久
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
颯颯起林木間類鍊騎嘶蹏踏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
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嘆曰孰謂無天道哉使
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為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
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

有已死生厥福尚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為孝何名為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為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為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為世勸矣然子為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為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為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為存宗祀也為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為若敖氏之鬼矣用以為勸何不可之有我予與鄭內翰子美游子美歎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予每為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為人令處士君曾孫任詣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為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為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懿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感通罔間毫髮保護之户庭胡越惟歙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慈宋鼎將移群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于樹有子含淚長跽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千齡亦天父謂其子我耄及之日月所照寧複幾時奠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雖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寇雖匪人天假是錫疾颸西來襆盜之睨玄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慈最名為人慶延于家純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有歸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為上或頎為下或悖來游來觀翻然自悔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繁托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粵自前古以遠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其君嘗扁遠識度迥卓篤愛曰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靚深揭雙椿以為踊氣同於祖奠須類我之祝孝推

乎親必盡搆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晚昭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美聞流於縉紳永歌傳於緗簡不鄙狂瞽漫紹徽音其辭曰有雙者春雛植于庭脩莖並擢峻葉均青涼雰夕幕灝露晨零杓非齊散壽比莊齡美茲華構托以嘉名雲聯遥戸月澹鮮櫺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胤令省署藹聲絳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簪裳生豔州里流榮稚辭振玉屑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琰鏤銘禮敦民典孝篤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宜徵

朽室偈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為朽而徵辭於韓莊節公黄文憲公二公既為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瀛為黄公弟子復令說偈繼之瀛也何人而敢犯是不韙哉雖然不敢辭也為之偈曰

鄭有開士屢主名刹其所住處遂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之獨名為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兩風所侵蝼蟻所蠹棟桡榱拔今則靚飭如上所云以朽為名不亦厚誣開士咨言屬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花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今之所居雖跡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楹桷壯麗視如敝漏丹臒絢耀視如黑眯超然此身如託虚空畢竟虚空無有壞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等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即是幻世即為夢而況是室終歸於空若能於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縦已朽堅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況樂觀空是為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有何緣能

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破顏

微笑拂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即成妄請
返塵轅毋戲論法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脩實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
至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溢偶於閩中購得
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為作贊贊曰
器局深沉容儀嚴肅吁嗟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若
雲重珪疊組至今拂芬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冲葆虛執真之樞翊度宣靈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
霆屬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真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耶

含山操二解有序

含山操者為和陽王綱妻吳貞媛作貞媛遭兵亂乃能完節
踰水死其不有繫民經之大者乎辭曰

含山有雲莫蔽我衣彼荷戟者迫我以馳我馳我驅泣涕如
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叫地不可穴天不可緣舍旃舍旃我
尚何年

含山有石其光差差石或可轉我節可虧我夫何之欲從無
所舍彼黃泉無相見者叶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
心之寧

張孟兼字辭并序

國子錄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曆推之是月九日始
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王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
君既長聞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
在十母為火戊則土也火為文明之候非不煇然有光必變
而為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刑其華而
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為晉
豕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

此而升乎方今　大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
為人文以黼黻王度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無之之義已
或謂殷人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夐然殊也張
君浦陽人有學行與瀟為同門朋詞曰
戊為子丁為父火得為土百物之所祖能無之道為伍

碧崖亭辭

瀟與太常卿疑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間
嘗来謂瀟曰予家鄂之清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嶢然而起
如雲旖翠巃嵸蕩摩空濛間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笋中敞碧崖
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緑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
而不忘日支策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
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
絶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
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窅游所至揭
碧崖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
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
乎當今　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
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
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纍纍
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沉沉靈氣之宣通者此
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
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
心不敢忘子幸為辭刻諸亭上何如瀟曰傳有之舜食則見
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
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勵者況親之昔日所游歷
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甕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
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
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脩踐揚中外其善政蓋車章

云辭曰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飆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来求予贊贊曰

樹般若幡有舌如霆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花臨風自笑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瀛以總脩元史被召来京然史事貴嚴　詔命禮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絶外内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尚書棠城崔公恒往来乎局中瀛因稔知公之為人公蓋名亮字宗明翼翼祇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　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日崇大禮以脩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祝誦之雅器幣之節燔告之嚴皆命公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興夜寐敬畏弗懈君子以謂　國家自建禮官其荅事儼恪未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為未足且以寅名齋請瀛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為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交神明靈颺田薄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邪思之可干者乎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脩身以之治人其心常弗變焉有不獲其道者乎始之終之

何莫不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成已成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即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 皇上神聖端居穆清畏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閒固已度絶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自勗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脩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於濂言非惟無愧於茲軒亦且有昭於名若字者矣華相先生既為公發明敬怠之說殆無餘蘊庸敢掇其緒餘以為後記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道逢羽客髽髻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居姓名咲而不荅強之則曰予李白然也客鼇峰之紫陽庵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鼇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顧地獲石類鳧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為墨緣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玄徵巫往庵中頁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晝成二圖徵余為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絪縕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為軍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為真其名真武以為神手按劍而足躡龜

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傳會固也何為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為乎胎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曆中有官於驪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為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倏乍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為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為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

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為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苓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為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為名府君既占名數于縣曰以力本為務未幾家寖穰生三丈夫子曰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德子中之子文華倅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為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十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于時而退偁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

今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祉以克至於今日有闔廬以禦風雨有絲枲以為之羞服而先祖妥靈之無其所不亦慎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侶四人即捐所居之廳事三楹間以為之倡榮遂加以墜茨之功繚以垣墻列以龕櫝與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蜀君府君之派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厲踈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汛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為之主守祭田若干畝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卹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蹌蹌觀者感悅以為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儼恪復遣其孫愈來徵瀛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畝則附見于石陰瀛聞之先王制為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敘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其薦奠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為殆將媿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繽是承棟宇之必葺也毋使之霣凌黍稷之必穫也毋使之穢荒

牲牷之必腯也毋使之瘠蠹庶幾濂之文為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四明佛隴禪寺興脩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来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鉞綿亘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為靈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為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為佛隴焉大比丘咸啓樂其幽邃可以練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為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釐為十方禪剎主者照珏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瞻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頹圮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搆釋迎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淛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之以至庵庫庖湢之屬靡不脩治如法復集衆図博士設像如来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 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於左巷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流皆愛敬之故能於千戈併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鑱諸予聞我佛如来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衆生沉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来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流轉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

大悲心為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真
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奥壤莫不
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衆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
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衺或藉此爲利養而不知先
佛忘形爲道之計盖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羙視日中一
食者爲何如穹居華寢方林窻邃視樹下一宿者爲何如是
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
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構難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
袍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我雖然
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
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驟山峙而川
流真常之機時時證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
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
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

嫩盡闍三藏灼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原之
請畧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
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爲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
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者過半一遇乏
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爲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既
公恢廓而有爲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
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繕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嘗
輸力於其間者若廣融若景嘉等前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
斛藁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爲儲峙之所愛
伐堅石碣予爲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於石陰予謂象先
之功俊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爲文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始

爲得之請借田爲諭以勵夫進脩之士何如象先曰不然善
手士之進脩則不暇因景而謂窮檐賈豎之禍不作吾田固
有永而不廢矣予罔請佛爲證結跏數坐爲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
土已當加保衛力涵受及黃壤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
莽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穀粟米
穢雜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
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即有秋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涵雨
布施爲糞壤精進爲耘耔智慧爲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
不至田雖蕪菁腰薥葉日夜長雜惡之所蔽蛇虺共出沒此
爲荒歲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
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
緇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喻嚮道如嚮食
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壹進道功或怠亦不易消受刻文於

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仮食輪轉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瀘交歲行將一周及
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瀘曰名之有字固周道之彌文也
字之外又有所謂跋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
泳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
吾以寧山爲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爲之說
矣予幸爲余重言之瀘曰昔之人有劉彥冲者所居在屏山
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
亦跋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爲是虛稱也今有
峯名荆寶氣夜浮而矗起乎濠之西有山名杏靈氛蔚藹而
平峙乎濠之北公欲取以爲跋盍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
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邪公曰子言固
善矣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

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罹其蹂踐剪伐之若盡失其故態古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
皇上出而平之黃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齊民之安至于丘陵草木皆克保其恒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冒霜露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 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委委蛇蛇田視昔日之寧為果何如耶諭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諭之寓之寓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為寧山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山山初不知其名為山也名之為山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而貌不為寧山乎濛柔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荊杏二峯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拒予者哉吾牧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天者尔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為我又安知山不謂我為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虛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濛之都招亡是公而奚慮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濛之都招亡是公而曰公所見幾於道矣瀟高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菊坡新卷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宦轍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扶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顧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紫桑籬落間殆忘其章綬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遭時孔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托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有道之朝亦既由薏史檢校中書而主畫於秋官矣衆咸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

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出處可也迹或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豔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為隱孰能信之況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設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和矣今我不樂鬢其皤矣鬢其皤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止今我不樂白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顏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贈予言者盈三帙矣子頗能知予之志曷為書于新卷之端俾詩家者添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英

顧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為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云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塗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旌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續之事統

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意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翼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卓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靡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又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資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攻書史善嗇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蓬而坐倚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岐而二之岐而為二果始於何時歟然而儒之與吏各以才顯者亦衆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為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敝富者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為侍御史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為博陽侯者其果何脩而致此歟豈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事寖非古為儒者不以明體適用為學而留情於章句文辭之間戮冠博帶論議衆哀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為群吏之所責為吏者不以致君澤民為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為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為則黷貨舞法為民之大蠹古之為儒為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黨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晷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象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己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趨侍史具食入舟而

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　聖天子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孜孜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弊未除而為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令次亦不失為州縣之佐　聖德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太平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午革之道果何先而何後孰緩而孰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前事繁政紊按牘紛然所以其弊為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按而沒者也其可減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績歟稽之漢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弊興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真儒之學生平立志恥與俗吏為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謄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曰在得人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艷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為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媪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鬢然姿容如玉雪堂堂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迹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至歌道家遊仙辭數闋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撑柱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尔宣官人耶汝即來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尔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李尚處子也

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倡猶能有是哉可嘅也

記馮寅賓言

楚人多尚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舁桐偶神寘諸庭日夕祝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虎夜至熟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為誠人也搏而噬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膠焉虎怒碎裂之次夜復至銜其豕以去陷訾井中衆投石殺虎庶幾讙然以神為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馮寅賓為予言寅賓名進士翼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真珈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蘇州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奉天殿謂丞相曰元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酉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命歲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書萬安縣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嫗始獲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嫗辭嫗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尔信為鄒之鬼邪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檄劉舍反覆驗實之縱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

右具奮鍾斷之四屍藏竹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嶽具斬劉市中鳴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冤者至如是夫昔子反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躍而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逋旅氏一掌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遇所知為湖南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予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孟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為世戒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曰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為一經而注釋之復患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端析為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弘博也遐相流布唯惡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曰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察其僞真是皆不能無所疑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窮其極也昔者孫明府惠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着論頌重加刊削備成一部而斤長水孤山二師以為依句而違義正與曰休畧同大慧果公直以毀謗聖教闢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曰休與大慧為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岩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

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曆中為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為守惡其打搨有聲乃判別本以惠求者已而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鐫損湍流帶古天五字一二筆為識是則定武已有三刻矣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尚永寶之

題霜寒帖後

濮授經　青宮時　皇太子欲學書召祕書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是用絲龍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即黃庭經綃素精甚幾

未見絲縷遜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書其傳授定為真本無疑其一乃歙之鵝群帖却絕佳方信蘇子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鉤摹不知何以填墨微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為其眩惑懇懇幾死近代衰伯長遂謂祕書所藏幾百卷而宣和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偽跡蓋亦有此理潔請留鵝群帖而以其餘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芾字印印兩首正銳其形如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彩迥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題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它為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楷力追倣名筆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為多學大令者合入簿紿事為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碑視此微徙之至信本之起始與之抗衡而

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畧所載二十三段亦惟芭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意會周鼎視之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來趙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鴈圖自時厥後丘慶餘黃熙董或僅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侍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為逼真夫梅負孤高偉持之操而乃溷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踈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圍老人大加賞識既已披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又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龍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不羣矣同郡徐原甫清癯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傾欹而數花翹乎其顛真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廉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者尚津津而有繼扵

題温日觀蒲桃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遒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又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翛然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絶而師之忘去翰墨町畦玩矣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蒲桃三數枝意到即成畧無礙滯而蛟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豈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人人邪

跋紫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同易濟奉 詔畫南諭交趾道經貴州州有紫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馬洪

武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添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
守鄒天琦遂請葉君為之頌勒諸樂石予官左史時臨川獻
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
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予既異之今復見紫泉之
出如是豈非 六明覺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
必有禎祥信矣哉

題友怡堂卷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已賢儒也極相友恭尚懼
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勗吾友王君子充實為之
記克明從子肅復命瀕申其說昔者馬遂良旅食四方兄弟
異處顧乃以怡名齋洪景盧為記其事特假託以譏之議之
誠是也瀕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塤篪日奏於一堂
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名非古
之義殊不知盤杅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況禮
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為近古者哉子充令之景盧也其當
以瀕言為可徵矣乎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頼悟
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巳丑先生父子皆別去
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
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
之子復以名不同為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
事方畢癸酉即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干門外即日謝
恩趨 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九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
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
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
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
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

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衿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間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踈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促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撰母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詳使人人皆如友

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為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予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為薛嗣通之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廊墨印則在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為疑質之於公公咲曰古人能知變通所以為不可及也逮遊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為是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為括公語於其後云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閒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俯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録因為檢其遺稾繕書以補焉

且為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為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峰如寶蓮華吃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籍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為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揩芳譽於天朝蔚為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現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岩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源而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偉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尔存禮尚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

意尤惓惓云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逋禪翁善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頗同君復固終身不仕思陵欲一見逋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尚其事尤非懦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人是未見其衡氣機者也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圜悟諸子唯虎丘大慧倡道為尤盛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孫癡絶沖公則虎丘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為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易以識此也是卷癡絶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庵仰庵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

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戴帥初游亦名僧云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絶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為言公閨之微笑不荅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復有志於文辭之事下筆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可玩一時大夫士皆稱譽之建中不自以為足復來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庸有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万庭閒嘗出應時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已者尔當何以為建中告哉雖然竊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昔之聖賢初不暇於學文措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觀者即所謂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上馬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饜飫於今古之家搴英而咀華遡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效之其害教者闢而絶之後心與理涵行與心一然後筆之於書無非以明道為務此中馬者之事也其閱書也搜文而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夜孜孜日以學文為事且曰古之文淡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穠豔焉古之文純乎其歛藏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以悅人惟日不足縱如張錦繡於庭列珠貝於道佳則誠佳其去道益遠矣此下馬者之事也嗚呼上馬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中馬者斯可矣奈何中馬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焉而淪於下馬者又奚其紛紛而籍籍也此無他為人之念弘為已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為事自以

為有得也至三十時頗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程程之嗜飛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後非惟悔之輒大恨之自以為七尺之軀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研而游心於沂泗之濱矣今吾建中孜孜綴文思欲以明道為務蓋庶幾無余之失者而余猶為是強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雖然天地之間有全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留神焉不作則已作則為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遷固幾若大鵬之於鷦鷯耳建中尚勉之哉

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金華宋濂序

太史公平生以文章名天下而其該貫籍窮極經史蓄積浩穰與古人爭長者人未必盡知之縱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制行敦大和雅揆諸聖賢之道而無媿者世固未必識也於其大者不之識而謂足以知文章豈果能得其精徵之意乎今觀贈錢唐梁先生建中序其論文如此則世之不足知公者宜也彼後生晚學未能執筆輒掎摭疵病以議公曾有與之言文哉建中剋苦古學老而不倦亦可以觀公之取友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十日門人謹題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終

鑾坡集卷第十終

宋學士文集目録

卷第一
嘉瓜頌
元莫月鼎傳碑
大明勅賜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梁國公趙君神道碑銘有序
閻府君墓碣
送黃尊師還九宮山序
奉 制撰蟠桃核賦
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廬陵周府君墓碣
故漳浦知縣張府君新墓碣
皇明雅頌序
陳氏譜圖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見山樓記
孫孝子傳
介石齋銘
王弼傳
故龍南鍾府君墓碣
曾學士文集序
觀世音畫像贊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鑾坡後集目録

卷第三
故貞女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劉兵部詩集序
弔忠文 周尊師小傳
冲默齋記 送張禮部撫晉相府錄事序
靈隱輔良大師石塔銘有序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孝經集善序 冊井銘
胡府君壙銘 興源寺記
卷第四
呂氏采史目錄序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
題朝夕箴後 諭頑
魏府君墓誌銘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故太和蘭府君墓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故姜府君墓碣銘有序

跋金剛經篆書後 寶積三昧集序
題顧拙軒告命後 跋蔣山法會記後
飛泉操 月堀記
蟠松說
卷第五
郊禋慶成詩序 昭鑒錄序
拂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劉參軍黃牒跋尾
上清宮捉黠張公碑有序 句容奉聖禪寺興碑銘有序
寂照圓明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題趙模千文後 故黃府君墓碣銘
崆峒雪樵賦有序
卷第六
祿命辨 題織圖卷後

碧落碑跋尾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玉兔泉聯句引
元故江西儒學提舉揚廉夫墓銘有序
元故一鄉善士張君墓版文　故太和劉府君壙前石表辭
故雜造局副使王仲和墓碣　王君子與文集序
故秦毋夫人金氏墓銘　銅雀瓦硯銘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劉彥昺詩集序

卷第七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故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有序
故匠提舉司知事許君碑銘　黃瑄字辭
天台顧氏先德碑　藏士幾字辭
西城浦氏定姓碑文　生生堂記
送尚書李公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墓銘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題王羲之真跡後　千巖禪師語錄序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十八大阿羅漢贊

卷第八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養親園記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雲中辭　題山房清思圖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陶府君墓誌銘跋尾
茂承齋銘　戴氏張氏譜圖記
曾侍郎像贊　盧龍清隱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故天台朱府君露塢阡表
題劉氏官告後

卷第九
協晨中寥辭一首
題金書法華經後
淨慈順公逆川塔碑銘
恭題　御和詩後
劉府君碣
題郭熙陰崖窓雪圖
書闘魚
題龍眠居士畫馬
題徐浩書
題松雪翁書觀音經後
卷第十
皇明寶訓序
故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銘
冲虛室銘
瑤芳樓記
鄭仲涵墓誌銘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題韓幹馬臨本
題趙大年鶴鹿圖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
題張旭真跡
進　大明律表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處州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劉真人傳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東雒山房序有詩
閱江樓記
同虛山房記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効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蔕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匳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　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俄以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　詔內臣賫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　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蕞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

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田紀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凉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頴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煜煌我王度宻可喑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録復繫之以頌頌曰

乳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大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蔕瓜孰非單比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蜜房均甘氷圭競爽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宵連産杪戸東叶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緜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郡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粤從啓運靈眧

疊甄兩岐秀麥合栁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邇遠無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圖以實應天斯乃　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絆蟠充塞下上吊奠靡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瞽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教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
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
于爐復再拜　躬祈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黄道出
午門寅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又蔣
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
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褶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麾
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
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蘸莫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
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
水或青蓮花氷桃暨名葩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

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
者不用冊光禄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
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造大
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寓攀註之意初勳山右地成六十
坎湧以至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
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
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
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
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
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
夜將半　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
徹豆　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
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瀟聞前事二日凄風成寒飛雪灑

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　欒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沖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来歆来饗君高悽愴聲發乎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突貌為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以来即詔禮官籍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内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之行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塵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欤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戚哲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為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黒祲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霜月淒苦凉颸酸嘲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錢為心寧免涕洟其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榰首大雄遥瞻倪座如覩睟容香疑霧黒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五思宿渡河夜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棋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六法筵設食厭名為觧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七鴻恩既廣氛盭全消乾坤

清夷日月光昭嚣車瑞協王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謹九
惟佛道弘捨救群滯惟　皇体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
有生感遂史臣載文來畫来翕棋

元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麥父濛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絶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諱道士服更名沾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錡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丞往求委身童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塊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實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已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殽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爲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賚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老老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颺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殽浮觴面頃之雲自湖畔起翳干日下蕃輦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爲急召寘筵端且謝過月鼎以平楮之雲散如洗山岷爲鬼物所憑狂易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酒肆月鼎大罵舍酒嘆之暨歸物怪已息賣餅師積餅于筐時被物竊去

月鼎召雷轉雲中斬胡孫首授于前市魁娶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颸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疢者有来告急或以蠟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爲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家又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搥手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拾九繼華奉遺蛻窆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毋霞道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解押雷致雨雲而玄真尤號偉特若行蹶法能使群鸛回翔

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況葆真之士乎所謂葆真之士其慮冲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嗚呼此事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爲何如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予嘗總脩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爲涉於怪神止之然予心竊有感也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爲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爲

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遥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奕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味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青空澄中素直欲驂鸞翳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仲来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脩簷人君子每為之永嘅自非真人龍與掇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

觀眺之際亦曰　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皖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杭志物表脩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軍及於海内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欤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覈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群從子姓皆彬彬嚮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濂蓋聞之舟厓先生云

大明勑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忠愍公神道碑銘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已十
寒暑褒卹雖頒而墓隧之碑未樹其子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
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于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
禮部於是尚書臣凱侍郎臣魯具以事聞　上可其奏詔臣瀠
撰文而臣某書篆以賜之臣瀠等受命震惕深懼不足以稱
上意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初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濠
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姚時氏大父省二府君姚王氏父
諱仁贍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
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猝近歲壬辰江淮俶擾
州縣簡校梟鋭為義兵帥衆接戰必操弢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顧敵人
有八帥衆接戰必操弢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顧敵人
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
德王忙哥剌麾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絶類兒戲又欲擇豪

傑而依之倀倀未有所歸歲甲午
將南征駐軍滁陽公聞妙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
妻来從及見　上轅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今名命為帳
前先鋒已而從上取鍊師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
後河六丈大樹諸寨皆出師援六合左股為流矢所中幾至
危殆　上親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閏正月剡雞籠山群
盜與偽將韓溥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而舍山次第平三月
夜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来侵力出鬬却之夏四月庚申扼
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　上錄公從戰之功
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　上
渡大江時元兵老牛渚剡潮梁知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
其營諸將乃下太平連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
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焉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鬬
六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

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濟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在遣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方接奇兵遽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爲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魏公取鎮江公副之破貓籐軍水寨夏四月下卅陽金壇五月平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僞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三月壬午取毗陵時豪傑雄爭而民心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公復取之夏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公復取之歲已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奕左副元帥五月

攻池州取青陽石硊當是時安慶實爲荆楚之咽喉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無爲潛山冬十有二月復從大將征杭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僞將朱暹來攻宜興公帥師爲援即搗退之夏五月僞太平境直犯龍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援以成箏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関也既而友諒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擒戮無箏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橋及馬駐沙歲辛丑春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奕統兵元帥秋八月　上親率六師伐僞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泝小孤山抵九江九江漢僞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王研華盖日月旗等物公復分兵攻黃梅廣濟各十月克瑞富臨江吉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

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謀移都武昌公承　命
攻其沌口堰歲壬寅春正月從　上征南昌兵至彭蠡
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其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
葉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爲
砲所傷久之乃瘳
　上壯其爲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
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又一月公與忠
武王平之爲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爲八陣指揮十又
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雖已附往
往觀望狐疑未即決歲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
公皆先後統兵復之
　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
湖控荆引粤非宗藩不足以授綏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
督授以節鉞往涖其地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
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闢城門迎
戰僞將金指揮操戟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沮

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友諒親督促之勢在必取
公贊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勇奮屢甚衆六月辛亥公巡
城至東門敵發蹶張中其腰脊箭深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
且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
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政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垂令名於竹帛爾丁巳遂薨於私
第年三十有九
　上聞之悼惜不已遣
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葬公於武昌江夏縣之
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
　上念其功復命曰謁者賻以
布帛穀粟有差歲甲辰春三月遂命獻代領其衆秋九月下
中書議贈公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勑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
亥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
皆命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廷公拉居其八實異數也

公爲人沈鷙而簡默剛明而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爲之改色是以戰無不下及從大將征伐尤能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此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隨機應變其智如神動与古名將合蕪之臨難不懾奮弗顧身而於孝友之道尤爲篤至信所謂間氣所生之良將也公娶王氏因公来歸歿於軍追贈梁國夫人繼室朱氏先公若干年卒子男一人獻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 皇上龍飛臨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豪俊如公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爲天下君必有賢臣經綸而翼衛之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壯歲從戎何幾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著亦云至矣使假之以年勳業炳朗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統也其亦命也夫然而 聖恩沛旁追命錫爵既備極於寵榮有子能令亦足上承 宸渥宿衛殿庭公之不沒者蓋有在矣古者諸侯計功稱伐書之于太常勒之於彝鼎以示其不忘是用上遵 詔旨備書公之勳績繫之頌聲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頌曰

洸洸將軍川嶽之英捷如俊鷹金瞳鐵翎臨風一擊百禽震驚當元季世四海惟吞縯紛戰塵白晝翳昏執戈而興挐風躍雲單騎来歸願備戎行 帝曰俞哉群慝爾攘元有將臣牛渚駐師公揚靈旗隨 帝珍夷扶其水營雲散烏飛于時群豪割邑據都伐木建柵壅川爲濘視是屠孰爲最強犬牙其中僞漢居西狂吳在東登我叛人軼我疆封無征弗從有戰必先斬將搴旗電迸颶旋敵人畏之縮朒莫前何彼兇殘犯我龍灣公抏虎口屹爲雄閑六軍奮呼殺人如山 帝乃誕怒肆行天誅公時在行勇若虎貔俘厥寶玉僞都爲墟胡不爾思復攻豫章峙其米山以凌太

陽公巡遏殪彼豺狼堂堂書巡出其東門不虞飛矢竟斃
其身軍中慟哭於夜亦聞天祐　大明實生俊英珥戈
淑旂統馭萬兵胡命止斯不觀厥成　天聲四震漢踣吳摧
中原既定四裔畢来使公之存績用益恢　天子念功
禮備褒旌錫爵上公配享廟庭命書絢爛榮貴泉城牛首之
山有墓在原禮官奉詔表此武勲以鴻厥慶以示子孫

閻府君墓碣

禮部員外郎閻育泣謂金華宋濂曰育不幸六歲母夫人亡
時年方童而未有所識知又加十六年而先府君棄我諸孤
育幸粗有知矣適病瘠將殆不復知有人間事以故父母皆
從越俗火葬而投骨清淵之中迨今二念及茲痛徹心脊幾
不願生存頗聞古昔有招魂葬衣冠者於是卜地最會稽賀
上枋之原近祖塋若干步縣木爲柙甓土成窆以洪武某年
月藏之雖於禮似涉不物人于迫切之至又皇卹其他異日

使吾子孫當時物變遷持一觴酒酹塚前土以致追遠之思
不翅足矣家上有石先府君之遺德子宜爲文之育將勒焉
濂按府君諱澤字澗民姓閻氏越之會稽人自幼爲吏於三
界巡檢司遷僚姚石堰西場歷山陰縣及録事司遂陞越府
史府公賢之事之劇者恒以屬府君不父輒集府倉之斛皆
勦木題湊而成易於開闔苟通鎖鑰之隙入糧必加府君知
病民命椎鍰爲紙而鋪其四隅鄰府取以爲法已而詔衢州
會江浙行省檄築諸郡城衢府遂諉之府君府君名大姓于
庭取官書驗畝賦之小大咸宜民大悦克廣盈倉副使轉寧
國縣典史未上卒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上距所生大德癸
卯之歲壽五十又四娶何氏同縣曹娥鎮人有婦德得年四
十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子男子二長即育以儒貢吏
部授以今官階承直郎次深子女子三陳彦誠韓泰張漢卿
其壻也濂聞招魂葬而葬者久矣在漢則新野公主在魏則郭

循在晉則曹馥蓋無代無之雖衰頹駁議頗富而於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二者終有所未盡孝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情何有紀極天不足以為高地不足以為厚尚可遏之而不得伸邪昔者丁蘭母亡刻木而奉之有若木其馬可枯之為母乎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思爾若育之為出於念親之切是亦禮之變者也脫議之其將非人情矣乎銘曰

孰無父母孰無丘墓悠悠蒼天我胡獨不然遡風長慽有涙如泉賀上杓之原是為閻氏之阡述德以昭先百世其傳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維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為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窆城中結庵廬其側鄰若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抱雪顙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萃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問師韓泰卜師閻巷民言于縣縣尹戴文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柢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讓古人丞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尚文攝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璮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倀倀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翁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

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令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絶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釐爵爲光之固始尉尋患半身不遂棄官來歸有神師號金花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愈當爲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廢疾爲全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帛粘其體焫燈徧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予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即真牧張真君道清鍊丹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當

迎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　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勞者甚至既退命儀曹設宴享之薦紳家以爲尊師幸逢際上簡　主知龍光并袍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綽有喜色不可無詠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餞之而請金華宋濂序之詩曰崔崔九宮山翠嶵倚曾青飛觀峙後先宸奎爛晶熒中有遯世翁霞衣佩蔥珩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令年來講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華幸江漢卷從森幢旌俯伏黃鶴磯再拜陳中情　天曰下照臨簪裳受餘榮今又奉璽書翩然覲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祇因逢景運重階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露湛鴻靈一旦賦歸歟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綠袍佐山城風露感末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鼎符三龍虎經中氣昭象先玄覽極窈冥欲期啓泥丸翀飛出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流鶯景物非不饒歸思竟纏縈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陽一銷鑠重陰遂相乘余聞重自愧顛毛類枯莖逐物向後棲

身亦乾乾幸有一寸丹能與萬化幷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爲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乎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嗜學弗懈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學當

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爲曆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智慮凡氣朔之盈虛躔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惑

上嘉其勤會建議易太史監爲欽天監遂命管君爲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爲義易致沉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諂瀆矣乃援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君管君者其知豫之彖辭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測之理乎太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爲義動以順苟耽于逸奚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始兆見輒定自微而彰君觀鏡下不加褒上弗佞如此進學德將凝或冥或鳴戒厥性成戒之初終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靚我銘其楹宜敬聽

奉

制撰蟠桃核賦 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廢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而奉

上賦垂誡方來臣濡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九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

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鬼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衍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冊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之於正云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薦芳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来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眄瑤池而神駒忽王毋兮遥臨托青鳥以傳命欝佳氣之葱蘢靚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屡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

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厯上林之寒烟王毋微咲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屡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溪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籍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瑩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王露常滿之梧弗傾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橢兮墜星衆皺感背文之籀一窪暈面色之顏荷盤欲展蚌甲未高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驛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圖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鳥鴛同蔵琢於天府星形月暱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怳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益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悠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椎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泠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飇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詵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 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冊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熏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朝兮階秀莞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辭曰

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悤怳既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帶仁義作纓簪韶九成兮鳳皇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

毀爲保和毀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辟三館書置宣和毀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柘陵所書雜書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瀛年已遠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悤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
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
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柬迂臣唯公最宜四
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
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
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眞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
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
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
命總管段祐送公歸國三月虜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
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絶但知建元爲中統也
十三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
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頗見焉遂奏于
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
其書上仁宗詔裝潢匠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
諸東觀而王約吳澄泰楙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
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ヒ者
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
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
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
之忠節邪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
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

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録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
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王翛傳

王翛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
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翛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
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翛往
謁焉忽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翛夜坐讀
金縢篇忽聞窓外悲嘯聲啓戸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
書哭于門且稱冤翛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翛乃祝曰豈予
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閔人多唯翁可託故来
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翛曰
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
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
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

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鬁其髮纏以綵絲次穴會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戮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街寃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酸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遣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録其行橐遂獲府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録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將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鄖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令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于獄部使者憲囚召月西置對弗荅吏罵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耶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竟以賂免初弼詐縣歸親宦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悉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寧不憫我二人耶弼難之頑童不憫我二人耶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耶女耶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宝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鄖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

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熱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前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頃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彼樂府為壽弼連以酒酹地頃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頃童怒曰幾蛮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為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為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刪去之弼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誤

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

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来来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蹙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欤且自重黎絶地天通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逭為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有序

濂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燁燁有奇策因拔實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日與之周旋乃出古文

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雋永窮意淵源之来必有所自已而子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狀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憫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字仲恒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爽葉爲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趾美於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群彥右見之者矍然自失府君復以場屋之業不足爲乃去從湜溪郭氏游湜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端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閩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横扣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夐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應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絶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戸外之屨恒滿府君坐皐比爲敷繹性名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往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十出遊江漢間同里范君匯方提舉江西儒學迓致府君爲豫章學者師其劍舄奔湊如家居時東南良二千石多名公卿出受承宣之寄欲倚府君以爲重玄纁束帛交致於門府君皆不受間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復棄去方嶽大臣馳書與幣請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迹丘園府君度其文高閣漫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恥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操戈而起則江南無駐足之地此正可慟哭之時奈何肉食者不知慮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闕下獻之或指府君爲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當驗耳瀕行思毋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潁兵動江南受禍

最酷一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策上之中書亦授
九品官以歸初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策上之中書亦授
得志於有司及赴部使者私試輒在首選評文者虞文靖公
也甚加器重且有安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嘆府君言
禮樂之化有埶虞公意故不覺慕咏之深也不幸年甫五十
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乎命邪
府君之先曰世德生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兄漢中不知所終
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
天成皆以通經為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天成生浩能
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黜三
傳而獨遡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為鐵石先生天和生晃蚤
以推擇為郡曹掾遷海北憲史着廉直聲則府君之父也妣
郭氏湜溪從女弟婦道母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
王氏于男子三長恂蚤世次愷即子諒今以字行承事郎工

部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郭逵郭經皆先卒孫男一圓女二
以其年月葬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兆又改葬
于屏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憲
史君殁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嚴壑之險
絶濤瀨之危每涕泣呼天卒賴以濟類有物陰相之者為人
俊爽負氣節長身美髯昂然王立蓋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尤
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蝉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
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
纖弱之弊委蛇曲折各極其妙於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
詩經辨正若干卷藏于家詩文曰貞一藁者又若干卷傳學
者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為最偉云濂聞王文憲公每疑秦
火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決非孔子所刪之舊欲釐正之
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時又未嘗習聞其
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節雖同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廖倅朱陵編觀之其說絶與之類故為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夫圖書者本無可議尚以涉於神惟而非之況詩之音節體製不可強同辨而正焉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譁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謹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泉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未必無其人餘蓋不足恨也銘曰

秦火之烈六經中絶我心盡傷兮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兮盧陵有儒世守經舍有犖其芒兮疊矩重規擿幽發微無晦不明兮伊君斯繼益衍弗墜其出愈邛兮闓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兮察體審音載咏載吟別類分章兮勢或犬牙正變紛拏大豬失防兮詩用斯著禮明樂備王道孔昌兮其學之睎有聲四起衿佩琳琅兮孺嚌聖謨敷繹道樞

孰敢弗襲兮譬如衢尊飲者欲奉何用不臧兮卓爾先見即知治亂覆謂為狂兮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兮學有子傳吐辭淵然五色煜煌兮八尺之瑩有山列屏千載其藏兮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侍即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窪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倫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絶于口群烏助之哀鳴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溥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為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岩遥望中

原白雲瀰漫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
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墜漢土終憐
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
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
夫人挾之走南椎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
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月自程督之府君性既頴
拔復知以紹述爲事脉奭即興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
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椠筆為決科之
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
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爲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
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
君竭誠於塋祭之禮觀者感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
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
子而卒興寧尹馮君良奇府君之爲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
官凡馮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
發之廣東帥閫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
署爲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
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
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
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
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
正月某甲子歿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
又五瀕卒無他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
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幹帚集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凡三
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潕溪
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
德祥孫男三人曰熙女一人適某會孫女二人尚
幼府君之卒也塋于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

遷于仙亥湖之西與凌氏合塋焉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于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于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爲政也中州君子恒言夷南爲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胄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慶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嗚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爲冠乎而佩紱知而韠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瑞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隧政而屏奸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刓乎而道尊乎而反涼而爲厲悖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温乎而岐有鳴鳳魯有祥麟禹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聞乎而

故承事郎彰州府彰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有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来勳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毓之德興吳闡里者諱鵬仕唐爲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壽嘗同文潞公諸賢爲洛社耆英之會暨還毓見旁縣安人有山名若巔林撓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ヒ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爲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郎某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英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籙將訖帥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

王及戰敗家遂爲壎篪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
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
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
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絶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
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皷篋而來咸食飲之由
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
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
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
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
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
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相挻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
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
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瑩壘相望府君遣張
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璚間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養母士

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椎牛釀酒誘
僞帥二十四人醉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
帥已成擒即宜改圖稍緩成葅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
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
入境鈔掠府君命璚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
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璚以兵迎一皷而安仁
復璚受命攝縣事僞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
相兵欲退璚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之食且重
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璚導丞相於團湖丞
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粮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
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爲便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絶皆仰
給府君家爲之貧江西劇盜黃濛舉倡猴不可制左丞丞大你
赤公檄璚共平之府君授璚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
爲拒守設伏于道璚乘勝深入賊突起而蹴之璚力鬬而歿

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命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廣舉廣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之殺其兄廣靖廣舉夜走菘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屍于市且求殺琢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爲琢後里歲儉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振仍禁山谷氓勿出鈔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爲安五年之間號爲小康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替其守臣王公濤以全城内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来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涙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粮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詔

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 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入海濤先後爲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爲亂俗尚妖術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爲奴府君廉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爲潮水所齧鞭爲草萊之區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壤土豪羅季二族黨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徒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爲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洽府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黨及二弟獲及以贓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銖爲贖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荼南還忽遘心疾恒怦怦若絃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舉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

爲稱貸、龍欽以某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
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
德次九德即爲璨後者次郴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
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巫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割
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雖心然
操履剛介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
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索無一錢識者頗哀焉瀟為
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
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
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
年夏忽有衰絰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
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庸
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
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

塗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群行請爲文勒墓上瀟府君之
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曰

曾學士文集序

維其文五色絪縕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柅彼妖旅退縮莫予
侮維才孔戚曷施弗良維是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
民之龐然維聲之鏗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永其延吁嗟乎賢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衛紘歷仰發其平日
所著塗周山金石齋青華閣海昭田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
凡九藁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
燧徵瀟序其首瀟時竊祿詞林脩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
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允切瀟將焉辭惟曾
氏出於廊國公自都鄉侯擢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肇
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

熛鷙奔放椎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孤行於二公之後司農徙徐季貍登徙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乳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累粮往叩之胷中疑難一旦氷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内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奥瀾瀁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義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濤起皐湧飆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瀠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卽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婿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龍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

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
今也柰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
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
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
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
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于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
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
和于中則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
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
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
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閻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
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

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
思莊嚴妙相末嘉林一清爲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
清淨毫畫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
其一足坐彼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駢立於左善財童子
棄蓮葉舟合爪遥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漫其
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
補怛洛迦山也比丘似桂乃孚中信公之上足也耽嗜般若
如飲醍醐以瀟信嚮佛棄持像請贊瀟觀一清運筆皆有所
表見非徒爲莊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
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
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
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
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爲

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贊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苦是則名爲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岩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澄湃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即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實相毫端現翹足而坐衣褊褵慈容顯顯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遶作禮脚踏蓮花以爲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爲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濕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爲毫舒卷六合以爲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刼罪悉消除不許役役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陳氏譜圖記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璵者生宋光祿卿舜華光祿生太常少卿知信州佚三遷於越州府山新河之濱大常生朝散大夫彦弼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監詢定遠知縣訐國子司業諤餘則讜訓柔中季亡其名同安監生文林郎仲錫定遠生四子仲尋仲粹仲寬仲賓仲宥魏王府記室讜生宗正寺簿大顯司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中大理寺簿長與季亡其名訓生二子名亡柔中及季其後無所聞文林生恪自恪而下子孫富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頌頌亦生七子太學上舍嗣慶文林郎一新龍圖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次則艮柔勝之勝之復爲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復升瑞敬仕于

貞禮自時厥後源生杰烈敬生煦吳府伴讀煦復生默升生熊
孟仁生煥燁焴遜生燦其繁且行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
受姓命氏以来孰非神明之冑稽諸載籍煥然可覩傳世稍
遠往往寖非其舊而降為皁隷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
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来擢進士
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融名著當世逮至于今而其流風遺
澤尚有衍而無替不亦盛哉光禄十一世孫曰敬與升咸與
予交而敬之子煦復来受經遂以譜圖記為屬予因効史傳
世表序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
析支分裔唯唐為寖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
自姓不知所由来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譜如瓌之上不欲妄
加攀附誠懼後来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
陳氏子孫當代加纂脩而弗墜庶幾其事核其言真而不昧
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濂弱齡時師事淵潁先生吳公於浦陽江上先生素有林泉
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勝特往游焉時某實侍杖屨之側
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將莫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
冠衣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遺風設遝以饗先生直至夜分
四座皆摧竭不能支府君危坐肩背竦直曾無動摧意瀟竊
異之因質於先生先生曰府君之行可稱譽者甚衆姑與爾
一二言之當德祐丙子之亂府君用計安之卒能養厥父母無他虜
擊傷民咸不能自保府君往游浙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
府君還念母不置夜露禱於天摘木葉曰冬青者浸水舐之
期年目復明人以為孝感所致朱氏既歿其繼母傅氏生子
惠方秉為政府君漫若不及知凡貲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
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資其遠仕閩嶠避

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嫺族之無以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歿使其自藏汲汲如不足從祖母盛氏張氏各生子而寡居府君養事之盡禮以全其節其子先長悉稽前人土田均予之此事尤卓異於人人者瀛聞已竊謹識之後三年應書鄉闈識府君之子性中遂與性中定交又十年性中之子灝從瀛學經於郡庠瀛一一叩之其事皆如先生言則府君歿已久矣今年春瀛有千里之役性中要瀛於道且泣且言曰知先人之詳者莫過於吾子吾子倘不銘之孰宜銘之瀛不敢辭府君姓戴氏諱珥字君玉世爲婺浦江人曾祖某祖某父子道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咸淳丁卯某月日生至正庚寅某月日卒以某月日葬于止戴宅之原先配許氏生長明再配薛氏無嗣三配李氏生從善思誠性中用和孫男灝某某嗚呼若府君者可謂一鄉之善士哉爲其生也全其歿也安君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請視斯阡

故茶陵貞毋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共姜守義賦詩以自誓孟毋訓子斷機而示警貞節昭乎閨範誨言冀乎陰教傳芳往古垂則方今況乎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勵志於蚤齡收榮於暮景其操若金石而弗渝其訓類氷蘗而加飭勛厥令子爲時名臣有若貞毋陳夫人者其亦卓乎不可及已惟夫人諱某字某姓譚氏譚爲茶陵鉅族真隱遺曹雲陽之山如羣旗之開張紫微之峰若鋭馬之馳突勢緜迤而邕達清淑所鍾嘉徽攸賴故夫人之生也髫稚之年婉慧絶品剪綴之工不學自能絲枲之習共事惟謹特鍾愛於親闈蚤擇配於君子時則有如陳府君諱某世載徽羙生同里閈雅稱詩書之府允爲簪纓之裔盟言既訂童幼來歸祥禎之應日臻温煦之福自至逮及笄齡益增遐識祇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肅之義主

中饋知修潔之方佐烝嘗盡林惕之敬見稱耆長表厲宗門
不幸年甫三十遽隕所天澧水秋竭嘆蘭蕙其可馨嶺松冬
槁悵女蘿其焉托未亡之稱弗絶于口一醮之義不改其節
有子曰某賦資頴拔稟識剛明寤寐群經欲明體以適用三
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嵁嶇於兵間
尋盤旋於江表適值
聖主龍飛群雄川赴慶風雲之
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辨籌策深
弘遂署爲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荅
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 命徵兵甫高郵之斯留俄
僞吳之見繫杭論弗屈陳義益高因諳服其強悍獲遣還於
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廢政惟和震盪而百
壬自避其典守劇府也剋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
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
可替否益盡臣弼之忠洎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刻
而物無遁情亦墀敷奏而迓無留議蓋持己清白潔如冰雪
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于寰宇政事書于竹帛信
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妻子睽隔
皇上
録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室廬 恩寵
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艷謂夫人德
積于躬禄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養不減於三牲安受尊榮
以及考終衣食賻襚之厚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夫人曾
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所生三子長即某中奉大夫御史中
丞次曰克寬壯年而夭次曰復克荷家政一女曰慕貞未嫁
而亡夫人以洪武辛亥十有一月戊午歿於京師之寓舍壽
六十九中書省臣以其事聞特降勑旨俾歸塋於故鄉發引
就道祭以牲牢哀榮之禮允謂無至明年壬子某月日柩還
用堪輿家言卜地於某山以某月日窆焉禮也予竊聞之人
杵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籍人杵而顯睠此茶陵舊稱良郡

得名肇自於漢侠高隠但聞於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
無宏儒之才符此高深之氣性中丞公生逢景運展謀猷步
略以佐　興王之業用忠貞緝亮上結　萬乘之
知勲伐炳朗聲華恭奕理應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并紀
嘉績使知枝葉敷腴必有資於本支流暢達必遠藉乎源云
爾銘曰
雲陽之山聚靈孕鞏萬生賢毋蔚爲文師其一侃侃德容温
温令則尊章是共先後惟式其二中道遘屯良人棄捐哭聲
摩雲血淚迸泉其三爰從青年以迄白首抱節自誓終天獨
守其四寒燈夜織秋稗晨炊棲志益勵茹苦若飴其五欲亢
其宗唯迪厥子熊膽成丸鵰聲趣起其六積學既富受材復
雄竟乘青雲去從真龍其七皇泉司騰英藩府效績如鳳斯鳴
如鷹斯擊其八三隕政路司憲臺端正氣一惕姦瞻自寒其
九絲衣趨庭壯鼎就養天寵日加人榮莫讓其十慶綏福履

年覬期願風木不停薤露增悲其十非有毋儀曷成令徽勒
銘岩阿以表貞正其十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
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
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
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
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攸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
塵土之思膠擾敝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
可以言詩矣蓋不得恥於清暉者其情沉而辭業之不專者
其辭蕪以庞無所授受者其制澁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
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
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瀟於
職方郎中劉君之詩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

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几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絶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滇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楊確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反徵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篋行纏臨鈞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來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至焉標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勾曲江訪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對滄溟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瀛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没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羙之具而徒諉諉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瀛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揭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瀛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

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弔忠文

弔忠文者爲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爲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迂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爲人師更辟大府椽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縛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嬿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刳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戚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棄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其俱來實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顓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遁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爲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于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涴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爲可知矣此不爲而彼爲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予泣道君事請爲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爲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

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梦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
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爲知已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
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彝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
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爲臨江府吏臨江陷椿
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璮等與賊大戰城下
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
曰

緊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黨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
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兮鼓腥風於干戈譬巨豬之失防兮
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慷兮復何陵之不褰舞魚龍而
跳罔象兮孰舉手以闕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
任瞻九閽之莫通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復掩
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
旻兮予倀倀而安之或危慶而無所聘兮將誓死以爲期胡
妖氛之日熾兮烽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兮棄堅城
而長逝予雖賤爲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縱一粟其亦君恩
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
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爲焉如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
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非禽獸而鬚眉予豈異
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
望巍煌之宮墻兮實宣尼之祕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
之嵯嵯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
兮亦予情之深懌瞑目而置賊兮終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
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凜萬世而猶生較
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
泉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爲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爲
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爲韲粉兮使天威之昭宣

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偉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四来兮謌含哀而陳辭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毋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採鈎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採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刻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頓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方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徙劾蛇鬼遂絶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將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鸛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夔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古初脩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鸛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歩宗浩宗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祕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禁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

人多内功蕪好澤物葬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冊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没且久玄初求得之重幣以覺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来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虚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黙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後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歟歟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治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遠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斂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被　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巳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　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治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来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爲末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横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燄焉凝氷條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爲也帝應物所謂隱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爲冲寡言爲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爲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默以自勵故爲畧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輩之請分座說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寧禪剏蓋有志之士也

送張禮部燕晉相府録事序

聖天子循皇明御天區宇救寧文化洽熙罔間内外肝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黄霸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于庭當是時錫山張籌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来

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　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右或講說經史或應　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録曹闕官復命燕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矣補焉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畫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閑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　宸選未久而三遷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　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　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　上鋟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餼獻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倭而以規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

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
圓玉皦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
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徇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
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
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洲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
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彊豈遽如
其所言及治任来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塔前自誓必
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雪範將来乃加評陽輯成簡
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
通吾宗其言當見信於世盍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
德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
是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
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

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
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
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
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群童遨遊其間
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
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
僧壽彌雜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
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
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
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
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
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
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毋朝

迁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荅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奮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咲曰得則得矣終居弟二義也大師弗懌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珙公縱横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息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紉衣黜食為脩建之計崇基廣構文甓雕甍金碧煒然前後相照往来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内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絶勝覺場凉烟白草凄迷於久照之間過者為之慨嘆康里公為江浙行省丞相妙東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荆叢葺茅為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黄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脩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胥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絶無不霑濶故所度弟子心杲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胷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来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無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

盖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即之胎契本真未
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
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
師和粹外形淵懿内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
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悉乎至比哉瀎也不敏蚤
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風障已深竟為世諦文字
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倀倀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
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絶待離紛妄識所膠攬為法塵譬猶颸風鼓埃揚
氛化晝作夜觸目重昏佛啓學覺塗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
辟慝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緣即超秘密昭昭大師上
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寞本跡俱融廣智之傳
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為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殿崇
戟飛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

即滅視世為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来
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
式播徽音用垂南裔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来上命他史官具纂親加
刪定入類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
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盖國史當畧秘傳宜詳其法則
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
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祕書
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寡育沐弗御上奉七
十之姑護其孀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
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隕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
他適為兵所縶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剚刃于頸深入二寸
餘不見血而没瀕死無他言唯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

爲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頗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敦暢若夫古文行安国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閻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絶宋司馬温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絶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王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于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

何望找宗嫒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詛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扈傳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勝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悽痛耳亦投其中可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勝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無血者宗嫒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絶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諮者輒斥曰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確撰攷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

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贇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贇通經而能文舜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已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爲題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贇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来隱其下建拍真之治鑿井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石碱啓之化爲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遍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構亭覆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爲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玄中發我室雙禽衝霞飛翔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天地畢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府君諱嘉祐字玄祚姓胡氏其先出於文定公安國之裔有諱志寧者宋宣和初来知婺之永康縣遂家焉今爲永康人魯祖某宋通直郎祖時孫父文字質甫皆隱德弗耀妣張氏府君幼失怙恃嶷然思自樹立蚤夜孜孜無毫髮自懈意卒使貲産逾於前人然積而能散散遇貧窶不能自存者多與之泉布無靳色人有急難百計救之至勢不可爲乃已以信接物如金石弗變里黨有期約咸屬府君一聞府君言則曰胡玄祚斷不可欺矣歲丁酉括蒼盜起殺官吏焚府庫蔓延至永康浙水之東騷動縣達魯花赤曰也速達而聞府君有奇才即薦上海右憲府廉訪使劉公禎亟召府君與語大悅命府君集鄉里健兒給以鎧甲俾領之以殄寇府君勒成部隊

教以攻戰之法頗可用一旦冠大至府君列陣于占田衆寡不敵遂死之是歲二月二十三日也江南行御史臺聞其事遣使致奠材士大夫亦嘉府君之義而悼其不幸多為詩文以傳府君得壽四十有八元配章氏無嗣繼室趙氏宋格庵先生順孫五世孫女也子男四人裕禊祐禔女二人長初適鄭某次禎未行孫男二人榮祖正祖孫女三人忠昭清皆幼裕等既以丙午之歲九月壬午葬府君於鯉溪山之原復具府君羣行徵予銘而納諸玄堂之南初予受經於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始識府君蓋府君之女兄實歸先生而先生之女又適府君之子裕府君之事行故先生數道之以厲人人予頗得與聞之惜乎府君百不一試而竟賫志以歿然而君子有取之者其捍衛鄉井之心勦勦然不可誣也人孰不死君死於義可以無恨矣銘曰

人孰不死得死則難此惟義士胡君之基千載之下過者式

馬

重建龍興興源寺記

龍興興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鷓鴣之岡前有一峯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逮難名狀灵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来徘徊顧瞻縛茅栖止於其中厥後漸成巨刹樓閣崢嶸鐘魚互答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燕擾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毀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為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晫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嘗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往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閒右之族亦間有施賞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役兎於陶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

功告竣中峙遂堂後居旁挾二廡前敞三門以至庫庾庖
逼之屬罔不就緒後搏土肖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
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初刑
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紘三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為皆
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為
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
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
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諉諸興造為人天有漏之因倀倀然
曰吾志諸內不騖諸外彼徇志於事功者果何為也哉殊不
知般若場中理事無礙內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即世間不離
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恥悅禪
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
事勒諸堅珉庶可為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暹守
其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涖之處廢無不起既創安
樂院於蓋竹原復重造金襌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爨不
火又構成之及今奐源之役其功為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
學行皆有可稱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呂氏采史目録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内外同不臣妥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録建局刪脩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于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録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黄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于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時司饋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畜

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
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
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
行乎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愽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
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
擇高麗翠紙爲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
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
一吸一呼氷生髯間已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北平時又
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
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肇還京師
已而諸使者咸集瀛於是有所依據倫成續史四十八卷夏
六月復詣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爲丞且以史
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爲目録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
徵瀛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

而国綱之名曰目録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令備述采史網
領明其事之良窳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
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
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
者豈不有勝實祥揚雲翼之所録哉順帝乙紀卒得爲完書
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
瀛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
月　日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有序

夫人諱汝圓字某姓歐陽氏世爲太和人父宗周母江氏夫
人年十七歸同里胡濟川濟川素爲閭右族其遠祖有諱燮
者在宋時以明經及第爲南城丞逢國大慶覆封其父諮迺
功郎母歐陽氏孺人贊書中有福榮之言遂取以名其堂揚
文節公實爲作記夫人佐濟川治家政內外咸舉至於科繇

之事尤加之意適至正壬辰兵亂江西行中書檄濟川充里
之早禾市巡檢爲樂寇之計早禾當龍泉永新安福之衝党
豎出沒靡常一障之責誠有難勝任者夫人佐之輸楮幣數
萬於公家募驍勇植砦柵相犄固守如此者十有餘年卒能
全其宗族詩禮絲麻如承平時夫人之力居多視彼強家大
姓殲於群寇者相去不翅萬萬夫人事姑樂氏甚孝敬及嬰
疾而亡濟川與仲子璘方受事于賴夫人含泣視事凡棺
衾襲斂暨賓祭百須之物無不具俟濟川還始殯焉初樂事
姑陳氏盡禮今夫人之事樂亦如之義者謂如崔山南家云
夫人自歲癸卯辟地武山陽至于乙巳江西州郡悉平夫人
隨濟川還故里室廬已燬於是相與經營構祠堂以奉胡氏
四世神主割腴田以充祭祀而會祖考蕭氏墓在梵安寺傍
者亦捐産俾浮屠主之爲薦燈之須其奉承先志而知所急
類如此其戒飭子孫必令取則於先世且曰昔文節公記爾

家之堂有迪教勵業樹家充宗之言爾曹不可不勗吾亦歐
陽氏也爾能勗之則福榮之名未必專美於前矣夫人素有
痰疾至是加劇以洪武庚戌四月壬申卒年五十有五子男
三人子瑛子璘子瑀皆克盡子道子瑛先夫人而卒孫男五
人相授祖授宗授孔授仙授女三人適某某某子璘卜以某
年月日塋于某山之原前塋以鄉先生王君沂所爲狀來徵
銘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狀之所述其言宜可信爲之銘曰
孝足以奉其姑智足以相其夫力足以植其閫有若夫人其
所譔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
清之直軒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
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奥旨先生得之爲多當時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

有慥堂鄭雄飛景温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入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正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於坐右則其所以尊尚者爲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趍唯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瀛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諭頑

陶尚書中立爲予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裘暨甲衣殁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衙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藁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黄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瓜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毋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毋候骨投地歛置一窟移壅於衆間日夕向衆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齕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魏府君墓誌銘

惟魏氏遠有世序相傳出鄭國文貞公徵初居鉅鹿宋靖康之亂其諸孫某隨高宗南渡来知衡州遂家衡之萍鄉歷若干傳至諱某者生南金南金南壽父子同試荆湖漕司皆入高選南壽遷鄂之蒲圻遂爲蒲圻人南壽生太學上舍天福天福生府君諱雲瑞字祥卿頴達善記問從鄉先生盧應奎講說經旨毫分縷析弗之厭會運祐科試法行府君竭力從事下

筆哀哀数百言盧君謂人曰此魏家千里駒也有司俾充貢
鄉闈咸期府君先登俄疾大作不果赴試事既畢厥疾乃瘳
府君拊髀曰不仕無義苟仕矣舍科第而之他非正也今乃
以病而阻非命也邪於是一切棄去發為歌詩以自娛山顛
水涯竟日留連忘返外舅宋氏當為從叔嗣或利其多貲競
諸官宋貸金於府君彌縫下上期他日割產以償及事成所
還不及十之五府君咲曰外舅之志遂矣吾何所望哉同里
張甲命唐乙造券質田於府君信之弗疑三年不問其
租入甲忽令乙来贖府君凡曰券未經稅竟柰何乙曰姑遲
遲往嗾甲訴縣人勸府君稅券曲之府君曰吾家昆弟斷不
能作僞寧失其田無傷也縣令中其計以券為私使田歸甲
而不肎其直甲不自安願入所逋租府君辭府君有牛豢于
牧人舍為盜所竊牧人蹤跡知其處奔告府君曰牛在矣得
十人與俱可奪而有也府君曰彼貧故為盜窮巷之犬迫則
噬人矣不久必自斃爾姑待之豪右鄭仲淳挾官中氣勢奪
魚肉民民不敢誰何間誘府君族子為券欲侵其土疆會省憲
兩府交薦府君典教郡庠懼而不敢發其墳郭昇之曰吾何
畏於彼哉竟踵鄭之為府君詣郭自言期以誠動之郭見府
君容貌魁梧論議英發心甚服之已而請府君作大書府君
揮灑如飛郭曰先生奇士也吾幾失之矣請以田券還而不
願受直也府君操心仁厚而能讋伏暴強類如此府君善學
来南宮書得之者不翅拱璧允喜著述有筆記若干卷藏於
家他如先世決科諸文皆蠅頭細書裝潢成帙以示子孫其
皦皦之志猶前日云迨祐已未十月十二日卒於齊安郡上
距所生至元戊寅十二月廿日得年四十又一至治壬戌十
月某日權厝於某山祖塋之南後五十年為洪武辛亥某月
某日始克卜葬於黃蓋湖之原禮也府君娶宋氏子男三人
長法孫畧卒次已孫今名觀嘉議大夫國子祭酒次虎孫亦

蚤卒孫男五人子仁子同子栗子樂子仁子同皆蚤卒
孫女三人王克用熊彰毛藝才其壻也曾孫男三人思植思
茂思誠曾孫女一人尚幼瀛也不敏官翰林成均時幸與觀
爲僚友觀乃以祠部主事張孟無所爲狀来謁墓門之銘瀛
聞府君言行多可書要不止狀之所云而已府君一日方出
見家人市物competing其價之低昂府君叱曰彼非嗜錙銖之利肯
樂於奔走耶何屑與之較也如其欲酬之大司徒歐陽公文
玄名世鉅儒而每稱府君爲賢其往復尺牘藏諸篋笥者墨
尚濕也嗚呼俗偷民僞久矣有若府君之行之懿其不爲聲
善扶世之一助矣乎銘曰

人僞方滋動欲萌錐刀之末奮禮而爭溫溫吉人與物無
營事機之来一接以誠豚魚可孚況乎冠纓懌然心服匪貌
與形慶流後嗣學傳一經施於有政物無不平黃蓋之原峯
迴川縈以琢其瑰以掇其英以昭其聲以告諸冥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
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
段徧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
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
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一而萬者也所謂洞然
者即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爲萬而不見
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爲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
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畢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
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畧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
而見矣凡其所參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
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峯不見德雲而於別峯相見示法普
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
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

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主脩學書數算印療病
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工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囚可駭
及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徧行外道調
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
照諸衆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
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領諸
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
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
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面顧一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
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徧互融互攝互入
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莊嚴解脫
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雖
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
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

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
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
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
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為之先前之所得莫知為之後二之則
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
十方刹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為行布孰為圓融苟謂其
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
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
旨宏深非有識者為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
下頌而白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
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
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為而不可也禪師
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
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峰今住持前刹云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吕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肆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禄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爲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堅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携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爲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

上於治朝與語甚悦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

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爲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

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爲學幼簡編慧精神窮

年矻矻猶以爲未足豈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貴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綵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掌授餘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彦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也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枚策重来惟内聖外王之道以輔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

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
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
蓋於希文望之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爲著姓而居大和之後街者爲尤盛唐開元間
有從浙水東来爲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
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
南渡有爲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甫
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
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漕貢進士次
則宗元府君然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蕘
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毋夫人倪氏年七歲夫
人使之從師即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
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
潛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
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蠲
其科縣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
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膴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
問之則曰吾毋曰薄西山吾尚欲遠遊乎郡二千石及縣大
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尋與潛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
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姻之急者必思周
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
君備貲裝配于名族夫人恍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
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
願執經爲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升雲若永新吳徵彦若
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爲名進士其歟乎於北方者尤多
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縣
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窶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

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産而甲乙之編為義役三年人以為幻川梁有敝壞者勉有力葺治之鄉鄰有訟者及相鬬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娶丘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為國子録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壻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通若干卷爨于兵無後存者府君之葬周通集辟行為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畧備矣執復来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貲泉可有也聲問可長也唯世惇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士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継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于其動也徐徐不衒鬻而進趍每深藏而自腴殘膏賸馥露丐於人者亦足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儒也欤是為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關中用冊砂作界道其細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播景福中遺宋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大師李諦所獲復入宣和內府宋籙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横成軸題其籤曰梁心玉文趙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篁成湜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子屢閱之其字體絶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豈楊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樵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故姜府君墓碣銘有序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齊以
貲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
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貪夫欺君之
孤弱挾黠隸爲姦利内盡外餘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兄道
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矣間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
不絶者僅有此息爾苟或窕竪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絶
爲若敖氏之餒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貲産有不足計也急挾
之以歸楊氏鞠育之如已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夢牛王月
溪趙松坡董覺齋將志慮淵冲而識見迥拔遂白於縣大夫
復其先塋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
無不謂君爲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擇
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嘉
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
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爲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卵翼之
恩所以思報之者無不備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爲立
後子恢道爲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姻黨
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
從君再從姪弘道被僞造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
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
官寘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
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數
百計乘間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
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
質之君爲言其利害訟爲衰止君晚命仲子遷婺城中往來
嬉遊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
泣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是誓將奉密窀之事庶幾
少盡心焉柰何今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慊吾志遂寞時
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

于西山先塋之側酈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二子曰明道曰懋孫五人曰煒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煒能積學為名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録尋舉進士擢永平迤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乃能聳然自異不踣其家復樂道人以為善而攄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蓋從古而然也濂不敏幸與煒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弗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然亦自謂據事直書而無所憾也銘曰

孰畀之隆而闕於逢其非天邪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邪無德弗酬得與善為述其非天邪發迹詩書有孫為儒其非天邪卓哉善人迤裕於後

是其非天邪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時喻如虛空廣幾無盡瀛以古篆寫成卷軸隨寫隨空不見有跡光明熾然徧覆大千是用持寄穆菴禪師禪師所具禪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非同非別同別兩冥現前見弗

寶積三昧集序録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又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往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疊至代有所增以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隋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十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

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遵爲號者五百八十六通爲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莊若望洋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録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志之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頗括秘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糅之自造諸偈而又擇焉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志頗病焉迺於迴祐之初掇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標坤維人倫之几時刻棨塵世諦塔寺道具衆器之屬下及珎寶飲食花木禽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鏨爲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鏤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校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臻其閫奧悼亡庵利物之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爲銓次義例分卷爲五重刻而布之以瀛閱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瀛取覽之儼然如採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衆寶之積爛然溢目矣於是互睕作禮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爲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三千大千界以及無筭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花杵或執七寶劒各逞神通力晝夜不暫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善慧施方便爲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輾轉至無遏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沾洽如來真正憧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苟取一滴水濕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鎔天地餘燼存一粟炎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

中圓明具日相若着閣崛山山石立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淋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来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盧納之於芥孔一噓寒灰歙死後使復然光照閻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爲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爲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忘宂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題顧拙軒告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告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脩職郎故事脩職郎滿三考関陞令録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鹽塲差遣然舊制無從改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録事參軍縣令至改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比告之首當有十幹暨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宂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爲軸重加裝裱持以相示故爲詳疏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纂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盖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藏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

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為跋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飛泉操

浦陽玄蘗山有飛泉濂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謾飲我牛覆謂我汙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柰何忘人之憂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顧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睨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構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夕而行之與道消捱是謂三一之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冲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兎畢月之烏取象表徵指意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邪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関絲絡聯緜枝葉扶踈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蓋以無為而得無為而成孰火能為其候孰鼎能為其鑪孰藥能為其材我皆不

得而知也假形托物著于冊書顛倒錯乱自漢以来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瑶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黄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予之説爲當矣冲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内外非粗不足以形内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説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冲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冲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来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宫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當間諸庖犧冲陽子曰唯冲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爲字台之黄岩人善望日玄真遯叟金華宋濂記

蟠松説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非一世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于九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乎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縉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室廬且不能自保其有鬱鬱羊羊巋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君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縈盤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爪距奮張尤爲可觀者爲當汝潁變作蔓延至武昌愚泯起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栖山之有木者剪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巋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嘆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絶壑懸厓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爲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鑄銅

鉄以爲枝柯也又何爲能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御人事之變感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墟墓間者不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盡於蟠松徵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生而廳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剪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爲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 熙朝出持憲節入位卽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又有言曰栖德如栖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其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郊禋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卽有事于

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復遘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汜掃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爲田燭各戒具循罔敢弗肅牲牷肥腯圭幣溫緻罍用質雅酒齊蕭芬樂舞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內外質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旣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工部待卽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卽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無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

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
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瀛序
之瀛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来寖涉不
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
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
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歆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癘
行見鳳皇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
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
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
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豫是以美盛德
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徵旨所可愧
者瀛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
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問云是歲十
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瀛謹序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上詔秦相府右傳臣文原吉
翰林脩撰臣王撰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
錄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
臣張雲翀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
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　命乃取東觀諸史相
與研摩善與惡可爲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
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
日甲子書成繕寫爲二卷臣原吉等詣　闕投進仍請以太
子賛善大夫臣宋瀛爲之序　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
部亦脩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
錄爲一卷上塵　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
臣籌因會稡衆論合而爲一承　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

臣瀛因得而序之臣瀛欽惟 皇上既正天位即定
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蔽自 淵衷錫以寶訓
几箴戒之諄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膳法
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煞然慮其文太繁
前史之事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徵注其綱而其
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聖子神孫建萬
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
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
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之
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
恐不能盡屏輸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聲光顯于来世其或
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爵秩
抑亦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

呼 寶訓具在毋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其懋
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瀛拜手稽首謹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
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
流支也迨至於唐寶义難陀来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
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
教諸師提綱挈領頗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
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
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無究則經之與義無餘蘊矣然
自菩提達摩東来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
可故宗禪宗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
之者寖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
乃以錢三十萬屬縣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

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閻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已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予不開達觀頴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徵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舊嘗刺板姑蘇幼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刺于旃檀林來徵余爲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無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

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太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着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註蹕惟楊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着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始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茲煩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唯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複巒自中閩来若翠蛟戟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趨如冠劒而迎至琵琶之峰止焉大川西瀉仙岩拔起天半而絶其衝靈氣翕合欝為仙人所都歷代以来其侍祠竹宮而峻陟崇班

者相繼乎後先或蓧溺餐醉於巖谷之下聲光燁然多與名
薦紳相埒又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
以滓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脩
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先生毋汪
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繽紛忽曳
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
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皦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
玄徵俾入龍虎山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
爲一塗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訣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
縷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
貴德爲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
爲真仙翁脩冊之士依之者咸市公皆躡屩擔簦往拜其坐
下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
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

離類有以取舍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徼權要不可
無見也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矣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書千數
百言暨所爲雜著一編遣其徒張自實往質之文靖深加敬
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之求文
戶外亦屨滿矣公則又曰此當寘之二毛已在顛其尚不求
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盎睟
泉滃谷虛冥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
教廣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講
師脩文輔教簡正法師無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傳實爲四
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錫以護國闡祖通
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 詔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
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
大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蒞焉未幾興高行道

士黃棠古鄧仲脩同被　召公奏對稱　旨賜食禁中而退
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
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榮祈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
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鍊師周
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
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
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脩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
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
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　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
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煙盤
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鑛名世
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賓自賓純飭好脩與翰林羣公
游交譽其賢今嵁崟嶇道塗亟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
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窆于龍虎山之天峯件繫羣行來

徵瀟爲之銘瀟聞老子之言可以治國可以脩身可以鍊真
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頴之資屢求賢師思無孔
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
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瀟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劒之藏勉
徇自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擬其
爲陶隱君之倫當能爲瀟刪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真皇人授而傳
兮龍虎之君環以千兮探其靈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
仙兮洞達懸解恊玄銓兮內天外人縕坤乾兮出入孔墨軌
後軌前兮玉室金簡列戈戈兮彩霞丹景交相鮮兮溢爲篇
翰五色宣兮有聲鶤然聞九天兮
兮一旦解化同蛻蟬兮騰凌滅沒行翩翩兮白螭青鳳扶羽
斬兮無象有物形神遷兮達人何累止若淵兮冲漠無爲合
自然兮其迹雖泯名則緜兮冠劒之墟勒篆堅兮山靈撝訶
龍光下逮勢迴旋

之逾庋兮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有序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塚邊隆衍迤林樾蒼潤欝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西聳輝分彩神秀之所融會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桑門寶亮主之帝方尊崇釋乘聞亮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疏參訂辨博允契先佛甚深微妙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大剎爭雄唐季兵燹縱橫寺日隳廢僞吳楊氏據有金陵其檢校僕射許裒遵厥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容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若夫人景氏猶以爲未足復施句容田若干埒益之宣城二地立曰義爽曰迁規行業峻潔僕射具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訟于宋季又復摧敝弗支羣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爲閭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之遠北訴于中書移文江南捻攝且命下其符於鎮江凡歷七載之久殫三往返之勤侵疆乃歸平山既遷化滅度受公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三年癸未咲岩禪師往補其處當屢廢之餘室如懸罄積逋之未庚者踰五千緡咲岩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殺衣縮食孜孜以興建爲務不四三春秋粟盈于倉泉溢于囊乃剪崴荒乃闢靈塲乃樹棟梁九年已丑釋迦寶殿成明年庚寅搏土塑佛菩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九座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脫門又成右設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閱三月棲禪之室又成名之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別築小山門以爲唉衿通名曰定林山西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天王神於三門綵以周垣迤袤三百餘堵委蛇縵迴如雲橫阜截防限遂

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住保寧而懷楚津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刻厲有爲益其土田當是時　大明建都江左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釁怠者旁午覩其宏敞嚴飭戟手相戒不敢犯洪武三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腐易以新堅而規制於是乎大備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鍾之樓則仍數而溢其二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鍾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潛心內行爲四衆之所趨仰且念咲岩錨銖之積以克遺于成視衲奇鉤貸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之顯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瀛爲之記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爲煨燼之區而孤兎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爲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於山色水光之際而鐘魚之互荅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於其間乎雖然人事之盡誠足以勝天自非主之者尚念昔人搆締之艱而繼承於若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當矍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墜無窮哉咲岩名善愈族其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耆舊僧宗鉉咲岩同邑人是寺之役其功爲最多繫之以銘曰

皇矣象教自西徂東丕建塔廟牖于民衷青天震雷以聳群聾蹶然以興豁爾而聰句容之壜白土之里川媚山輝靈蘇萃止彼阿練若雄馬中峙由梁泊元成壞凡幾有僊一師飛錫而嘆不創寶所妄邪孰閑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仆不起何闕弗完湧啟戟戟飛樓滴滴像變嚴嚴梵夾晰晰觚稜翔丹艧絢靡燄率天宮下移人世粵自興戎劫火颶埃莊嚴勝域鞠爲草萊此獨巋然鸞鶱鳳迴都人聚觀一何壯哉賦形兩間固囿乎數人宅勝天如鳥建羽千里奮飛能令顛墜式續式承胡寧弗顧寶華樓閣不涉有無光明發舒號爲毗

盧偏覆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攝心澹泊来居来游無證無作天史勒文因病注藥尚祛昏迷同歸妙覺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冑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来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寂温法師爲弟子既雜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斆願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出離死生況區區者邪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攜笈隨公擷蔬於園忽疑坐不動歷

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弟言之禪師舉笈示公公非之禪師寘笈于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搤其胷使速言之許咲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絶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時趺坐大樹下溪水横逸人意禪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曳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復畫一圓相禪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

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虎一虎一虎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栢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脩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奚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汝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餱糧来獻者日繽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為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眙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以金縉若干禪師受之即以振飢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為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召入問佛法又思神情狀奏對稱旨以中州苦寒特迓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

上將詮普濟佛會于鍾山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命高行僧十人涖其朔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大駕幸臨移時方還

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弁服
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　勑禪師於園悟關施摩陀伽斛法
食竣事　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
示徵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書倍
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時疾已革不能詣
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日將曛
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上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慕白於
後世邪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夷然而逝
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
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
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為
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咲福慧双足所至化之故其在
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
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

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其年月建塔于其山制樣其
大畧請安次王普為狀一通徵瀟為之銘　上祀方丘
宿於齋居瀟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賜禪
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為甚備矣　聖人之言天也因
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刹要可
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矜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寛
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
用諸孫也瀟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
呼哲人云亡柰何不興大法喜臨濟崇崇西来正宗益衍以
濕我矜我松我粮我泉我漿渴飢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
牛教相紛拏爪蔓交加入海算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
其疵棲身孱顏絶去八還入第一關河水侵涯跌坐樹陰爰
悟其本空玄徵肇胎涉彼五葉樓閣門開南粤北湖方衣圓

顯水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
宸恩来自帝閽於莽 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
成章日晶月光欝其寵榮叶四衆所依胡不寧茲而丞其歸
泰山崔崔一旦其頹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吐芒詭刹之
藏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有序

考功主事沈彰服衰絰踵門拜且泣曰彰幸生盛際忝被官
使私竊自念先府君之年僅五十又二爾忠孝之道不可以
無致驅馳王事二三春秋方敢納禄而歸以竭烏鳥之私情
孰意上天不佑而府君以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棄我諸
孤閱三月訃至擗踊攀號無所逮及即上其事中書授法比
持服將不遠四千里南還卜其月日奉柩車窆于同安西山
之阡在蓮花鞠花兩峯之間又復自念府君死矣而先德不
可死者亘百世猶一日也苟不圖文顯刻以昭示後人不孝

愈大焉敢持奉常贊禮黃仁狀前事以請唯先生畀矜之瀝
不敢辭謹按狀府君諱祥字遂初姓沈氏其先光之固始人
唐末之亂有諱某者始遷於莆陽圖譜厄於兵燹莫紀其世
次曾大父某祖澤民父善夫娶張氏既生府君而来主泉之
永春簿遂再徙于泉城及府君之薦爲縣之際留倉使非其所好也府君事父母盡孝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唯恐有毫髮咈其意至正甲午大盜起安溪
鄉民皆風雨散去府君負母夫人避海中嘉禾島盜嘯其後
府君爲盜所掠幸以計脫而夫人不知所適府君蒼黃冒賊
鋒求之晝夜呼號不飲食者三日始獲見巖穴中母子相抱
持悲喜交集時夫人春秋高且有疾府君欲渡海田翔風鄉
以居裝橐既于盜手其計無從出乃質其子彰於鄭氏獲錢
千緡爲買舟之資暨還一月餘始往贖彰以歸府君伯仲者
亡季夭府君事兄起宗如其父泉布羞服之屬凡有所需輒

上之風檐月牖時相與歔歌杯觴淋漓凡祓曬比数日不聚
首中心歔然不怡先是主簿君殁墜泉之南門外後九年夫
人亦卒烽火連綿權厝主簿君墓側及是兄復殁府君甫冨
往泉城畢棺斂之禮乃歸同安擇地於海山之陽欲迎夫人
之柩藏焉已而潜然出涕曰吾父母生則同室死則異冗乎
吾兄父母之所遺魂魄或有知其能獨處異鄉乎於是覽三
窆而共藨之當主簿君居莆陽賢産頗豐府君悉讓與群從
兄弟錙銖無所覬覦而別樹家於同安其遇甥福全尤盡恩意
南安腴田以晦計者七十有五悉以畀之無靳色莆陽宗黨
有来謁者必倒屣迎館翕翕煦煦唯恐弗之留暨別去復餽
焉閭井知府君之行交口稱之曰良士良士云府君當元之
季知世將亂具隱者之服深塾不出自號之曰墨隱高人韻
士或来即之相與賦詩以爲樂視世之聲歙熏灼者若将浼
焉娶傅氏生三男子長即彰通詩訓故學較藝福建鄉闈取
第十一名文解有司貢至京師會　朝廷需賢之急不俟會
試南宮選入吏部爲考功主事階承事郎次曰寛次曰英嗚
呼傳有之孝悌者天下之大順也人之行義有重於斯二者
乎推而爲忠爲信爲有別其有不自茲者乎君子之學能植
乎其大者豈不爲厚倫重本之勸乎然則府君之行其可銘
以銘曰
荷若人行之臧撫上下協圓方丁時艱冦捨攘念我毋情盡
傷日殪呼走遑遑盼白雲涕露裳既覩止色斯康奉厥兄焉
天常儐簋豆釀酒棨和孺樂日洋洋惟孝弟善之綱最後昆
矢不忘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自
其髫稚嚴父棄捐君輒能自勵千學擩嚌乎經畬優柔乎藝
苑伯仲之間交相摩切積功既久繕性禔身之間以莊以敬

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盈於戶庭棠棣歌於州里薦紳之家罔不歆豔焉君不以爲功而澤物自見當歲儉甿隸無以食厄瘠將踣君曰是不可不振也度力而給其粟旱勞頻仍又厲鬼爲菑害沴氣糾蟠十室而九君曰是不可不禁也亟斬牲以禱于神俗尚氣而善鬬錐刀之末奮讋而疾詬流連縣庭每爲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力爲辨曲直訟爲衰止屬元季兵亂郡國繹騷石抹將軍帥師來鎮招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猷聞君賢迓而與語悅之辟爲千夫長將軍廓清群慝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退都布寬衣放情丘壑間當風弧日鼓舞與一二逢掖從容觴咏日莫忘返年甫五十又八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家明年辛亥二月某日窆蘆巖水縣懿德鄉徐北里之原禮也君諱紹祖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允文始來遷曾祖梓宋鄉貢進士祖留道從元兵討閫漳叛寇有功擢管軍千戶父

鑑毋某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墓生丈夫子二曰華曰蓮孫男五曰文常曰文煥曰文炫曰文煇君歿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震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殷比干之銅槃漢梓潼之甎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植表於隧矣人子不死其親者將如是乎在余惡能辭有若君之行義脩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饗善導民者誠有裨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進可乎嗚呼麟之振振既淑且仁卒以羙夫身綏綏者罷曰肆其威監人之髓而剥人之膚其相去亦不遠而嗚呼有崔者岡林樾欝蒼惟君之所藏千載之下幸毋壞傷是爲表

題趙模千文後

左右內率府録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勅臨摹蘭亭逮今猶

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蔵者神采尤沈著不露可寶也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退與仲華磐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厭去公薨世大變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　真人起臨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昶者来叙世契問之實仲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作士中人五年矣爲太息者久之昶舜從予入史局幾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涕泣請銘仲華名標仲華字也自幼嶷然有立出與群童敖步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達韙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能父兄素儒懦疆畎爲豪右蕪并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是益敦仁厚行貸而貸泉者不責其息稍弗能庚券示之或有忿鬬者赴愬于門仲華聽已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遑甘寢及沒不襚棺窆之費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懽心仲華曲承其意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難近者且復諫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其月某日葬於崇德鄉平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稷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記曾大父墀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溥妣喻氏仲華配室

傳氏生子三璨琥贊文一適閥閱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使君仲華閑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爲聲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爲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廉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脫脫乎無涯有鼏者山有洌斯泉靈氣之鬱芊體睨斯安繼以永年

崆峒雪樵賦 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贛之空同山陽學贍而文雄睿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空同雪樵自號其旨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間請瀟賦其事雕虫篆刻之學老且亡去罷俛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顰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旂繽其蕩空兮揩顥氣之猗綏童貢挾以北流兮盍土脉之滋腴穴遥通於龍翕兮勢蜿亘於麝狐信地維之奥宅兮爲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鷺羽人黃唐舟士闢玉爲房鑄金成泰仰帝青以布惟撥赤霞而啓笥悼下土之塋獨凌剔風以逕度惟彭城之仙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兮意翻翻而遐舉裘剪鹿胏之花覆約芝田之藥巾割湘雲之枝鑿點彩鷸之尾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羹踰洞真之石扉借脩月之寶斧期緤笙之下臨兮庭綠文之可嗳于時玄冬屆朔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鳥畫翰斧六花之聚白合濱滓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大素之神苞奪人目睛兮若流汞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地兮如爛銀炫燿於霜皐瓊林玉樹疊頴聯柯條頓亡於春綠蕪巧綴於晴梢乃陟瑳磴乃依氷檝膚中寒而生鱗指墮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采方長不折

玉眉隨聲而輒墮霜蓼倚雲而初積束以九真之赤藤附以
千年之苓皖既消捶而味歸忘蕉鹿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
兮太濛之野萬樹瓏玲兮王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霓旌而
俱下於是築石竈繙金經養神火煉黃寧汞生水虎之窟鉛
出火龍之窩液承太乙之珠機運元華之精憑添抽之卦券
植蔪鄂之冊城逮伐毛而洗髓致陰爍而陽凝種芝於瓊玉
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鵷鷺於王庭白簡
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九夏之生氷定棄風而來
歸兮將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遽真凡之異程至若
西隣之子沈酣羶葷屏龜香曙笙火花春葆階舞楚銀館歌
秦黃塵迷南華之夢斡疑嗤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遺豔厭炮
霞之近醇尚父鈞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
勛齊出處於一塗冥變志於屈伸世繽紛兮靡以新蠭代新
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霖兮曾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爲胡蘇
兮依華榱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
之逸響兮寄綠綺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爲
使陟崇巇止皓毳迴颿敷天葩止虛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
義戕龍鉏鳴止鵝膏匪施痂弗形止剪彼薪樗扶松栢止養
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遡風屹立思盈盈止

禄命辨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採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充造其閫奥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

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氣浸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皆紫之士為又作羅計二曜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辰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矣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以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其宿則吉歷某宮則凶循或可言也該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絶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

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柰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詳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入州郡疆次毫釐無差惑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尊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皆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庳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長短而貴賤貧壽夭亦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踰道而循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備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曰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授縲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之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世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絶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又有四目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璹 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絶相類豈璹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尾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爲顯仁帝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尚可獲之耶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旋之玉京宮記以爲陳惟正李漢黃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翠岩龔聖予則又以爲宗室璡豈或別有所考耶吳郡張天雨讀 爲喧爲曜者非當以釋文鄰字爲是俞希魯辨叨作叩亦大佳而釋文則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戛戛乎難知哉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溺則音奴弔翻釋文今借休爲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考禮之冗未暇及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名周興嗣

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溥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鹹河淡等字人謂爲董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之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邪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贅也

玉兔泉聯句引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入酉予與仲子璲過張錄事孟無於成均東燭對坐孟無方命侍史汲玉兔泉瀹茗俄熊參軍韙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輒抵掌咲譁呂太常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既啜茗已孟無出新造玉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闘險據勝關關弗能休至二韻詩成各擁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凄迷載塗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朝　天矣明日孟無將屬璲作小楷繫詩於銘左徵予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花其回旋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情味詩酒歡然而一咲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太半獨予父子與孟無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簪而歸支九節訪孟無白石山房遡咏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之閱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無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頴劉君字子高予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

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瀹兎奔兆奇徵井渫發新鼎自
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綠孟燕儲精本從金生色絶勝玉子諒
霜毛蘸寒飲雪毳翻夜浴崧釀洌補酒經沐丹驗仙籙仲善
杵舂蟾宮棄珠噴鱣堂觸瑣孕月生陰精觀天漏睛旭瀹氷
澄毛骨竪鑑澈須眉燭鼎銚名徒自奇檜行穢難贖孟燕錐
涿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諒引滿瓶未羸探幽綆頻續崧流
璧滲銀床出實濺瓊粟仲善醉沃目暈花凍汲指連傢瑣濡
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瀹光沉天上睨祥啓地中蠲鼎橘辭
挹餘清盥薦脩嘉告子諒剞刺非二師池移豈身毒孟燕燕
支慌瑽陳塩鹵鄙富蜀崧不動疑窪雪頻搔咲風蠶仲善天
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束瑣劇噤覺瘳康曝是想彳亍瀹儼沸
虎爪跑斝吸須臂曰鼐潔士濯冠纓渴卒卸刀觸子諒精當
印君降液或井宿督孟燕誰知鍾宿分脉與伊洛屬崧錫名
爾固嘉戰句吾何苟仲善聯將指鼐比疾勝擊鉢促瑣驚風

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咏聊可錄瀹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殽殽
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支海如是
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寂深者唯金華
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瀹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
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瀹既爲位
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請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
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
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承休生嵓五季時錢氏有國嵓仕至丞相
自譜爲浙院嵓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
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
高祖文振曾祖文脩以善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
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

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
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踰百十家大夫
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粥鹿馬以益裝
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顧
不多於良馬郛舟爲裝橈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
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
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
鵙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
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爲食不
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
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
桐原墓族屬有爵墓者植竹節於前節發孽芽枝葉欝如也
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
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
將薦之又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
劇皆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杭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淋衣襟
閒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
郎君悉心徹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
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
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脩纂禮
樂書頒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
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
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援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
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旦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
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
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
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

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
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
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
天閣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鐵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
蘐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鄭忠節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閣
祈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
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
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
彝雲靁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
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騷閎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
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枚贊願交
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叩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故崖鎖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蒼冲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
時驟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

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
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
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嘗酒酣耳熱呼
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
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丞罵曰昔張籍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
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
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簿
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
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客亦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
度無以償遁君書收券君咲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隣所竊
其僮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鴈為君文以冒
受金繪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
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

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壞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融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憀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籍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遒綿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瀛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此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空青此結英揚靈潰于成此獨騎麒麟傷遺經此衆鉞是非嚴天刑此孰軋以摧勢相傾此瀣發厥辭益崇欿此芳潤內洽光精外刑此離方遯圓班部自寧此流霆下舂百里震驚此鸞鶩鳥瀾天機呈此鐵甲琱戈百萬齊征此茗翹顙豎媚韶榮此籠絡萬象籥三靈此彈壓物怪書一枝哀鳴此九華丈人召還榮清此白鹿夾轂五霞軒此迴風翛翛雲繩繩此天人殊軌誰強攖此絳府雖樂毋淪洞冥此一盡乎歸來迈故庭此

元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與懿然篤厚人也自成童時輒知孝敬日趨大父毋父毋側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年既長益推錫類之仁九族有弗振者時卹其匱乏復懼

族遠情踈築堂南山麓爲序拜旅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惇愛廣順之道有所賴焉然不是以爲足寒食十月朔汎掃先世諸塋必歷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某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如連珠已而泣曰吾髮種種矣苟不言爾等當不知土中爲何人慎識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危坐終日不妄動即動是跡亦有恒度撫世酬物一以誠有犯之者任其轇轕兩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人愈愛慕之雖傲腆亦從化俯首趨功驩欣如也及歿不問賢不肖皆歎恍悼惜有至淚下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稱之曰長者長者云府君之裔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曾大父維大父夔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窆于縣西通化鄉施禮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脩前卒竟合窆焉子三坦泰祐女三石某朱某樓鉄其婿也孫五珪福驥某某曾孫五

某某昔漢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咸自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柰何士習不古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君之藩垣哉是可嘆已坦等遺從孫太常丞丁徵瀛勒銘墓門瀛聞至正初宗藩賢王有奇府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辭不赴今故不以爲稱而題之曰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溫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伉其門以壽其子孫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泰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傳裔至名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淬德砥行張甚及其歿也其子崧既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憲遺善弗暴顯于世徵瀛文表諸隧府君器局方凝幼與黃兒游泳挺挺如野

鶴在鷄群讓弗敢與齒長隷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
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
正襟危坐從明迄曛不少慫厭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
及見義事輒奮迅扞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卹厥父
病痺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衾枕至
蟣蝨在中褌間族屬塋域為勢家所攘俗杻堪輿家書謂地
氣旺賤貴人多發故塚以瘞新魄府君彈指曰殺者或有知
肯瞑目九泉下乎即鉤索訟復之歲甲午厲鬼為人痾宗姓
有一門垂絶尚遺三孽孤家遂陵夷閭師利之輒誘以為奴
府君抱之長慟巫走白縣大夫大夫曰鍔之族嘗列爵王朝矣今
嗣人多故無闔廬以蔽雨風無蓋服以適口體棲棲馬遑遑
焉服為人奴鍔久病焉夫威以戢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惸惟
我二三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戢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惸仁也
三者具舉為邦之道也為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盱隷苟不

徽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翮欲飛青實無乃不可乎言畢潸
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逮閭師問狀勒歸府君府君食
飲之而為結其昏姻宗譜將隧軼疎親無辨府君重輯之先
代誥命遺文之屬單牘片削皆謄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録襲
藏不翅拱璧出入恒挾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
授童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廬舍災烈風驅火趨之若
驚蛇鍾猶弗之寤府君弗念私橐之焚擊門大呼而出之甫
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馭家有
政内外肅若喪厥二者悉據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
旦嬰疾人請斬牲以享鬼神府君咲曰吾幸無愧德鬼能加
害我乎力麾使去疾尋愈其為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
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世系本出自長沙遷金陵唐天
成間復徙廬陵之泰和以儒與仕籍著喻三十人曾祖震精
於詞賦宋季待補國子未及官而卒祖鎰能繼待補君業較

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度在元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薦
爲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爲給付身當時以爲異數毋郭
氏府君娶蕭氏繼郭氏蕭氏生丈夫子三麓楚堃皆明一經楚
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崧仕爲職方郎中孫男四鼎鮮
舉平原鼎與解已卒女五其某其某其婿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
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權曆故盧園中次改
掘樹林次藏仙槎鄉姆坑之雙山合其年月日也所著書有
中鵠汲清二集合若干卷云瀘閩之先王盛世宗法建而本
支著氏族嚴而孝敬興大分宣昭上覆下承迨及後世人僞
沸騰而圖譜有局即令史有職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
不復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徒有形君子之哀矜有羙府君
行粹學精念一氣之攸分實同出於天紘鼈疆圍以歸墓兆
急赴恩以扳孤惸凡家牒之蕪輯遺編之分纂奚翅寶結綠
而愛青萍蓋文獻之宗簪紱相仍故濟德流祉不待教而遹

成是宜壤樹內列辭章外旌庶幾垂後賢之憲則昭千古之
休聲也哉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余司業成均時王允中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允中神凝
而志恬頗使人愛之閱二年允中服厭冠躡苞屨手執太常
丞張君所爲狀泣拜于庭曰允中不天先子壽僅五十又七
以洪武三年六月三日卒于家卜以是年九月某日窆于江
寧縣鳳臺西鄉石子岡之原而懸棺之石猶未勒辭允中夙
夜祗懇若將殞于深淵竊見士大夫鄉公莫不得先生文以
爲榮今緣洒掃師門之故竊有所請倘蒙畀矜之先子雖歿
猶不歿也予怜其志退而閱狀允中之父諱友直字仲和其
先嘗仕于宋南度初自開封徙溧水之崇賢鄉以貲雄于里
中自時厥後族屬日益衆殆百家有諱某者復遷建康城
中仲和之父也仲和善治生不動聲色能使其家浸豐且莫

窺有爲之跡聞名薦紳至必具簟豆葅醢長跪獻酒漿執禮恭甚人疑之則曰養子弗訓是禽犢之也吾所以敬士者其將使儀刑則倣之乎於是允中亦知父意鑽研經義唯恐流於瘝怠仲和且朝夕程督觀其業稍進則喜見面顏仲和善煉永爲朱太師李韓公聞之奏除雜造局副使階將仕佐郎在官二載乃終嗟夫世之人昌嘗不念孫子哉務廢舉以殖貨利走權勢以媒祿秩待以劉衮其醇熙顛躋乎險阻有至於老死而無悔者仲和則使涵濡仁義爲善人君子之事苟謂之賢乎非邪記有之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仲和蓋近之矣仲和娶鄧氏生四子長執中次則允中次用中次時中一女其婿曰某銘曰

人爲聲張張我獨守其常人爲利穰穰我且番而勿傷有子而良當教之義方佩申椒兮玄囊集夫容兮爲裳彼崔者岡松桂蒼蒼百世之下人知其爲仲和甫之藏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蔓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瀟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予與爲人東剛而守教葆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履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違拂乎恒性所謂蠟其言桅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駑駘恨劣逸驥

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畔滅裂而報若瀛之進十退尺者豈不爲甚媿者焉子與不我鄙夷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椎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閫奥矣他日按簪東還尚迂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故秦毋夫人金氏墓志銘有序

監察御史秦君文綱再拜而請曰惟墓之有銘尚矣莫原其所始所可見者殷比干之銅槃篆文漢光武時梓潼亷君之墓甎大槩以久託體覘爲祝毋夫人之歿于今三十又五年矣玄室之刻既愆于前懸繀之碑幸具又不勒其淑範於後揆諸古義有或爽焉輒自造辟行一通件繫而鱗次之願吾子爲之銘瀛不敢固辭謹按狀夫人姓金氏諱某字妙清繇之嘉定人父某妣某氏夫人幼而孤朝夔莫塩時有不給即能惕厲安於紡績緝紝之事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不敢自暇自逸日處閫內人未嘗識其面久之族媚媪御無不合辭稱其賢同里秦府君某游學燕都還擇配未就聞夫人之爲請具六禮焉府君遂贅女氏夫人主饋非精鑿弗御烝嘗實燕悉中條序一言一行皆思曩于矩度無違越者生丈夫子四長即文綱次某某某女子二適某某孫某女某合若干人重紀至元已卯四月庚戌以疾卒家壽年僅四十三夫人存時諸子絶幼唯文綱稍長力使從名薦紳游且曰是子也良吾將期其名遂而身立爾及文綱以文學奮揚于時致位清顯而夫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往往因其子賢而名彰聞有若夫人素行固嘉人何由知之今因文綱有立大夫士咸相謂曰是良御史者何人之子也其父毋

之賢有以訓成之乎於是夫人之譽洋洋乎盈耳矣文綱以
道事　君益竭其忠告之誠爵祿當益崇高他時鸞誥
載頒貴及泉壤夫人之名愈足以不朽矣夫人之墓在縣之
某鄉某山之原塋以某年月日蓋與府君同兆域云銘曰
承天矩兮循純熙和惠其秉兮有侶其儀積衍柔嘉兮女中
之師熊膽和丸兮勵其令兒爰冠朱衣兮符我素期宜福其
榮兮闔胡悴之墓木欝森兮涼颸凄其名在弗磨兮墓門有
碑

銅雀瓦研銘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彰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
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黝蓋真物云太史
金華宋濂為造銘曰

埏埴成胎資氣毋炎火一爍貞且壽禁雨迴風着勳久何扵
舞榭塵爾踈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賛觚翰列左右虹光夜半

上衝斗龍圖龜文首文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
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肄業　禁庭
鑾輿時幸而勑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
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　帝訓甚懼弗稱願聞
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
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
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
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
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夫
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先踶之爾生之往也取
施斤鋸而後成堪盧梓人雖知良才必
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

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適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爭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籍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生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矧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弟其

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況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奥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慈憫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曆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爲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

塗炭而祇席之既臨 宸御滯將行事

上致齋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爲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

觀之 天顏怡懌遂勑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

上命兩黃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

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涵ㇾ弗遺

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能遠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賜而歸裝潢成卷將留鎮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下詔書護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 上令俯和文康尚宜歌所以推奬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勒諸堅珉導宣 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于稽首而題其後云

劉彥昺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彥昺游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彥昺既別去閩於士友餞行卷軸覽其歌吟往ヒ皆堪傳誦復益奇之後十年重會奉淮上亟問近什何如彥昺解橐中得十餘篇余讀已大驚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緼籍脫落不露塵土何其類岑嘉州歟佩風ヒ乎仙游英ヒ乎霞李又

何其善學李供奉歟蓋彥昺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摹擬輒髣髴似之予今猶舉其既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長鄉公謂必歷諳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真然後能自成一家彥昺之學正與予同自媿跛鱉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昺何以能致於斯也頗聞其先人次梧翁乃月湾吳公之高第善爲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禮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絶於人者不然彥昺之詩何爲膾炙人口而弗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予耄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姑撫昔奇彥昺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彥昺名炳鄱陽人金華山人宋濂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咨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侇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笏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

偉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墀下　帝呼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臣同捧出厩裝黃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替蓋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帝前者十又五年當　帝爲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裒裒千餘言仰見　天光昭回莞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數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騭陽明下被禽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變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十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泛濫諸書豈直賢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

口征役之蠹無所不詰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自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叚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湯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瀟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澈于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魯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寺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詔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奇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

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龐蔚炳朗敻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嘗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窺至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合里諸豪集建兇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推牛釀酒開陳逢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

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替決部召補首鐏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與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若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王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来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来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燇爾令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燇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慝故託脩貢以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群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魯作耶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

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帝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潭果欽祖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致故居丁酉始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葵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入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衰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枚淚經紀喪事三年間葵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惸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伏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卿闈有司賓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

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屬文不喜留稾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稾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稾嘗當公俯元史時濂實爲摠裁又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寂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瞿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搦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墊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

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纆人文昭宣萬類斯甄
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技分葉敷散爲千
塗混其精神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
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曜天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衮褒鉞誅寓於策書輿論
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帝猷
上窺敭周功在刪脩兮所積之訏深開陽闔陰兮正
笏垂紳其色閶閶邦之老臣兮媚學曒曒其中抅然何翅霄
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星
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故民匝提舉司知事許其氏而進其名者宦游于外
濂在詞林時聞有衣冠之胄許府君墓志銘
不勝其思親之情春華之朝秋月之夕恒至於瞻望隕涕鄉
友王內翰徵瀘爲辭以少慰其深衷後四年與進會南京進
乃言曰昔者思吾父而不獲見吾父固無恙也而中心猶怦
怦然今父則逝矣憂欲相從於泉壤恐垂以死傷生之訓輒
苟存視息以迄于今然則何以自靖其心哉惟墓門有石可
以鐫遺行而敷休聲夫子嘗厚我矣敢緣此故稽顙再拜以
請頒夫子終惠之謹按歐陽時中所爲狀府君諱嗣宗字原
仲姓許氏其先洛陽人有諱叔向者仕唐爲其州刺史生安
福令徽徙值黃巢亂棄官歸表之萍鄉萍鄉之有許氏自此
始安福生二子曰宗曰載皆多孫子宋時以文學自奮爲郡
係屬及脉令長者前後相望家牒燬于兵咸無所徵曾祖其
祖季謙某年進士某官父斗祐府君生有異質嗜學弗倦取
六經百氏晝夜探其精微已而嘆曰爲學貴行不行而能言
雖如簇錦將何施邪益轉心家政旁及樹藝之事久之皆若
產超於前人遂以事親訓子姓爲務家西百餘步斸土爲臺

引清流達之奇葩叢篁環列於左右襍英凉翠蓋薈然云府君建聚景樓其間翼以衆芳俯清天心水面諸亭幽靜軒敞一塵弗侵府君奉板輿游其中俾童冠者隨薦紳家嬬孺群書孳孳弗之解稍有餘暇輒集賓朋雅歌於壺以自樂府君曰可則可矣苟不以禮自治何以示悠久乃稽諸子冠婚喪祭之禮肄習而行復擇並舍常稔之田五十畮焚其貨劑永收其入以供四時祀事州里之間有凶喪單窶弗自支者且振而給之大司徒歐陽文公當世大儒也義府君之爲人結爲交友嘗寄詩以寓其意至正初當路薦爲唐州等處民匜提舉司知事命書既下州人士具壺觴以爲壽府君笑曰吾秋髮種種矣尚何情落窅轍弋辞弗赴壬辰之亂吳楚之兵日格鬬弗休唯萍鄉受禍最酷父子相枕籍而死鄉無完家府君能先事而避轉徙餘三十所一門能獨安存不異俘平時及天下大定府君退隱雙清精舍林壑秀美目斷無

来人府君拄頰看雲縹緲輪囷卷舒自如悠然有會心處則與高人勝士酣歌互咎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已而遘微痾却藥不之御氣息奄奄猶力疾命諸子曰而等當以忠厚繼其家言訖而逝時洪武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壽年七十有七娶彭夫人生四男子庭蘭庭秀庭桂庭春庭蘭蚤世庭桂今更名進即廡所爲賦思親辞者入　國朝用上官薦擢廣信府知事階将仕即請寛賦以恤民脩學以化俗人懷之孫男五人觀恂惠憧惺越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府君於縣之名教里三峯山下惟府君之讀書不眩其文而食其實故以之治家則大穰以之奉親則悦而愉以之勵子姓則飭以脩以之辟地則能去危而就安何莫非推其所學也視彼膠固童句資爲絺繪之辭以譁世者有間矣銘曰

生禮以悼其薄有家之穰穰有聞之童童有子之鏘鏘維士我心之匪忺我将還其樸智以全其我經我舍我已食其腴我心則休

也良而其行也又方采掇其美

黃瑄字辭

宣之爲文上從[redacted]而下從二後田乃取風田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爲布爲綏爲明爲徧不一而之若加之以玉則又爲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諧聲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中之寀貴者歟先師黃文獻公之嫡孫名瑄瀟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間貴者爲玉賤者爲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璠璵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曷益之以磬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矣復局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嗚呼文獻公藏器于身出而薦諸郊廟非特器而已也有如辟羡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瀟老門人也

故於瑄不敢褻而敢箴系之以誦曰璧大爲瑄孕諸石乎尹夜氣吐秋皎薦郊眞廟神鬼格其儀夐出犧與帛媲義配名到幽賾爾性爾繕靡朝夕予言服膺宜無斁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相傳以爲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儒嶺有歡溪然世遠宗堙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乎先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注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乎先裹良劑日巡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搏土肖像以爲壽者以子貴累贈宣教郎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子用薦者爲鄉郡學官遂以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爲純薦君子出言制行能使人慕豔不置閥閱家基蔡氏伯仲爭以門資叙爵幾至破家方子片言喻之輒頓首謝過以官讓其兄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

貲裝甚豐成子夜讀書隱几而卧施戲泚筆塗其面及覺大
怒曰合巹未旬日乃敢爾邪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
旦斥出之再配楊氏無子抱方子之子育之乳因有湩方子
孫王文字温夫咸淳甲戌武舉第一人授秉義郎殿前司同
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申欲殺之温夫抱父頸而
號曰寧殺我寧殺我無害吾父温夫被創而免因以跛廢初
温夫議娶應氏已納采忽折其脛衆勸之改圖温夫不聽曰
言猶在耳焉敢背之彼體雖虧而行未嘗虧何傷乎應後得
婦道甚爲一宗之師從兄真翁死以孤子託之温夫受經納
配不翅已出者温夫子鎔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
就人目爲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毋葉氏與其毋
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鎬早世諸孤呱呱
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
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太合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庶

旬則一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凡遇疾
疢死喪輒遑遑往視慶弗舒且暮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
人取以爲法焉家畜二貓皆孕一既産出爲人所縶未産者
往乳之及其歸也同一窩而哺子人以爲和氣之應鄉井服
可範之化苟有赴愬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悦服而去
里有陽歸堰溉田萬畝當農功將興可範必繕築以利民粮
書之脩閭師並緣爲姦利可範覆畝而歛其實鄉鄰德之可
範性端恪子性有不善面折不怒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
懸燈書其言行于籍不可書則不爲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
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直軒吳
直翁愷堂鄭景温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故其
鄉邦之間金春而玉應宫奏而商宣所以咸有士君子之操
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嘉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固可傳
諸不朽其或聞之父老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

石樓縣令碩乃件繫之請予爲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罔不欲譽已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反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馬奉議大夫國子司業金華宋濂譔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文潛容人也以儀曹屬時詔爲司隸然其爲人秀韻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盛德事殊非所以自稱盍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之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弩牙既幹鈞石隨或黑或白迺異岐君子防之樹城陴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壓尚慎褊哉無殆而

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起居注浦君與予爲同朝友自序其世系及定姓之因請予文以勒諸碑予讀已嘆曰是不亦君子之道歟浦君西城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時遷幽之宛平生中順大夫同知溫州路捻管府事道吾道吾字善祐因宦于杭復居錢塘拱衛鄉生六子曰沙的曰黑黑曰福州鎮事司達魯花赤泰住丁曰六十曰剌哲曰馬思謨黑黑生二子曰江浙行省宣使羅里曰賽魯丁六十生一子曰木八剌贊於女氏復遷於永嘉能務廢舉之術家饒於貲剌哲生三子曰道剌沙曰溥博即浦君其字爲仲淵曰忻都馬思謨生三子曰哈山唯是再世多已物故唯木八剌父子及浦君存浦君性頴悟父與其母聶夫人訓之尤篤去從名師傳通詩毛氏箋而折衷以朱呂之傳發爲文辭其光燁然也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辟教諭德清轉嘉興遂占籍嘉興卜魏

塘鎮居馬洪武辛亥郡府貢至南京試藝銓曹又中高選授
侍儀使再轉令官生四子曰顯曰珩曰瑾曰蕭山沙氏
出也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為號蓋其族滋
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居中夏聲名文物之區者
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
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為姓使世世子
孫不敢有所改易其深長之思可謂切矣昔者代北群英隨
北魏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為單辭而其
他遵用夏法若叱丘之為鮑羽真之為高若又
不可一二數也雖然豈特是哉中夏亦有之周卿是樊仲皮
之後則以皮為氏吳丘壽夢之後則以壽為氏孼疇之後則
以疇為氏豈非以名為氏猶可也有生李下
而指李為姓者有聞伐木作所聲而以所為姓者有育于能
言而以語兒為姓者有官高年耄棄車出入省中子孫則以

車為氏者雖更僕有所不能盡此無他於里無所悖於事有
所據先王制禮亦未嘗不與之也今浦君之為上符古義下
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
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嗚呼若浦君者不
亦君子之道歟子既詳論定姓之因而并述其世系相傳次
第使刻焉初中順公南征有功授武畧將軍大都都鎮撫前
至元末論事忤丞相出為衢州判官已而換文資任杭州治
中階奉訓大夫民皆安其政後以前官致其事卒葬杭城靈
芝寺左聚景園中而刺哲君祔焉刺哲君後遷方家谷陳寺
山之陽浦君以圖譜久喪唯恐其事泯泯請附書于末使後

齋有所考云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氏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
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彥聲者有德於鄉又能與六務

觀父子游而其諸孫黼東萊呂成公第子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駕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曹試經義合格署通判于漳州將上以堂記屬子子頗聞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簪纓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諜不通非其族也嘗搆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鳩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于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于始搆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僂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舟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刲羊剌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坐客擊案爲節而歌之曰有嶠者堂高明之居蔚蔚紆紆曲榱而交疏惟德之符寖數懸應不爽乎錙銖繼有賡之者曰新居其遷弗祿其運族姓其聯演迤而芊緜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曰取書中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根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悅名堂之義嘗録之来當来文也駕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占者之云蓋出於機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繽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笥近亦力排而深絶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王

卽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遘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閑曹泠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峩亦未易叫閽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詔度宏偉昂然有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尉薦之者浮沉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已任會海內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歉然每以爲未足及 天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

上嘉其有文武才略可以經遠方也擢爲廣東兵馬鈐轄公之治兵也以訓練爲先務以威信爲本原以撫摩爲急務以節制爲大綱以賞罰爲要領以號令爲樞機以紀律爲準的以謀略爲指南以勇敢爲前驅以嚴整爲後殿以和輯爲左右翼以堅壁爲中堅以斥候爲耳目以間諜爲爪牙以營陣爲藩籬以器械爲爵弁以糧餉爲衣食以醫藥爲司命以賞罰爲賢愚之分以號令爲進退之節以紀律爲勝敗之機以謀略爲成功之本以勇敢爲取勝之資以嚴整爲不敗之地以和輯爲不解之援以堅壁爲不動之山以斥候爲不測之淵以間諜爲不知之術以營陣爲不虞之備以器械爲不可缺之具以糧餉爲不可乏之物以醫藥爲不可無之人以上凡二十一事公之治兵也其大綱要領樞機準的指南前驅後殿左右翼中堅耳目爪牙藩籬爵弁衣食司命賢愚之分進退之節勝敗之機成功之本取勝之資不敗之地不解之援不動之山不測之淵不知之術不虞之備不可缺之具不可乏之物不可無之人

勗哉

處州教授吳君妻立氏孟貞墓銘

孟貞出陽穀立氏世爲名冑有諱某者能挽強命中夜樹火二百步矢一發應弦火滅元至元中從襄陵公唆都帥師平宋辟爲征南元帥府奏差積勞行陣間例可得一官辭遂留居括蒼娶錢塘逯氏生一女即孟貞復以貞爲名始成童輒哭父佐諸兄奉母盡孝以劉向列女傳自隨指貞行者曰期無娓此可矣性恬靜不樂侈靡粉黛綺紈之屬悉斥去唯節序稍一御焉同縣吳君世昌字伯京年始加布以明經領江浙行中書文解閭右族爭以女歸之不聽聞孟貞爲人乃委禽焉既歸奉尊章和先後一周旋矩矱中無踰節者六親交譽之伯京女兄行有期冠服什器或闕孟貞挈已所有者爲助尊章春秋高內政悉孟貞所治同爨三百指洪纖之費皆入念慮間不後不陋咸安之伯京爲寧海校官孟貞侍姑往而舅留于家寧海多鮭蛙之屬味頗甘脆孟貞先寄而後奉姑及歿哀傷骨立幾至滅性孟貞視已子與群從中親之子同日聚家塾中執經諷咏羞服如一人不能辨其親疎至正丙申歲大儉斗米或至錢千道殣相望孟貞縮食以振族姻人尤以爲難壬寅兵游起孟貞避地青田徙少微山中語及兵革每驚怖已而深入周阬林樾翁茂目斷無来人孟貞恒鬱鬱不樂矯首思西歸得疾不起至正甲辰七月十又五日也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旋葬南明山年五十七生二子長公顓字從善今以字行次公顯孫男二維綸女四緑緣繪綉綉先卒孟貞質直無僞不妄言咲人有過嘗怒詰之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故僕媵亦無怨者晚唯喜讀易蔦於教子懸燈而坐不至夜分不休伯京宋太常少卿安國之五世孫太常使金被向七年而不變節遯知衰州而終伯京以文學紹前人入我 國朝擢處州府儒學教授孟貞葬後之八年

當洪武辛亥徵善應州郡辟舉以尚書試蓽銓曹擢編脩翰林轉工部水部主事階承事郎從善久與予游乃以從弟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公達所爲狀徵予銘嗚呼孟貞雖讀書予知不敵於薦紳之家矣孟貞之制行反童童若此者其果何如哉其果何如哉銘曰

緊夫人有令姿斥綺紈攻書詩匪空文行必隨一周旋悉中規協宗姻如春熙施則均忘其私才有爲內政治兵禋興西東馳心瞀摧久弗舒竟觀化入於機南明山靈氣滋體魄寧悶于斯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魏夫人宋氏諱秀英世爲蒲圻饗纓家父諱某別號俊齋母某氏年及笄歸同縣魏君雲瑞奉尊章盡道中外多之君姑卒擗踊哭泣幾欲無生絶酒肉弗御者三載其母沒亦如之此夫人能孝也魏君族死齊安夫人瞻望弗及含涕遣家子

載柩還或曰屍涉江蛟龍必覆舟曷若焚骨而遵陸乎夫人曰焚屍之俗起羌胡亟夏無是也棄夫體烈焰中逆天軌甚馬弗聽尋扶櫬歸或又曰櫬幸歸矣然不宜入內陰陽家謂犯大殺違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君于外魂無知則已設有知能自安乎遠出擁入中堂朝夕哭奠賽弗支此夫人知禮也里有龔甲客豪族周一家勢鴟張甚龔語周曰魏君死子絶幼且懦家多良田園吾善效魏君書僞爲質劑示之無不得者周行其言夫人怒令家子辨於縣官久不直夫人揆魏君手書數通爲左驗周雖効魏君書終不近事因暴白此夫人有識也夫人寡居久家益向落恬然能自安嘗立諸子於庭誨之曰汝父已逝獨老身之存內難未已而外侮又至一婦人撐支幸得幾何汝兄弟苦學宜嘗熊膽九分陰是競庶幾有成若逐牧豬奴嬉戲則予望孤矣諸子因惴惴自脩此夫人善教也夫人既老諸子卓然有立構新廬以奉之

合飴弄孫熙熙然自寧君子謂爲苦節之耳至正庚寅十又
二月忽暈眩仆地已而起曰吾將不久於人世命舁棺至以
水實之恐其有滲漏也又命縣衣衾於楎施有余悉分之親
愛者除夕連飲椒觴談笑自如明日乃辛卯歲元旦夫人出
坐堂上子姓親戚各爲壽畢欣然曰我明日將逝不復與爾
輩獻酬矣爲我謝某甥等各強食自愛至期沐浴更衣端坐
如平時呼仲子謂曰吾年七十有六壽亦足矣雖死何憾語
畢而逝其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厝魏君墓左洧卜黄盖湖東
之某山以洪武某年月日遷葬焉夫人之子三人孟季皆夭
唯仲子觀顯任近自蘇州守擢參知四川行省政事尋以疏
爲劇郡詔還舊職孫男曾孫男皆濟濟滿庭其名皆見瀛所
撰魏君墓銘茲不書瀛聞死生之際最人之所難雖平日號
知道者未免顛倒而錯繆如夫人者乃能炯炯不亂於垂絶
之時非其所養之醇確所見之高明得臻爾邪宜其著於群

行有大異於人也嗚呼賢哉瀛也不敏與夫人之子觀游視
夫人猶母而又同出於子姓竟墓文之屬不於瀛是托將安之
乎瀛因采狀中所列序而銘之銘曰

伊夫人世簪纓秉純慤絶驕矜奉尊章竭敬誠協人紀則天
經夫君亡涕泗零犯長江揭舟旌蛟龍避波濤平寘樞車莫
兩楹遏羣訛聳衆聽孰鴟張作梟鳴侵吾疆蝕我坰辨質劑
白狂醒外難弭内教興允熊膺稽汗青成令胤佐明廷享脩
祐至高齡齊物我一死生忽坐亡遺遺形伊夫人衆德并勒
貞石敗休聲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内翰大樸出示羲之
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
之謂如蘭亭畏鮓尤為佳絶瀛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来求
墓文忽持此帖為贊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大

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感空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夐然不侔鄱陽劉彦炳最號精鑒法書曰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千巖禪師語録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湊會曾未幾何化羌墟為樓觀易空寂為金碧鍾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為能不用為用芳蘭生於幽谷而馨香遠聞蒼璧韞於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其弟子嗣詔嘗録其語鏤梓以傳予當獲觀之其敷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在普應之門蓋亦

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録者皆為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千餘里来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於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為然稽之古德其語存于今者多名縉紳為題辭不若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寄第予也非人惡足為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為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虚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為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閲三藏諸經連年不自休今又孜孜而為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悽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鑿鑿皆真實語有

鑒坡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蔣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為人天師故其德聲洋溢乎遠邇雖其身已歿而靈驗尤為著顯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蔣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詠之久如聞禪師謦欬之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予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為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龜乘羝覆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最可怖愕噓氣成塔諸狡獪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心如良畫師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觀此卷者頓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鑾坡後集　卷四百

小人有母旨窶不能存雖幸竊祿于　朝而烏鳥私情懸懸不能忘昨已請於廟堂陳其中情涕與淚俱下執政大臣憐其志予告一百日俾迎養於南京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一言乎夫成之為退思先生五葉孫先生實考亭夫子高第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懿不俟言也成之以茂才貢上銓曹擢為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覲天顏整肅乎鵷班峙立乎螭坳其寵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又奉板輿迎親而来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豔之亦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予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子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舊相見時若兩人焉此無他習與怠相仍氣隨世所移故也成之宜益自奮勵毋若予之所為則下不失家世之懿上無負國家之恩予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温之先儒卓然以學術名家或沈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

娶諸賢同其於醇疵得失之間多有可議予雖欲言雖更僕亦不能盡也尚容他日為成之發之成之名伯生薦賓好學有士行絕不同於流俗云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游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内弗靖奉二親遠寓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

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禄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而音問踈茲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康強素髮垂領而齒牙且連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厄竄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恒怦怦然頗聞申枏為物性熟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竄九畊而十耨之使其土疏

而壞鹵封為直疄瞵各有溝踰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六伯焉周為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盈盈綴于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鬯達於左右遂與子姓采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沽酒以為親驩班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我樹其寔纍纍只簿言掇之其香弗虧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亏樂亏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為之引滿頹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禄食遐想斯園寤寐不能忘子顧為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為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寖偷鷄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攔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為孝

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為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為之記

送璨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奥纂真乘則盪名相之麤跡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乘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苟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璨原師其名為德瑮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於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為海內僧伽所宗龍像之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惟一時緇為極盛璨原非惟稱其職無能近取

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旦將還東海之上與璞
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為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
辭曰世之學者夥矣溺文學者則局促經畬馳騁藝苑其流
必外騖而忘返泥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志踈曠其流必內
躁而失守所以皆倀倀他適不知正塗之從有若璞原其知
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着世間如環之無
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
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為人其知所自重者
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粗嘗校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
負誇多闘靡之病無袖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
銷竇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為漸門者
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
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岩壑名聞璞原嘗師事而
親炙之當以予言質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為璞原告也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
書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
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
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
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
進士之設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
皇明誕膺丕圖繼天出治陋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于我
烝民洪武辛亥秋八月海岱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
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粮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上親選兵部
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
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復妙柬在廷之臣庶慎而通文藝者
為受卷謄録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
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為之士

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欲徵科目以為身榮奈何有終身而
不霑一命者詒得之秋髮繽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
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
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
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酸之士一旦遭逢
盛際紆朱拖紫秉笏垂紳光顯尊榮照耀耳目此
皇恩之滂沛醲郁誠歷代之所無有為之士者動靜云為之
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飡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
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貪墨敗類喪名檢而隳風教者非
人也鄉闈小録成直書首簡用以為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
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雲中辭

黃岩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煒然以文名魯天
下紛擾輒被鐵衣操蛇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強命中飛初
弗信君設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轉然一發輒中
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　天兵取台州四方次
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
聖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解去
通判汴陽府剸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投刃而有餘地已
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
桃山焉羣峰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
如斕羅綿籠罩崖谷如翔如舞絶可愛玩有時下覆欄宇覺
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弟以
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為朋姑
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虛緲然
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徐其興
結而為祥鸞散而為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雞黮勃鬱焉
長驅雷電為之恍惚而幷霖注焉鳴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

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繁華者贈勺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為糧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来顧予言曰弼知誦子之文又矣盍為賦雲中辭乎聞君襟韻洒落得褒一歸于天故其顏四時無憂色其歸為雲中也亦宜為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薄之勢輪囷兮其歸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瀰兮雲之歸亥功浹浹兮遐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復離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瀰兮雲之歸亥功浹浹兮遐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題山房清思圖

書萱草蘭蕙竹石松梅為一卷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脩道先生云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跋佛頂托盞歌諸文後

穆庵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食為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尚恐留情末法乃一切悖之而唯嗜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盞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中道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苦脩行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趨覺門而使彌樓犍陀佛法再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録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已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槩勉人捨妄入真無乘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為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卷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亦望之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虞典史陶府君墓志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翥仲舉造集賢大學士滕國公保定張瑾公弁篆題孟府君之

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之所請其時則至正二十三年
漢生將南轅復求嶺北行省左丞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
太朴還中朝承旨翰林始為作烏累道繕謹寫就會南北道
絶附海舶至江南以歸漢生又一年漢生自江浙行省檢校
官陞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
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贈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
墓下復欲請仲舉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舉舊
撰宜人墳記聯為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
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為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
時為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為台之臨海尹陶氏一門父兄
子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往往知自奮如此宜牒之蟬聯此蓋
其權輿哉前史官金華宋濂題

茂承齋銘

閩人鄭子尚世惇書詩為良士其父周可君尤能以道自娛
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鼓髯奮爪儼若蛟龍
然嘗喟然嘆曰始者拱把爾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
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
乘風御氣游神於沖漠之墟而松固無恙寒光凉翠益翹然
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疑悵然其若思已而曰
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
春悴於秋各繫其逢唯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
時而恒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臾間斷其將常茂而益榮者
哉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已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鄉
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録趙伯庸来徵予銘銘曰
有松九九兮于彼郊坰来者既續兮往者始零衆悴苗實兮
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蘩其榮繼
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葩澤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骼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趯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寔蕃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来者遠矣句容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謙三傳至邦寧邦顯邦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應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開應熙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金壇稅務副使應麒次應麟應時應麒生四子遂遷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隣允達允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志頴志頴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昱知青陽縣自謙遠今十有二世析為三十四支而族屬之衆將數百人當科目之興也以五見其棟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劒佩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等倫人或造之但見其棟宇鱗次術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俎豆間竟迷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嘗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而歿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申屠椎官駟未幾又廢於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槩来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鄙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

之不見即今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憒憒於圖譜之脩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士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襲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蓋有知無不為云

曾侍郎像贊

匊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凌厲也則列仙之儒博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用群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典冀一代之憲圖豈非養德之腴造道之樞而為國之耆艾邦之耆龜者乎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北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溷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梁一盂苜蓿一盤既適而且安閒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塵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爭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其大無不并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旦暮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非東非西織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融水虎以之而生腴庶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於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適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

未也又思長生而度世縱子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偕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僵立無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巉屹有儒一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壇紫霞餌仙人兮駕采鸞七星為衣兮夫容為冠鈌笛一聲烟漫漫擷靈芝兮下空山歌已三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柰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疇趨事赴功多讓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贏糧而馳騖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儒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為不美矣其問學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

避嬉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皐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

九成行哉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雘黝昧若不能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案縣令丞暨尚義之士咸集于庭喟然嘆曰

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令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

帝意予先捐俸為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穹殿邃廊屢奉明禋靈星之門神道所繇其後為寢殿吳江葛德潤爾其葺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于前門吳江霤璇汝其脩之亭踊采芹下臨康衢来游来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等頗有意乎書詩尊經之閣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湢橋梁之屬茂率其承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為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于閣者當諭群儒使賦金俾里耆唐晟視其後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飲助而吳縣令曾輔驩然趨功役邑夫畚粘土繩繩而来事因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于十二月某甲子如暈斯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沉而潔清宏麗而靚窓一

還承平舊觀公卽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如堵墻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興之俱廢乎教授貢頴之既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于朝而建是學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卽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摘英搴華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共公名觀宇托山通周易為人疏達無礙滯如八牕玲瓏見義勇為雖千萬人不可遏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襢通判徐弼推官趙霖皆歸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為備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漉漉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氣中啓渙爛弗枚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官將將矜佩洋洋来翔来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襢雨蝕上漏旁穿矧丁鄽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叶撓搶斂駿奎壁吐芒曒我魏公来涖大邦屢形於言我敢迨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其暮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醫為岩巉民夐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弟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行

頻誤作頫

姓誤作性

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勤辭用昭無終

泰和劉氏先德録序

惟劉姓出自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事夏孔甲為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為豕韋氏又更為唐氏至周又更為杜氏杜氏生士蒍為士師因官命氏又更為士氏至晉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稽劉累之名別姓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劉氏蔓延于四方其在今廬陵者實出於發之後蓋發生倉倉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金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之泰和圖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徙西昌者殆與所聞異辭泰和之傳況與凡雅弟戎皆通文學雅生俊戎生光而絶況生嵓峯嵓峯生遜遜生瓟瓟生諒諒生自滋分為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丙戌至寶慶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擢進士第者八授經於庠序聲於州縣遐邇相傳以為盛事鄉邦之間推故家文獻者一則曰泰和劉氏二則曰泰和劉氏云況之七葉孫安尉宗回思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二世孫黃陂令宣復增脩之十六世孫支次表其世科次輯其遺文而名公鄉之為劉氏作者亦類辭焉通名曰先德録鍔之三子麓崧墀復旁搜曲採倘可入編中者悉謄附焉亦可謂不忘其先者矣崧與瀟為文辭交力以首簡請為序歐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命氏以来歷唐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所紀各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而不絶歟嗚呼此瀟因崧之請而重有嘅於斯言也士大夫輒舌彊不能下甚至王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遠於禽獸者幾希此無它詩書之澤弗加譜牒之修不謹不知玩惕

之弊遂至於此也有若劉氏愔守明訓集其承傳次第垂二十代支析派殊整比可觀非世濟其美而能然邪自時厥後苟引之而弗替雖至於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中利濟與輪家粟以給邊餉好先則折獄不阿人莫敢變或欲鑿庾嶺以通漕運復論罷之獬則憫饑泯輕隘法網而出諸死地令敵則辭迂吏白金數然弗之顧幼文則捐縣帑以紓長沙制帥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稱而獬及今敵寇同年進士胡中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為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取法瀟所深望者非持繼脩其譜圖而已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崧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名文解今入兵部為職方郎中階奉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當時人謂其能世其家云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

成文殊無所發越頗聞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蔚為時之名僧上人幸即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為謬則幸矣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舍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麤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戛戛乎其難矣為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燋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為之交馳疑網既祛星月為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善靈岩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葱蒨各

此頁誤剜在前
記載相

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徼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淄淄不返可勝嘆哉有如宗岩竺博心為道如孤雲野鶴弗為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為無人而不芳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於宗岩徼之也宗岩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宗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頗文通之叢沓無覊思之續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稱為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桂公徽瀛引其首大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內無外苟欲繪畫而贊咏之非愚則惑矣始書其槩以起讀者之信心云

故天台朱府君霞塢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件繫群事既有狀矣是以昭于人人又有玄堂之銘銘比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着甚哉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為之銘其二孫木柔猶以為未足復來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予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遠祖也殁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為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豐厚而敏慧自為童子時風岸孤騫昂然野鶴之在鷄群見者

莫不異之及將鄉校擯齋群經食芳而漱腴充然若有所得且曰古者爲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爲或慮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窮經不敢輕賓之若拙華摘豔鉢心劖腎於辭章間陋之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斁盡其孝奉舅姑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弟有恩及其孤捐館舍諸孤貧褻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葬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藏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曲盡人情不以貴富賤貧而爲薄厚疏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井降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爲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帶承侯顏色洪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藝鞠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纍纍然布柔條間府君熟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鞠誠吾良友吾殆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蒞善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賢行將剡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何爲哉達公亦不敢彊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爲仰不媿俯不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踰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隕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而遂卒時至正己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棠棨棟楫木棨即来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葬于縣東一里馬鬉山霞鳴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炬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

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爲頡頏有若府君之行乎浣漓祿乎醇熙一本乎真誠而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阡以爲耋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棊林海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棊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棊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太氏沿襲于唐唐初以紙帛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始易爲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夫盖大夫乃秦官取掌議論之義漢署太中大夫屢代因之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若中奉之階始置於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予游持誥来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剛則能實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畧據所見以告之同郡宋濂記

協晨中寥辭一首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號冲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冲虛此其圖之所以作蹶瀟竊觀之髯松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閃鑠無定禦寇方乘颸回旋龍裳鳳帶凌亂不可止遥見神山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景物遼夐令人情塵銷霄直超鴻濛間嗚呼仙人之畫豈絶矣蓋以媲真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神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知也瀟因造協晨中寥辭一篇真人或咏於淵精之區九都衆真當有彈八瓊太璈耒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以洞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徵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畧云辭闕曰

帝青洞真陽大殿恒鬱敷凝神燉上征行與灝氣俱飛輪入
溟涛九光開翠蓑腰佩白琥囊吻薦紫琳腴曲龍有丈人持
節下明都唆以八辰秘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臺大招許瓊
暉廓落黃演烝陽堂明梵樞開明戊已功玄契曲晨機羲娥
俯倒景流光駐熙夷靈集動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
同餐燕胎芝請授長生籙浩刼以為期

予老矣諸書皆忘去此卷雖久留齋中不克題就今日退
朝稍早逍遥禁林涼颸飄飄然吹衣神情爽朗有若憑虛
而行歌天上遂濡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中九轉功成
當與冲虛神游八極揾手一咲何翅三千年也

冲虛室銘

冲虛二言廼玄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徵也嗣天師張公取以
自號復名其齋居金華宋濂為掇其義而為之銘銘曰

惟其冲足以全玄黃之功惟其虛可以斡造化之樞蓋和以
盎於四體而空以涵夫中腴壹胎契乎自然曾弗奕於無為
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恍惚其有物竟
孰探其幾微彼專氣如伏雌抱一若嬰兒以大道之難言姑
假象而示斯神明之曺為世玄師約萬言之喉衿貫一理之
妙機瓊臺小史執筆受書掇三洞之隱文請揭之於座隅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廼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
以資日用其弟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寧遽持前六卷
售于錢塔禪師禪師傾衣盂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甫奉
求觀觀已潸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
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
為泥介舊交穆庵康公請補書其亡予既書已合爪言曰是
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
蓋將放如来之慧光破眾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繫

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尖不能犄金不能書一涉有為即
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
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偽行舊主正覺禪師院
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洪武癸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瑤芳樓記

瑤芳樓者常熟震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瑤芳者何古桐琴之
名子賢以重賄得之間一撫弄其聲寥寥然如出金石如聞
鸞鳳鳴如與仙人倘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
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駢之迎仙謂其泝遐情也其失也誕張
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韓建之齊雲謂其凌
高清也其失也俟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
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瑤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
清朗白月獨照神清遐冲邈出世外子賢棲冠鶴氅自函道

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又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
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爍有瑛矣五音繁會翛然而鳴矣
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豔質兮非華陽弄兮非奢
折秋聲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華宋濂
聞其事喟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為榮觀哉蓋
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斂以稔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隨
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況夫宮角之相參羽
徵之互奏禁其忿慾之邪宣必中節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
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
君子蓋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凡紛然而来前者皆吾性情
之發舒或懸崖邃壑或平野曠林雖非層構可以闔闢陽陰
而清風徐来萬籟皆動曲澗流泉復助之為聲勢五音泠然
愜心而溢耳太古融洩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
樓之上矣此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苟

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踰道則未也有若子賢
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瀛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絕
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人謂萬於士行而尤
孝其親云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癃塔碑銘有序

瀛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
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
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
請輒峻拒而不為獨於鋪敘悟緣評鷺梵行每若不敢後者
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
者瀛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
順字逆川温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脩白業既沒蓮華
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娶婁氏屢至哭子其情
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
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姜質
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
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
不喜剪髮脩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
於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脩淨觀俄
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圮師即協衆力葺之時年甫十八
君子固知其為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
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璿法師愛師俊朗挽其
為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
往而受其說衆推為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禾契所言復
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
執範為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
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
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

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蠢殼中邪拂袖而入師下旦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咲曰吾知其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厠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徃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遥見師喜曰我子今来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闖奥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寮擬

辭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鵶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鍾集四衆再行勘驗師咲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戲劇邪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荅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又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既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甕驛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為之主冬徒寖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居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豔師之為復以第

一座處師師翻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為大伽藍為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塑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為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絶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送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因戒其勿萌遁逃心即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為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為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遑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為絳院額賜師令號及金襴法衣師固不以為悦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為爐折竹以為箸意澹如也温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叅政初葺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莊其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燄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為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硐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縻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辦童穉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直解之辨童甚悦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蜜義尚不能相協今聞迸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載間殿堂廡如門廡森如藏庫燁如搏上以設諸像梵容稽

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
官與大毗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永也復毳東南二門通逵
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叁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
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坦墻縈紆其徑路而馬
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
無不為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舶塔寶月松峯諸寺兵燹
之餘莽為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獲
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為辭
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為什分辨於各刹表以題號一時畢
聚仍畫為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閒者亦更番而
進每以鐘鼓為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揔戎則無敗
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
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啓行未行先鳩工師
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敝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已出緇素

其光傅至宋熙兮愈亢厥宗叶子孫蟄蟄兮各闡化機要使
青蓮兮出於汙渠唯師之生兮孰兼頂輪豈伊應真兮憫世
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為德之華紺目一
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宝華樓閣兮彈指即
成示現世兮何經何營三菩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
設利青紅生死去来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塔
婆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乘者是則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乘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趍於
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為西竺
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
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
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
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

不攝能充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為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氷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悉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鏡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席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童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柵宗元所謂與場論語合者為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来詆訾予使人為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為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

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兮視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為尊若涉有情見兮雜糅成籠罩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兮徧照光陸離東瞰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僧佩圓光兮逆流踏波瀾玄符既夐拔兮何能滯塵寰戕戕天寶山兮鑄鐵為關扉奮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体露巍巍方知有為相兮不離無為宗彈指幻塔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耳露恒四灑兮餐之耳若飴木石被霑潤兮談玄分五時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昭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泠消爰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燭兮恩寵何便蕃卷舒每

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鄭仲涵墓志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蒲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甬踐塲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歎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来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禄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燖温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瀟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毋夫人病逾年仲涵深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鬻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毋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瞶疾治居父喪拊膺悲號絶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蚤夭三女僳僳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己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踈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理綦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斷春王

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来恕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強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跡絶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湯若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毉火温之仍解自衣纊裘為贈又葺禱於廟寡嫗困卧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竊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内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

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聵為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悃欵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聚睦然相悖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然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稾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于安得不哀乎初于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于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余者恒多時于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黄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

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子赴召摠脩元史與仲涵約曰
子非青年矣子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
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祕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
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
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冢
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
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枝淚而言乎
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
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勒
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
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魯祖德璋宋
青田尉祖文轔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寓生一子楷也以文
學稱女二一適呂堂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
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

月日葬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質珪璋兮綈繡文既姱麗兮又栗溫宜參雅樂兮獻明庭胡
淪巖穴兮鏟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饗彌章畏
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側兮鬱寒暄饑少微煌煌兮雲掩之
陰雲英英兮又不能霖何前古兮後何今思美人兮涕泗沾
襟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
奏　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曰為
之摠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閽太官進饍羞
其事甚嚴且祕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
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即成稟思得俊秀有文者通攷義

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 上可其奏
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
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
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對曰文獻公湛
昶之後曾祖也 上悅復見 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
有加焉未幾
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華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
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
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
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
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
在史館中 上曰瀛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
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藁賤
士一旦遭逢 盛際奎壁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為泥
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
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
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
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勗之哉昶尚勗
之哉昶字叔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
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居朝市也雖繁華之膠葛恬然視之而却有山
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清曠有餘往往嗤鄙為
不足而數興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彝性或固然歟
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歟有能特立而不為所移者殆

所謂盆盎中之古墨洗也湖府經歷葉君伯旼世居永嘉城中永嘉為海右名郡南引七閩東連二浙窒車士轍之所憩止蕃舶夷琛之所填委氣勢薰醑聲光淪浹人生其間孰不聞雞而興奔走於塵土冥氣勢中以求遂其尺寸之欲伯旼則不然結廬屋江之北茅檐竹扉僅蔽風日名之曰水北山居間與二三友携酒壺出由白鹿城登華蓋名山持盃浩歌聲振林木或攡短觴具笭簊垂綸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行吟夢艸堂上詩句不逼古人不欲休當其適意時乾坤空闊竟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往来也人皆曰賢哉吾伯旼高情逸韵皦皦霞外迹雖朝市而心實山林其近於古之君子哉然竊有疑焉使伯旼為布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庶幾可也今佐大府為元僚任七品之職聳四民之望亦云重矣而猶不忘乎山居無乃不可乎試以伯旼之意逆之官書叢脞不暇爬梳戴星出入猶以為不足其能索句於宋寞之濱乎上承乎府公下轄乎掾曹不敢抗之以為高不欲抑之以為卑慮宜詳矣其能鈞滄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真偽而莫之辨官事鞅掌而莫之集凝思入乎苦抄精析極乎毫厘其又能漱醪看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旼今咸無之而猶道之不置者將馮夢以見之邪或志之以示不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賤貧不能攝貴富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為名臣伯旼之賢所可稱道者蓋如是而已其視朝得簪笏暮厭雲泉者賢不肖果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為伯旼告焉當

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名一藝者必收占一才者必庸有如伯旼之江湖之念而益存魏闕之思俟它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水北山居岸巾而坐與三二友追叙平生舊游烹鮮酣觴徐容而賦詩尚未晚也贊禮郎張生子翊嘗從予游力與伯旼求記

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跡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君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懿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訴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予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蕪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驟然被山人服趨 輦轂之下同儕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 旨纂脩曰曆朝紳各薦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命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採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者闕畧悉補足為完文曰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詡相奪與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遇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文辛自晦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不孝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匕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匕與誣要皆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

年雖不受祿能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有何以
自效且春秋猶永高沈痾容有卻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
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有窺者瞠目不敢吐氣一
旦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迈日與猿鶴為友
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
月一日金華宋濂引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毅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
欺當四遠合座置罄聲撼屋君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
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夐絶人多嗜腴田設巧穽期必獲
焉君魯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徧耳子柰
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若賦斂繁苛械走氷雪中咤曰劉
君其智人也哉歲侵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
帥子姓踪跡于野遥見一家燈燭ヒ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
偵之盜方轟飲昧爽縛送于官盜爲衰止即欲盜斷舌相戒
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旣有子與無子同頑爲盡心焉君
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
藏券篋衍候子長召而觴之校數以還祖楑弗逮事父訓復
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咈其志君
之弟晉維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
焚券周急極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
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
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慊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
貫叔文宋慎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塋以癸丑
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
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予冢孫義當銘銘曰
熙一旦死矣吁其悲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覩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跡其廩碎已甚四足自膝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閎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足窺其髣髴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絶類而紈素幸完豈不尤爲珍玩也邪

題郭熙陰崖窖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盖得營丘李咸熙筆法其所作陰崖窖雪圖大陰霾霽而皓然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慄慄然起栗矣或者強指爲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韵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爲友每坐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爲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書鬬魚

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鬐鬣具鬣采兩頤有小黠如黛性矯悍善鬬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鬐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平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絃絶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負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予聞有血氣者必有爭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否歟抑實頑不靈而至於是歟哀哉然予所哀者豈獨魚也歟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

莊子某篇有獨
氣機合題陰
寒雪圖作衝
大誤俟查明再
改正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二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怒徂之狀石潟驟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祕閣者頗多唯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右趙魏公中年所書雖若散緩而神趣油然玄旨必索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方能知之凡夫肉眼要不足以識此也

跋德禪師所居詩後

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貶竄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卣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尚思謹秘而傳焉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爲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爲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較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祕府多見二子真跡故敢鑒定若此未知賞識之家以爲何如也若夫狄公奉奉存唐之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尚何言哉

右舡居詩十章唯菴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舡中居至大已酉泊儀真辛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咏舡居者頗多而廣録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唯菴亦有斯咏其始有所本歟然舡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舡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舡何處不可居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舡哉是將有不假迹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庵以為何如唯庵之詩托物為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推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為之書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救寧爰自 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曆以成 昭代之大典粤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午帝御東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内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内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為之摠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藏而繙閱之仰窺神機睿斷遠猶告戒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曆之成藏諸天府人有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盍如太宗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謨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摠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已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該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

法治忽所繫甚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勑天之誡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
肆惟
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亹亹弗勌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覆燾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訏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為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 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 纘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史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等上

進

大明律表

特進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彊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其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其沙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矣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

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漢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略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上天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複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自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皐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粱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狼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 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臣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 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合易書之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有血氣者莫不上承 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謹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日受 詔明年春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三條合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 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具官臣等上表

洪武七年 月 日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軌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
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
其名復宗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欝悒於
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宰不為一動心邪此予於廬
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
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
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
照耀州里起綰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
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
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
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為
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
號通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

其疾讀君指揷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慊也其父
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幽其齒後從宦東湖賢
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外涌而山出撫州判
官燕君其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二争以為問君歷階
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慙出奇
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
樂安憩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為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
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
青立與襜齊君奮起執之曰爾来矣爾来矣應時而滅黎明
視之並廨有豫章宮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
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
錦工嘗籍于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温公門温勢燄熏灼
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
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摇手相戒亦不

復出一語君怒游走辦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
復来何邪君曰工合應官縣府若縣謂其為社鼠城狐不能
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
力如廢王法何辦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
畏温辦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累粮馳燕都
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薄無可按足者遂入成均為
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邊
徼建功無以父淹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止
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
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
者僉然轉普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為令
史豪酋侵人疆畎持黄金數鎰為君壽乞君勿右憩者君麾
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
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憩者乾崖湎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

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
之蠻人鼓舞千庭曰徼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
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駙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
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
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
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盡承上命
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賕者官不稱職者廉藏
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悦悉從之
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憂走池上若無
聞者君為檄責之片雲熯然興雨因露足南詔海中積釘成
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殽曰釘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
定人交相為盜君命紀字為號疏其步畛及四畔所屆上予
官官為給券使者所馮復植木栈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
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為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

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矣監察御史至
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
命陞為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
礪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
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
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酋固不服至是讙曰天子遣賢輔
臣至矣柰何不降帥未附者皆来歸君之功為多鎮戍萬夫
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
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
莫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
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
酋位邪苟録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
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徼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鄉人橐
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慙而止君疾惡如仇

嚴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為風德住銜之賂西行
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想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人
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
鄉友羅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
世秋髮已纍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
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
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澁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
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
壬戌終于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
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
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塋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胷襟磊
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
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
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允絶

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收繼賢父君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為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叅出而呼曰我嘗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囊括其貲授觀遠弱嘿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逐叅盡遣疾疢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為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蠻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蠻弓何為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歛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徵魯孫男一人其君塋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壎所為狀請譔墓門之銘嗚呼予昔摠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援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傚之則傚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何說也嗚呼銘曰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遏其惟君之生能以志確遵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千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古惟正人妖不敢十芃芃豫章變為枯管誰鎮大藩乃復蔽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夷人何知椎結卉服宣

厥衮經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
㠯威靈既震叛民来歸鐵甲佽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卑㠯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斫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庶懲而覆覆謂我狂訾我以凉㠯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壈其躬恬喪其顏胡不爾庸以豕為冠鷹隼一出狐鼠盡跧㠯賢否易位曷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嗟咏禾黍離矣凉飇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㠯其八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為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来開空假中三觀不聞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萬劫洗洗乎皦皦乎不可尚已其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為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其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善繼字絶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其妣王氏當有娠夢神人授白芙蕖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穹官峻爵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恩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悛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厲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厲對三部此文既興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豔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頃

其識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居弟一座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絶出於四方會湛堂廷上竺而王岡潤公来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肥飲醇充足而後去天曆已巳法師出世主良渚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懽乎所踐猶未逮其言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普頒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奥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全諦一乘十觀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扶剔經髓敷繹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趣然獨往時雞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松嵓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洒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魯未幾何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脩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纍纍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于靈松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明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曇胄也法師氣局衍裕行履淳固山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為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脩法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

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為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童妄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脩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溍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宋寒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欲結樓頫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繫法師梵行徵瀛為塔上之銘瀛堂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為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泠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衛福之請歷叙而鋪張之千載之下有来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

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銘曰

姓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既善聞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兮日月行大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揔攝大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兮懇懇為敷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皆宗然真勝在妙圖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人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豈其私結期脩靈懺兮瑞異駢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為塵商飆一朝興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衆兮盡然為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建塔為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臨川有山曰雲林列三十六峯延亘五十餘里其降勢旁魄壓阓嵺而凌麻姑拱華相而望龍虎靈氣叅會非樂道者莫能居之在唐之初有鄧師郯自鄱陽来采藥山中築瑞雲觀以為鍊大丹之所既沒且塵忽從羅浮寄書還啓棺而視之唯劍履存其後裔多出羽人若仲脩君亦其諸孫也仲脩生有出塵之趣遂入上清宮為道士探規中天根之冗及抽添沐浴之候遵而行之用志不分忽遇異人仙巖之上出青囊靈書增益其所未能太乙真人知其然又授以清淨無為之說使合諸至道仲脩欣然言曰吾本粗云立矣當思有以利於物乎乃習召雷役鬼神之術晝夜存心若與明靈居歲丙申錢浦大旱土毛盡焦縣大夫徧走郡望日愈赤如火仲脩杖劍登八卦壇叩齒集神飛符空濛中雲膚寸而起頃刻霆霔幾不辯色迅霆一聲起壇東大雨如瀉自時厥後六七年間東浙則蘭溪西浙則嚴陵江東則貴溪或值亢陽越部風

紀之賢摠戎鎮戍之將州邑長貳之官無不致辭仲脩仲脩出而應之其致雨咸如錢浦時人奇仲脩謂有弭災之功云

洪武四年秋八月　京仲脩實輔行九月晦入　覲

上召嗣天師冲虛真人至　賜食禁中既而辭還山五年三月復　詔中書徵有道之士六人而仲脩與焉未幾遂選仲脩專祝祠之事留居朝天宮會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而坐雷雨又隨至　上悅出尚方白金以賜焉嗚呼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而已有能知其化機而轉移之則雨暘可得而求矣昔者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當時未嘗不得其所欲此蓋吾儒之事也奈何古學失傳童甫逢掖之徒棄而不講而道家者流得以倣而行之亦可以一慨矣夫然而天地一太極也風霆雷雨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

參私偽用符天道則其應感之速捷於桴鼓矣由是可見一心之至靈上下無間而人特自昧之爾仲脩游方之外得諸師秘文行之久脩脩然不為物役其能感鬼神禦災難也宜哉所以昭被 寵渥道光前人而今聞長世也且不忘其本以雲林自號不忘尊師繪三十六峯圖遺之予因為叙文繫於圖後蓋圖以昭其先而序以著其行云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為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毋葉氏咸鍾愛師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者父毋知志不可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薙髮受具戒即寺側楞伽庵深習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頹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塲遺址築福林院以為

憩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假師授字字自通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攖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峯大抠圓悟之道師復踰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無見曰待娑羅峯點頭却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荅無見遽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頷之服勤數載翻然將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莂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邪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之深恩耳師佩服之弗敢忘師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舒無碍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凡當機

問荅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徇緇素之請迎師旋福林與毒種壘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伽菴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輪川臻多至八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遷武峯從者恒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隱禪智之岑樓洪武已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而師與焉師初力辭戊將彊起之師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邪遂行暨師至而會事解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庵跑度夏始入秋輒趨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橛遂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龕奉五日顏色鮮潤閣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

東維山人羽為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渺曠八極隨飆馳俯視萬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毳毳綠毛仙濯足清泠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綠黍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翅足騈躚試持秋帛擣寒石中夜靈響凄緊如霜絃不知龍穴有石髓太乙月鼎將同煎勢生任飄忽誰復相添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煙朝奭澶澗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尚依舊華表鶴唉應千年太江東流浴龍庙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入間一哭成今古三素雲高弗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勿使明鏡凋朱顏顧我魁礧徒無由扣瓊關我不能鼻息吹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問几坐惜居諸時翻枯竹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蓮花淨於雪高談蕊珠經旦夕聲不絕聲不絕造玄徼芙蓉峯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

飛騰太徼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吹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溺天孽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離道逾遠清源上人曩自蚤歲即豔空門鬋落於鳳皇之峯典藏於雙樹之刹無微不探有顯皆窮繼出世於龍華俄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摯義忽咏陟屺成恩瞻巖雲之易孤歎春暉之莫報癡鈍翁之寄像終亦何心陳尊宿之編蒲頓終其志於是儒門席上之珍法苑同袍之彥察其誠慤各繫聲歌且徵題於首簡用攄發其中情昔者柳州刺史投分瀋師及覲省於淮南法鄭商之先槁屬為文采烜著叢林顧予末學焉敢效顰然而見善不揚非君子之操洗俗弗勵豈達賢之為有若上人歷抵大方期於

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詰奉骨以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為建塔其上禪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無見歿師皆為建塔求名公卿撰銘表之師度弟子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録故今無傳者予聞信心為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之不造奚法之不明自圓悟八傳至于無見宏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也師自幼齡即能信吾佛之道所以卒能徹究心源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尚也予嘗接師護龍河上無懈容無蔓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道巖之狀求予為銘予頗知師銘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峯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為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霆奔無螫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岑形雖遁藏文采曰露學徒烝烝雲輸川赴解爾纏縛祛爾翳昏其心濯濯其容閬閬乘運而游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翛然而化叶擲筆坐脫如入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東雒山房序有詩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彥博嗜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為名而又以東雒偏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被丹霞乘青鸞北升嵩高之巔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深詣其歌明心見性者歟雖嘗絕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本者歟契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歟詹典竺墳本一塗轍或者岐而二之失則甚矣自慚謏僅馳逐童逢知本迹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篤行胎合道謨聿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為世觀焉爾

閱江樓記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實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遥矚必悠然

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扳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矣止閱夫長江而已扵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蔵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　宵旰圖治之切者勤諸貞岷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劉真人傳

劉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年術及長游蜀中從靈寶陳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海內諸名山年垂五十始入龍虎山爲道士自號爲真空子尋出主毓和道院遂依訣鍊鉛汞爲丹砂得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至江南搜訪異人遂以真人應詔召對延閣語頗稱旨上恒苦是疾真人進六甲飛雄丹上吞之瘳復召問曰卿壽幾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顏何童邪對曰亡思亡慮勿撓其氣唯一貯純以守吾真油油與大化俱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悅賜葡萄酒飲之後每賜飲輒醉醉輒仆地而臥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群臣言

以真神仙稱之時有賜予辭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憐其
老許之賜以銅簡銕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旌卿之素志
也陛辭上方以金甌飲馬湩巫輟以賜之暨還結八卦庵於
琵琶峯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牲時出坐磐石上持銕笛吹
之依稀作鸞鳳鳴間鑿浴冊池驅水一泒入池泠然也二十
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陳鍊師與之剡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
故今與子醉別爾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真人已側臥
而逝矣壽蓋八十又一所傳冊經十二方授弟子章希平等
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贈凝妙靈應真
人云

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
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殆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
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
矣真人之歿李君存爲序其書方君從義又屬予作傳二君
精察皆勝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爲著諸簡牘以俟他日脩玄
史者

同虛山房記

臨川傅鍊師若霖謁予於鑾坡揖而言曰玄黃之間所貴者
虛廓落無象空洞無偶火不能爇水不能濡玄精攸宅仙靈
所都參之於身胎合無殊南乾北坤西坎東離其中軒然如
懸黍珠一氣闔闢萬化發舒非跡所繫無形可拘真人游行
精光燁如而虛之爲義亦大矣哉子自得斯祕凝神於靜室
間三田流咫而百靈爲之翕集既而受洞玄之文傳太乙之
書驅雲役雷以蘇旱曠布氣分神以禁除人災靈響頗著是
皆虛之功用使然其或窒塞弗通則龐濁蕪穢亂之何以接
滇滓而極高明乎近者乙巳之秋建山房東山故居遂以同
虛扁之昭其義也先生以爲何如玄真子瞿然咲曰幾則幾
矣然猶不至也二而未能一也離而未能合也有迹而未能

溟涬 音悻大水又混沌貌又溟
涬為自然氣 同晴說文雨而夜陳昌生
見也

無間也夫同者異之對也同虛者謂其虛相似而不異也而非純虛者也純虛則合合則一一則無間無間則凝於道矣若霖曰夫所謂凝於道者何居曰至道無形埶真于天後觀無後前觀無前不欲泊之聽其自全不欲張之懼其或愆貫乎窈冥凝乎太玄出其遺餘亦可延年瑤池之曲具茨之顛餘糞茹芝飄如蛻蟬其視驅役縈除之法其尚何言哉然而事有大小道無精粗皆吾一神之所届及其成功則亦一而已沈皆隨其力之所加與其時之所管攝欲升則升欲沉則矣若霖恬淡而好讀書皦皦霞外誠韵勝之士也屢隨嗣天師朝 京師天師還龍虎山中若霖獨留侍祠於竹宮則其超詣者可知矣予故創為新說以記其山房至若莊周之論玄德有謂同乃虛虛乃大者不敢蹈襲而陳之也或曰同虛之義非是之謂也蓋大同而玄虛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

鑾坡集 卷第十

宋學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楊氏家傳
衍齡堂記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貞節堂記

卷第二

金母翟夫人墓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連州黃府君墓銘
徐劉生墓銘
贈蕭子所序
恭題 御賜文集後
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王宗器字辭
王僉事墓銘
全室禪師像贊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墨鞠圖贊
寧禪師碑銘
題李霽峯墓銘後
送翁好古序
樓母墓版文
送葉別乘詩序

卷第三
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王生致遠字辭
題李節婦傳後
無夢和上碑銘
居易齋銘
跋一雨大師塔銘
題柏菴圖後
日本重修轉法輪藏禪寺記
卷第四
御賜甘露漿詩序
補張馮加冠字辭
送景德輝序
送許存禮序
耘菴銘
古愚齋銘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跋蕭翼賺蘭亭圖後
林伯恭詩集序
題甘節卷後
日本普濟國師碑銘
恭跋 御賜詩後
人佛說
送徐教授序
葉夷仲文集序
題商山四皓圖
題邕禪師塔銘後
韋軒銘
卷第五
趙氏時思菴記
王給事墓版文
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端木府君墓銘
圓應菴記
卷第六
呂府君墓銘
跋樗散生傳後
琅邪山游記
思遠樓記
濟南李氏塋碑銘
夏尚之遺像贊
楷木杖銘
贈林經歷序
徐貞婦傳
著存軒辭
正誼堂銘
題米壺子傳後
漢天師世家序
題烏繼善文集後
龍泉湯君墓銘
金谿縣義渡記

建寧黃母墓版文
贈傳神陳德顏序
卷第七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題陳生宗譜後
題湯處士墓銘後
環翠亭記
清風亭記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序
題碩主簿上蕭侍郎書後
蓬軒銘
楊指揮壙志
孝子丘鐸傳
杜詩舉隅序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跋韓忠獻王書義鶻行後
黃氏悅親堂銘
補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劉主事墓版文
卷第八
恭題 御書賜靳春侯卷後
題觀鷹圖
贈朱啓文序
新刻廣韻後題
韻府群玉後題
贈令儀藏主序
黃文獻公送鄭撿討序後
混成道院記
天台廣濟橋記
贈陳生孟暘序
書史會要序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跋子昂真蹟後
鞠軒銘
卷第九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贈閻參政詩并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宋惟善字辭
蘭隱亭記
符氏世譜記
恭題畫風圖後
梅府君墓
書畦樂翁事
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恭題　御製桂良彦職王傳勑
卷第十
日本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陳方都督像贊
陳府君墓銘
忠孝堂銘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吏部侍郎張府君墓銘　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宋學士文集目錄

楊氏家傳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亟往此功名機也端與舅氏謝將軍詰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巒謀知之欲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逕入白錦軍高遥山據險立砦結土豪史蔣黃三氏為久駐計巒出冠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款結盟而退唐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于播宋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部射迸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匿將士絶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南交酋長黑長與閩有連語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為也盡

歸諸閩不荅黑定怒夜以一牝馬竊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
公界上三公遣衛兵檄召謝巡檢謝曰為我語若王當免我科賦吾
獠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視舟嚏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
涉夷獠爭持牛釀酒為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吸水嘆之帛或
蛇形獠伏地哀祈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嘆之帛如初三公
生二子寶寶當立自以才不逮讓與寶字真卿閩宋太祖
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楊及新添挾二部作亂實同
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殲其衆實傷流矢病創而卒實生
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各擁強兵先據白錦東遵義軍
歸下州蟻據白錦南近邑歸揚州昭不能制曾未幾何蟻稱
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為助謝巡檢子都統謂昭
之子貴遷曰蟻名佚讎而賊同氣罪不容于死盍討之遂大
發兵設三覆於高遥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

千蟻亡入閩貴遷太原人與端為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
師中書令業之曾孫莫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等
持節廣西與昭通譜昭無子充廣輟貴遷為之後自是守播
者皆業之子孫也貴遷字弁叔慶歷皇祐間儂智高亂邕貴
遷曰通夜即浮牂牁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粤之奇策也吾
當報國以自效即如瀘次于南川得暴疾將還其季父先使
南川鉅栻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
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夷羅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
震嘗兵行時閩黨宋大即與乞弟通遏其歸道光震與戰連
七日不決遣帳卒王龍間道趨播趨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婆
山見二酋縱騎橫槊馳騁若指麾其衆謝以勁弩射其一應
弦而斃其一大憤拔刀衝陣謝斫傷其首殺之即宋兄弟也
二夷懼而退因不能為瀘患光震官至侍義即沿邊都巡檢
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錫文宣文廣字敬德少孤仲父

光榮潛謀墓立衆弗與光榮奔高州欲藉蠻兵以危宗國文
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弊達光榮以歸事之如初
光榮復欲陰鴆文廣文廣詭為不知愛敬日篤黃標儀盛發
光震墓文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蠻謀作亂
會老鷹砦獠穆扶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夷之斬理郭戮穆
獠釋其黨七人初西平徭視諸蠻充桀黠難制文廣偕成忠
夜入其柵擒獲之尋斃其罪徭蠻為邊患
楊氏先世所不能縻結者至是叛討服懷無復携貳封疆闢
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歿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
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
近家石近以主少衆貳因奉光榮攝堡事光榮立日久益固
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寘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
復為逆婦高州紿與俱將殺於中塗謀洩弗果行光榮恚籍
播州三縣地千七百里往獻于朝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加光
榮禮賓使光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豫置毒于茗以俟
隸人誤進光榮啜之即斃惟聰始親政光榮弟光明懟惟聰
暮夜以兵劫之惟聰出禦光明敗奔蜀訴于部使者李獻誣
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矯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憤懣不
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
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之光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
吉復作亂殺惟聰二子衆怒共誅之惟吉亡入閩詭名以投
下神祇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
惟聰復生二子選逡選字簡夫始立值徽欽二帝播遷高宗
南渡選慷慨負異戴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雖之性
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幣羅致之歲
以十百計益士房禹卿来市馬為夷人所劫轉鬻者至再選
購出之遷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屬歲大比選厚餽遣徒
衛送其還益竟登進士第逡貳於選謀入閩作亂選邑邑喪

剛而終官至武經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軫字德輿美髯長身狀貌瑰偉剛果勇決人服其能嘗病舊堡隘陋樂堡非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軫初無嗣鞠軾子棻爲後晚生三子勳屖昺以棻賢遂不易衫議尤愛軾尋授軾堡政獨築室萬泉以終軫畜一乘馴服左右常駕以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德載沉靜寬厚孝友無間言遇軫諸子不趨若已出衫先擾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煥軫之幕官猶泳從容白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楊其初由一人而今千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爲我往說之泳至下州煥頓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来依者愈衆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爲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棻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授大學即掩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曆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

棻母弟煇有寵於父幾奪其位棻亦欲以位讓之因猶泳言得不廢開禧三年蜀帥吳曦叛棻帥師赴援會曦誅不果貢戰馬三百黃白金鈷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恥上優詔荅焉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盜據公家田棻曰穆不道犯王略吾爲藩臣可緩其死耶帥衆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闔首偉桂弑父自立棻聲罪致討敗其衆於滇池斬首數千級闢地七百里獲羊牛鎧仗各以千計煥違盟鈔掠界上棻遣兵誅之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楊平邊患遂熄棻性孝友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曰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棻始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敎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善父英

偉洗毅自少不群父沒以郡政畀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北兵犯蜀圖青野原价同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檄蜀閫請自效制置使趙彦呐以聞詔許之馳馬渡劒帥家世自贍之兵五千戍蜀口圍解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制未幾復白錦堡為播州文領郡价統兵如故蜀警文急詔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鎮渝檄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珙宣撫荆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為重上屢下詔褒美之价指天擐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皦日一日大飯羣僧价跌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詮科取士未及播价請于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賦絡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閱士卒為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

慰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来徵師价命裨將趙暹師萬兵赴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閤門祗候父卒詔起文視事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戸故也曷移鎮利閬間經理三關為久駐謀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擇諸路要險建城濠以為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来耳況西番部落已為北所誘勢必挽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蠻部闖邕廣窺沅靖則後門幹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西帥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俱大戰者三皆捷遷左衛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趙弩射之敵不能支遂却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曾伯来徵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

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循雲南將入播文馳奏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閩諭羣酋內屬大酋勃先領衆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漁城圍剪烏江寇功加忠州團練使景定間劉雄飛夏貴守蜀復江安州餉禮義山戰懸壺平而播兵為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爵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雄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鹽帛給邊用著為令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州觀察使元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個儻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通管州事二年閩大舉入寇破立邊諸戍邦憲出師拒之閩敗却尋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剪與寇而後朝食蠻聞急引退甫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閔衆於中流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閩又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鮓歷舉其罪狀而釋之閩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牙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平元世祖遣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給慶琮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內安撫使播下邑黃平壤近於荊地荊之戍將欲奪而南邦憲發其姦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兵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饋餉命將卒與之俱乃表之累贈推忠効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惠敏生一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世祖摩其頂熟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給慶琮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

撫使賜金繒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挾黨構亂終貞順夫
縣上計播之鄰境拒命漢英即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
入漢英衰絰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
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漢英入朝奏罷順元宣慰
司升播州安撫司爲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
慰使幹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酋詐爲新開境土以獻漢
英奏復之幹羅思恚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二軍思播匿
弗奏請籍征交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隸別籍矣御史臺審
覈上之詔寢其事俄拜漢英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
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
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隸播西隸新部減郡縣冗員去屯丁
粮三之一民大便之二年部蠻酋柘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
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
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率運軍食無乏

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
英以民兵從甫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扳
下籠賊復合拒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
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仁宗立顧禮益厚進勳上護軍
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黃平南蠻蘆叛新部黎魯亦啸刼聚
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爲政急教化大治
洋宮南北士來歸者衆皆量才用之喜讀瀘洛書爲詩文尚
體要著明括要覽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
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
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人以爲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
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來朝英宗賜名延禮
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慰宣撫使嘉貞
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宣慰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
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

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勛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如
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
使城之子鏗嗣入我
國朝鏗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夷獠錯居時出爲
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討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徹
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讋德懷
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
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
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
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頡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鬬敓攘
之徇亦幾乎熄矣何其感歎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
地人民修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
官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蒙詩書之澤涵濡
惟深頗知忠藎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欤楊文公大年所
行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朕親征
爰屬危機能傾丹款其奠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
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祚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亦奕世光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
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

瀛兒時伏讀霽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艷其人逮長受經
於黃文獻公為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
蒼璧白琥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陸離不可正視蓋豪
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
公復薨逝又二十年瀛亦疑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
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
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瀛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

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歎歎
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為有後矣

衍齡堂記

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屢謁余為衍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
德民曰壽昌有大扶曰徐氏其先自太末来遷烏岡至是扶
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群扶師尊之
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
人戴瑶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尔堂當名衍齡翁曰其義何
居神人曰明發陳德民来可詳叩之既寤翁疑不自釋坐而
待旦徐步於庭皐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
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間以符
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旦旦慕之顧求記
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所恥予本不能文汰哉子之見
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嘆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所掌凡
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也
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
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
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敢攖所謂噩思寤喜懼五者
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則寡幾之所形休
禎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
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
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耆年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
首而詩人之相頌禱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
焉則夫多子孫也膏粱錦綉之為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斛
量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
蓋以此夫矧衍之為義徵水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齡
即年也翁之年自耄以流至期頤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
開必先神人之見夢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郡它日

獲歸休當乘欸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歌三壽作朋之詩奉觴為翁壽尚未晚也德民以為何如德民曰先生之言至矣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馬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為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辟屬陳試經序遷豪右海商行賄覓薦往往来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厠其中孤蕙而群薉一鼓吻一按足軼與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褲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廁庶隅者不

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為之長嘅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為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為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為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無工古文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青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為廣州教授瀕行陶叅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来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為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帛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

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為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斁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故之繁文為也毋徒溺藻飾之詞章為也好古勗哉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弗忘復裝褫為幢軸懸之齋閣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樓母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璉詣余荼林且哭且拜曰璉也不才幸獲厠名銓曹擢主大同宣寧縣簿歸與母夫人別夫人慘然若不能勝情整璉衣出門涕淚闌干被頰璉恐重傷夫人之意忍泣而往之官僅五月而訃音至矣蒲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闋吏部用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母遺德未白舊幸瀝掃門庭執策子之禮敢以墓版文為累按璉自為狀諦慶字靜嘉婁氏考某姒某氏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棲君先亨婦道修飭甚其姑童氏御家屬以嚴纖芥有失輒聲聲不樂家介間鮮有獲其驩心者唯夫人能之處先後唯以柔勝有恃強壓之者夫人亦自如棲君隱居教授州里多俛首避去久之咸悅服夫人侍左右不敢先寢困曉或宗之每懸燈覽書直至鷄鳴未不可擘必奮迅自力習以為常嘉朋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暇計其遇栉媚不為翕翕而趨不為淹淹而舍始終有恒學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痰厥喉吻上下隆隆作聲已而蘇明日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

某月日葬于竹山里先塋之次子男子四玓璨珍璉鍊以明經試吏部入官今為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女三環瑜珥俞盛方錫吳祐其壻也孫男三致中致和致剛孫女四貞婧嫉媛皆幼世恒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婁氏豈非婦之良者耶柰何輕言之讀于銘者尚有所厲也

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婁氏之蔵百世之下適有耿光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為居稻粱以為食繒布以為服一曰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為治此其故何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繒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孝婦事二夫者為失節棄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婦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須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者誘者譖曰今真死矣柰何莊指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柰何世降俗漓號為士大夫須鼠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徃徃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

又何說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若閨空
谷跫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底也寧凍餓而隕
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
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黃夔先生請記所謂貞
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
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負寓外家莊遺錢使
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
詳書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劉公伯溫為率朝著簪紱之賢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己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疏剔中外涉歷磽确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為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為序其事復揔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曜曾霄青芝吐益甚勃徵且瑞世入當建奇勳解而兄
我所敬華皓見須鬢謝却山中雲遑遑替王業解匆君才慮
多錦綉照青春摛文追馬卿戢戢學李頻解鶴汀接清賞蕙
幌怯新寒引尊遲月吸倚劍帶花看解一從離巖扃十年服
官政炙燈竹素閒無一非龜鏡解五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
自顧室罄懸無以贈君行解六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願君
日彈之勿遺匣中藏解七一彈流風淳再彈民生足衆生蘼蘼
中行見翹松獨解八翛翛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

風自相倚解官道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解

翰苑別集卷第一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誌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于南京之寓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故居無為州巢縣之秦皐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葬歲月刻石以實玄堂復介予友錢顒狀其羣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為州城偃月池上令遷於秦皐父大成巢縣稅務副使母徐氏夫人自幼温醇莊重嶷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髮不敢違事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慎擇所居不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封鎮國將軍佥大都督府事夫人既歸孝養舅姑甚至婉愉其容色唯恐有咈其意晝食之間未饋食不敢先飯或遇有疾具湯藥齊嘗而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祭器必親滌濯瀕祭心存目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為伉儷者六十

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遺人以為難遇諸內外姻
族一循禮節若鄰曲若嫌勝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
無間言生子男四人長溫次良次恭皆先卒季即朝興驍勇
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昜沸歲乙未從
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制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
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
為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
於是司勳援例　上聞夫人致有令封鸞誥貢臨人皆為夫
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
事夫也敬其迪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
母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子循天經叶篤孝敬子奉尊章親滌濯子慎烝嘗事
夫以敬子終身不奕叶子為武臣子從征四方斬將搴旗子
紀功太常鸞誥自天子燁其寵光夫人雖歿子令名不亡豪

皐之原子山秀水明叶太史作銘子薦此石章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鎒
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柘覺源固不可以一二數就其
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
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庸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果
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
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曩被無
際震盪鏗鏘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適
實大湖無用寬其又鐵中錚錚者蚤無用之子則吾一源
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
通州人世為官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舅氏吉安郡守
某愛其黠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
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處注耳聳聽九歲懇

求離俗父母弟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依族姻模上人於
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剎宋有淮海摩禪師說法度人聲
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
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雍熙寺會主僧来峰
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為河
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録司給牒薙度為沙門尋受
具足戒自時厥後遂累出游漸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
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宮窰山謁克翁
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欲歸鄉
行省覲禮至毗陵約明極和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
則戴沙運麾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
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
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于門外合仆而立久之乃許
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

滔天不存涓滴曰不着糟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
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絶而
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師立
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家森羅齊乞命無底藍兒盛死蛇
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嗒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電
飛来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迸星
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
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區擔挺住清風剥了皮師不覺通身
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着口自
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座義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
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
端瀕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迨展化機師皆往和擊
道相胎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迎師往廣德縛茆
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第子澄公道場師為起廢重

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遯跡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
德二井露門至治癸亥官與之蘿
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聞計者凡數十命之曰禹門興化庵
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
受三歸依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巘
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斷木為棧鉤環連鎖棲板於空中
不曰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坌集師亦
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師號曰弘教普
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
副周某迎師之至為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
矣僅二紀必當變遷時人蓋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
山禪寺辦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
閱毗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繹正法天降甘露之祥甫
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峰皆招居第一
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涖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具疏請主常
之天寧萬壽州守成將敦勸尤力師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
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師為瞿然而起寺常灾方議
經營前住持幽岩靜夢殿楹仆地師以隻手搘之暨師之至
果為新釋迦寶殿壝天神諸像雄寇諸剎踰八年有
言師於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
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題
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官山舊有
比嶽菩提院燬于會昌士潘敬之重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
法堂文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矣人益嗟悼謂師能前知
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
環加師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縫袍毳帽之賜居
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為現祥光五道明年陞
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妃羅普化率妃嬪等延師入官稟

受大戒賜以白金盂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庚子師
為慕道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寺已弊師施塗堅冊護之功且
覺其寶衛明年募善士萬人為萬善同歸會三晝夜及瘞兵
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徇鄉
民之求結壇誦呪焚嗅未終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
道不容其還強住麻蘚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朝洪
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已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宗珣裁
紙製內外衣旦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麾去之十五日自
興化庵移龕至絕巘所居十七日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
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
月炎炎飛雪書畢側卧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
池水忽涸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為異徵黑白戀慕
各衣衰麻統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為供養者
執紼之人盈萬荼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
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纍纍然生人競折枝取之置
灰土亦掬取淘汰獲者亦衆於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
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齋山紫雲山麻蓋山
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又六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
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有
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忝兒只若江浙行省左丞相別不
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来
獻蒭幣衣履者有摩而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即以施人曾
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為文偈
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于世其嗣法
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
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
之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琥維祖宗會紹仁祖
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侈矣師示寂後之七

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珉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
為囑嗚呼古之學者學學為已及覺門已證懼失其傳無以
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為人後世乃藉是以為榮觀豪攘
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為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
拳以度人為急及主大剎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厠五山亦
揺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即何其賢
耶人疑為誰海之後身信不誣也聞師之風者可以自省矣
是宜銘銘曰

東山紹法統大弘臨濟宗一燈百千燈充滿於南北大湖欝
葱龍中有善知識怒罵作佛事見者輒畏縮唯師膽如山深
入了不礙振威聞一喝有若霹靂飛凡情亦喪失通身汗如
雨綽茅巖洞居說戒毒龍聽文彩漸彰露屢典大伽藍蔚為
人天師故依者如雲師以方便力破除煩惱障沃沃井露漿
隨量各充足況示莊嚴相隨處起樓閣五色空中現若拋率

天宮人見稱有為我以無為故應物而見形中心儻不動猶
雲本無着動靜皆自然不識世間事何者為聾利但觀龍池
水如我性清淨預言化期至前剪紙以為衣坐脫目微瞑入彼
寂滅場茶毗顯祥異神光亘旋繞白烟及林木皆生設利羅
四輩悉號慟五處藏靈骨以表正法幢千古無壞者此以何
因緣本無生滅故我出廣長舌贊述師功德鏡諸無縫塔鬼
神共訶護具官金華宋濂撰

連州黃府君墓誌銘有序

湖之德清縣令黃以貞自造大父府君行狀徵余為塚上之
銘余以耄辭繼捧幣而進余益以詵墓受金為嫌辭然以貞
請之益切或至於灑泣孰無父母也不覺為之感傷因返幣
而叙之曰府君諱慧字志高黃氏廣東連州人世居城南龍
津門上曾祖某祖某父梁宋大理評事母蔣氏府君凝重端
慤壹以誠遇人發言未嘗弗踐善貨殖之道致家殷盛或侔

於素封然立心仁恕出內布帛權度如一不敢高下其手衆物驟貴輒殺直以平之人有奇窮不自振者具羙服以起之雖釋老氏其宮弊壞為之葺補嚴飾所費甚夥弗靳也歲序之間又率循其教蔵法事設醮祠為民徼福其天性嗜善類如此州里之人賴之一則曰寛厚長者黄君也年七十又八不幸以元至正已丑九月五日以一疾不起上距所生之歲則宋咸淳壬申也卒後之明年庚寅某月日葬于州西高良鄉之原既而寇侵兆域堪輿家謂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葬小水山之陽禮也府君配文氏婦德毋儀皆有可稱子男一人懋女二人歸李某文某孫一人即以貞明經脩行由陽山教官召試吏部選授今官階陞孝務郎以政事聞曾孫男二人某某昔者李文公習之自為其祖實録乞銘於昌黎韓公其言有曰先祖有羙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後世論者未嘗不羙習之之孝令以貞

之行當無愧於習之特以余文非昌黎無以慰其請不能不欵然也然雖徇孝孫之志發潜德之光尚可以入而廢之乎於是忘其鄙陋為序其事而造銘曰

以誠勤物其行孚於人也以善遺後其德參于天叶也孫枝葰敷其進欲凌雲也本根發舒碩大且蕃也無善不報皦皦若朝暾也太史勒銘樹之于墓門也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賃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蘚蠹舊蔵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瀟一言之瀟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

燦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臺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已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繙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嗣皇帝風於長下闕術字然特其闕文耳徵之大詔令蘿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瀛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

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簒成雖跡弗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彝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成之為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為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為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泉腴蕭君朝樵於白雲之岑暮而言旋買鮮於溪過濁醪於東鄰婆娑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徵酡扑手歌曰武山崔

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
京止樂乎樂乎我衣之翩我頹之頹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
若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
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録所授絰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
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潸
然墮淚曰吾親髮盡白矣臚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
猿遲余歸又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往
来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
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
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
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
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為首善
之地故不敢冒爵禄以失鼓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悃陽城之
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

不為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
成則蕭君為之欣然引滿頹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
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廬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脩官振唯奉　詔攝御史行縣北藩舟沂黃河忽夢
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蘧溪上脫冠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
髮友恨輸先着鞭耳其情驩甚及覺悵然興懷賦楚辭一章
擊楫而歌之暨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
唯不勝其悲居亡何徐生之父作書遺唯曰徐生相從至郢
者久遣歸謁先塋竟溺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
殯郢城東子胥臺下嗚呼肺肝盡割裂矣老身將何以能存
耶自造權厝誌一通幸請銘金華宋先生先生嘗見徐生頗
愛焉當不靳於辭即弗靳徐生不死矣唯泣為余言余也不
敏無以塞其父之悲頗聞徐生曰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頃刻

風雲變化雷春雨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為
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第
一人入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秘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
部使者咸遇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欲
負笈来相從令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為泣下霑襟
何也牛毛非不多而麟角獨能專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
之而顛倒若是耶嗚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
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祖某父說以進士起家官承事
郎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曾氏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迨
骨塋廬陵永豐之故鄉且為立嗣嗚呼徐生之卒為善者或
懼矣夫銘曰

將崛而遏之蓋不如資方出而折之麟不如麝爾之生也不
幸絶類之已而已而大化之真茫吾將尤誰

莆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瀛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冢樂翁
諱朝宇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
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
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祕書公伯晦祕書公二陳之外
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
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
一翁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
時柰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
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懇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
詩文若干首釐為十卷翁之友方君烱門人陳君虛中將刻
梓以傳願先生為之序瀛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潤
之色文多簡古峭奥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
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
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宏乎蓋翁家

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
見一定屹如立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昇金遺之不遷也
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止分為樂人
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踰陽之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庫
非吾室崇豈我榮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
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瀛未冠輒授經學文於
鄉先達若淵潁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
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乎
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
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瀛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
世之骫骳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
而翁卒終于布衣戴帝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瀛
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恭題

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
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
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
基有霜露之疾　上憫其為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
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
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　聖衷猶念之弗置
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
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
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
於籍始須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藏禁
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
臣為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
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為
雲照臨下土固非蠛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

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踖之餘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為彤笥飾以雙金龍尊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殁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狀来徵墓門之銘不覺為之愴然而悲蓋當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劄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府君崇論欲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歎以為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弃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謙字習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肥遯丘園人歸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宻遠令酷愛之俾為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升安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椽未命而終母蔣氏府君嗜讀書知義倫大義習為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弛豪傑並起府君捐髀歎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潁亳說其軍帥曰民罹雪政不得已起為亂矣當思有以靖之庶劉入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為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欲從戎執矜不顧身出編虎賁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然尚自謂得計耶吾聞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

已在

上左右巫言之　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為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為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數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　上簡注之深升為中書負外郎轉運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墨豪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灾傷之病民竟為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之寓舍壽五十又七以九年二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即来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人適魯某孫志遠高某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衆衆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赴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後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置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專務以不殺為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遺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為士者内行脩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屢劉之何為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簪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腆契道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王宗器字說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大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脩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　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　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曰命光禄寺給膳羞酒漿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須盖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治歸奏對益稱旨　上悦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来以字辭為請予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實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字璉名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餐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　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豸冠巍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畫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笙罔為鏞豆難充邁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焉幾不器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数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

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脩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闡如塗毒鼓撾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屡鎮名山教學遐邇詔陞京刹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王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為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墨鞠圖贊

建安蘇照為學子黃叔暘作墨鞠圖脩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為造贊曰

我本中黃鍛為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黝歟緑竹猗猗白石瑳瑳貞而匪阿斯為月下之友歟萬色齊冥洞察物情雖暗而明豈陶令沉昏而託之酒歟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相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為江右簪纓之冑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涖郡邑人稱為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繼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特恩授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巾五經誦之甚習年既長執經来從者户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為名進士唯府君累踐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即在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獲在選升名春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例中書署為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祥琴斯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遇異母兄弃可尤盡和孺之樂每聞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

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没葬祭之禮獨盡瘁為之不恐毫髮煩其兄銓曹稽其年勞轉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申名重當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粟而慎密明辨而近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未為實録府君為文無宿搆下筆淄淄頃刻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手端坐而為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　乙酉二月十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折桂鄉烏江金牛臺之左禮也府君配某氏子男子四宜立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宜正入仕

國朝為起居注轉兪渕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適傳若曾柔恭歸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思紹見珠海珠繹珠孫女三徐元衷同其婿也一幼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為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與論文甚驩迨出使渕部詣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来多決策發身而獨慨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丕承前訓唯寐夙夕志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此命也爾曹當自勗以文學亢厥宗即亢厥宗吾死目亦瞑貧賤不足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隮蔭從士君子之後忝被官使至今三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繸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予憐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婾嬰命也柰何命也柰何

耘庵銘

良鄉丞陳謙益仲東甌人也嘗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

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齋止之室曰耘菴夫耘之為義嫮治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芃芃然興矣益仲其知自治者

扎作耘庵銘銘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綿耘耔不加載蕪載穢既茁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曰豐有實其同迄于穫功記禮之家人以為奧得奧斯理失則剛勿和其柔剛脩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擾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曲滯而不融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旃哉服之無惑

古愚齋銘

延陵常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闕侯實行守事情孚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脩以古愚銘其齋居侯殆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頗衆柰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為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彀斯弩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如履多岐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故為疾今復非古致宣尼之所傷柰人僞兮旁午我情欝紆曷日而攄豈惟賢不達昔愚亦不如遡埃風而屹立懷嬾入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采彼焉多詐睢睢盱盱心自以為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孰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柳氏為激而過中同於自謚我將何從聖謨孔遹終日不遠睠顏則是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騿及年寖長加元服于首大寘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騿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騿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莫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

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殼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芬 其一 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仡仡里曰騏因生有別挺材見異 其二 伊騏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陂陀天機遄騰絶山飲河 其三 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燕朔越視同游戲其 其四 誰其似之渥洼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離天閑翱翔玉臺裴回 其五 奚官善馴是澡是拂秣以美薦飲以香粒筐惡蜜漬慮無弗及 其六 物尚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攄口噴紅光長鳴九衢 其七 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塩車飴卮神駿三驩五驞過者誰問 其八 生游藝府逸思超群剪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宸 其九 侍經藩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須太官致饋寵賚之隆揆古無愧 其十 以利天下易經所辭取譬奔騏

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 其十一 昌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勗之無斁 其十二

寄和右丞温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為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矣乃嘗為越吟此無它不忘本也夫晉楚與越皆同中國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尚為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況在絶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歌而不能自已也右轄温迪罕公居于汴梁資稟素美嘗從怒齋班先生學為詞章久游淮海元季亦驂膺仕隨家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

想其親屬睽離葬無一人四顧蕭條與影為侶極目之頃但見獷獷胡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

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為何如耶賓朋離索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離羌音啁嘶胡歌而已右轄又必長嘆曰吾昔在中州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為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悽愴寥落讀之令人淚下霑襟也較莊舄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　上聞　皇上覽之尤憐其志之不能遂也惻然有動於　聖衷　勅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連城卷軸　詔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為之序濂仰惟　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唯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為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　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尊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翕然來歸亦未為晚也他日拜舞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親朋會以敘離合之情庶幾重覩　天日以享孝平之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　朝廷之盛德其視向日憂深思遠之作霄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咏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酬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璹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當而不恐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真節婦矣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為

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滕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縈相昭宗武什方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録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繫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辭而弗章則其所繁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邪吴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禄髣髴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談其好縱横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掇泌之子繁所録家傳十卷參考群書倣前賢刑正陶潜諸葛亮二傳芟繁摭華重為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衛宽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繆不止於此而已縝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我余總脩元史及

皇明曰曆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為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唯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危坐而逝當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别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巖與所度弟子全體等共閣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窆于天台國清某山體慳無以昭示来裔請怨中愠公評隱羣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揔公虚白杲公詣余求塔上之文師諱曇噩字無夢自號為酉庵慈溪王氏子也祖申宋某

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慶元路稅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騫有一日千里之意洎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為無書不探知解且至遂學文於脩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孺其文為時所宗見師大加賞識久之藻思濬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禪指歎曰攻書脩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為師聞雪庭傳公主真之長蘆乃往依焉遂雜除須髮為大僧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書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着不思是覓繩自纏爾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絶迅電一掣怒庭隨擊內外如一靡間豪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頷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羣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迺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徑山虛谷陵公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絶難其人既得師閩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東帥閩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師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令號師之所至皆以擔荷大法為已任煆煉學徒孳孳如不及多有開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為禪剎師為開山院因頼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韲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搘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為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

皆畧無凝滯不久引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于旦

國朝洪武二年 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寺既 奏對 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賴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犹無不合作鄉先生袁文清公楠拍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来諸賢蹈襲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為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令一入耳其為縉紳所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跡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東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時廉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先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稟晚年重脩歷代高僧傳鍥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真如性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苟欲岐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俊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来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忘物我也其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宠儒書游攻竺典無幽不攄終入空宗縛習禪定出抵諸方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末流相承纏蔽語言所以達摩直探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翼豈以饒故并忘其食師生名閥研

以正性命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剎那之頃法身呈露以何因緣為無著故曰吾有作依佛為師敷宣大法非文孰宜咳唾之間無非妙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談震驚百里颶風揚威裂屋駕濤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欽神亦歆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窣堵波庶幾無媿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楊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

归見楊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鉦性之采餘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爬殘老僧亦何敢勒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乎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闍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居易齋銘

衢之常山有簪纓世族曰魯氏蓋出於宋參知政事肅簡公貫之之後自亳而來遷蘄蘄蔵王刺傳宗印可驗其遠孫濬文

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濬文才行雅飭擢為侍儀舍人遷秦王府典儀將行詣詞林請曰濬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鄙陽周先生伯温為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為屬予謂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来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黄三組庶粟萬鍾我合受之不以為豐衡門棲遲蔡糲是食我則安之不見其嗇此非在我皆天所為天則孔邇我敢悖之或逆或順視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忽則驕惟外之願而中則搖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俯仰魯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沉蚊螭作篆前陳四豁右撑翠巘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旃哉德將不刊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蕩而麗躁易之人其詩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温雅之人其詩自然後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頴悟絶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籍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横驁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憊於鄙陋之歸此瀛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内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逞豎如烹狐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

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
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
之震眩瀟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
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椎之旨往往局於
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佳句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
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瀟每謂人曰誤江南學
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
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
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為之嘆曰嗟乎精誠
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
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
外物不足以汩其真乎大師焚身而芔露降亦其理之恒爾
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
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
時一心唯知有雨爾而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
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榮雨
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
祖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椎文且
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木茹澗飲者爾亦
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
飡者可愧哉可愧哉

題芔節卷後

地天為泰純剛柔之卦也節自泰来則柔来節剛剛上節
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能
常守非貞之道又必至於芔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

為人情之所尚也易之所謂艮其節者其大意蓋如此鹽城孫君子章僑居吳郡艮節里因以艮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艮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朝廷聞其賢徵為侍儀使名聞之幷正騰騰未已是則艮節之亨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主事勳曹轉閩省撿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畫江藍瑜畫為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為之記庭堅来京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曰以栢性堅緻有胎而香故古人破為曰用以拘說者謂拘栢也拘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弊患不及轍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悅於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栢築庵乃為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日本憂窓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

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聲教所被與如來化境相為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憂窓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然入臣無外交非奉

勅旨不敢遽徑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

皇上欣然可其奏特　詔詞臣宋濂為之文濂按其弟子
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
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
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鹽
教院以居授之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
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為大僧禮
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踈山石頭二
剎一龐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嘆曰洞
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踈石字夢窓謁無隱範公
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錨錫之所萃
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便
於咨決俄出游奥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
亦何礙實相乎自是馳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
終以心地未明悵悵然若無所歸游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
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逢
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
一法與人師曰願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
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悶不自聊結跏澄坐
視夜如晝目絶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峯曰
公扣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峯厲
喝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
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　年夏五月一夕
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氷
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爍破乃作偈自慶有
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囑
曰西来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師光無學元公
手書一通俾之以寓相傳付囑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

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師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既而邂逅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寺師復辭搆泊船庵於卧龍山退耕庵於揔州有終身立塋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師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暮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迎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逼主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致師師為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林寺迫師涖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為第一代三年王既復辭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邸更為靈龜山臨川禪

院命師為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殫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鴻朗辭意警策王愈喜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兌是近臣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為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蹙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笑不荅曆應二年攝州守某華西芳教寺為禪會言非師無以厭衆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氏之道聽者改容為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顆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寇以亭榭以憩四方游士規制燦然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為之說法

即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即羣臣來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以手書其畧有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為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慨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游臨問起居師為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誡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

嘱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衆告別翛然而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曰所剪爪髮瘞于雲居髮中舉舍利云其嗣法上首天龍曰志玄曰妙葩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徹曰周澤所度弟子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避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涖止如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剔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懾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窕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之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祛縛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海衆人患不能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

養澹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屢典大利皆迫於王命而起世
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南渡後傳達摩氏之
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
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峯慕而承之師為高峯之
遺流益有顯於前烈重徽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裨朝
政功用丕闡人思弗忘瀛因奉
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 勅撰文畀中津等歸鏡
皇化無遠通昭示千載俾勿壞
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冊一花五葉其支寢繁臨濟名宗昭於佛
鑑有子如龍乘桴東泛海東有國接於搏桑民惇俗龐環水
為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衆聞之其從如雨伊誰繼之心
境兩蝸曰出高峯海水皆紅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
丕照先烈何文不搜何義不求孰授厥像截斷衆流其心悵
悵有淚如霰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

索首非迷即愚一喝之中真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我
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聞文彩一彰嘖不歇慕
鉅刹名藍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緇素共聆天見祥徵二星墜
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逸實華棲閣重重甍率上自君公下達
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屢出屢退洎然無礙終與實相不
相遠皆吾緣垂盡預告化期爾毋懈怠來資所疑遺戒諄諄
續佛慧命言已即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
二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既摧大衆何倚孰為
佛乘孰為衆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龜趺螭首焯
德序功以示不朽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
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惟此三藏諄諄導化導師使一切有情滅
妄趨真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

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為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内外凡有伽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来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徑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玲相繼来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頹弗支白草荒烟芻蕘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為護伽藍神至應安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来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於厥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為之否則我足一搖此地當為湖苟違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絶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悦曰余憶幼時乳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令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遷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慮出衣盂之資簡材陶甓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方格層列經匝櫛比繪像精嚴神君兒伯翼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介焜燿角鬣森張陰颸肅然似欲乘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安置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縻錢若干貫来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既棄群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　上國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

為文持歸勒諸堅珉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
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親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
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
得於華嚴會上圓統盧舍那弗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
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
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為
已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為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
實了義為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
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
妙法普度於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
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旋
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
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結習空
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淨
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
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既成盧藏中函貝葉
多字如恒河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四逐以一佛攝攝盡
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
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衆在在悉護持有時著
靈異雷電儵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讚
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即呈
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
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御賜甘露聚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　太子贊善大夫臣
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　勅中貴人取所儲膏
露於宮中俄盛以翠斝跪進
覩已而　詔昇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
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挌關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
上取杓中瀉二内侍舉幕承之　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
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
贖其氣清於蘭而不豔一入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
御風而行於是各奮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
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

世矧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
此玄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為聲詩以彰　君之賜
臣濡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鴻羡滋播今
廿露頻降大和塊圠民物救寧洽于太康是皆　一人有
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日孜孜
以圖報為事　皇上不自滿假錫鞏羣臣霑丐天漿上昭
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廿露須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
之所擬也感德所覃接肌藏髓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
再拜造詩一章以俟　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録成
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恭跋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
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
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
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
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洵
然有感于　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且
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　詔第臣年衰邁
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校獻　上皆親
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勑太官進天厨奇珍
内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
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寵光爾
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
釂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
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
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
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
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之重
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
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
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籍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
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
不覩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夏
絶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
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
士講求磨礪治遺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
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
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臣雖無所獻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
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礱
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珎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
制諸詩附録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
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補張馮加冠字辭有序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朝擢奉
常贊禮郎奉常所典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為

辭死引

甚重馮能周旋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馮當冠時大賓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通来監祀廣西行中書其參知政事黃君子嘗為推說字義而序之馮事于頗謹間復以祝辭為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說則今也予雖不敏弗能徵大賓興聞制字之義之意難固拒也遂黽勉以補其闕辭辭曰

冠而有字為敬其名曷為敬之期學之凝學將焉施莫重夫祭大暇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慎擇為尸孫撰厥几庶堪馮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戾止益處弗懈侔侔工祝左承右趨既贊道之復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攄翼之謂何如鳥展翅百靈繽紛儼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呀卷阿歸于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為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圜方弗訾絲毛非志之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大猷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內涵外充壹循乎敬

大本既敦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召何福弗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睎之則是

入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假利鐵為爪牙習其蒼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橐至者則嘯以為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或臠其肉為噬齧狀裂其橐拔物之尤者餘封祕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旦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閽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脆者得與抗懼逸去微見其皺人也歸誅諸鄰鄰譟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送會稽景德禪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于家于黨于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

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為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為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為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成人又曰耦齊經腴朝夕不自饜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為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盍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于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大君詩榮之而以首簡授瀛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頗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為之師其實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曰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嘗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禄養於親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瀛亦將致尤於景君瀛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

送徐教授纂脩曰曆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　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瀛之請妙東文學之士四三人纂脩　大明曰曆而

詔瀛與吏部尚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
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饋而令中貴人
護閽非奉　勅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瀛時與大章辰入
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
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
書之瀛年加耄不能有所獻為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
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遂曰上奏登盤龍金
匱中藏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
以足疾辭瀛因為陳情於　上乃　詔賜文綺纖繒各
三巷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為真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育材
奏功方許真授大章時未暮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淛教席
瀛餞之奉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
重矣在　紹聖初　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
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入始令為之大章起布衣而轄膺其

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
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
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蓋大章
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震耀波瀾崢嶸潔鮮朗威儀儼雅又足
為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趙儒林間當此
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于其官于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
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
然大章以温然之姿辭然之文乃鰓鰓下教於一郡如惜才
之論何瀛誠耄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
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
不良於步趨雖卧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為何如明年春正月

友生金華宋瀛序

送許存禮赴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胄傳經為難非藏髓以接肌溢鈞深而致遠欲承家

學冏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宣
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為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繭
絲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墨鉛黃發笑文之樞要完經翼傳
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令子遂允蹈於前
猷務純樵以自持歛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衿佩坌集揚徽
京輦薦牘交馳天池卒馳於鯤鵬鍾阜竟辭於狹鶴於是上
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
矦服推尊斗川無愧於小坡西平咸稱為有子況當勝國之
都嘗為人物之藪教鐸斯振壹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竚見
菁莪之盛如瀛不敏比德知慚秋髮盈簪慨年華之易邁春
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昜鍾之榮敢忘棠梓之敬偶它
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閬朗矣燈論道玄
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遽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辭
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詩曰

有菀者柳生于河糜折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
獻人遠言徵不絶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
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茞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
謨孔臧以迪以將以牖其衷叶遥遥北藩在燕之墟土俗勁
悍桑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為澤舟木斯蕃教雨
之施功亦如此苟專丘壑孰為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冒
送征颿其如別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

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葉夷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棻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
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
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
睢寧縣為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
釐為若干卷来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

摧攝操觚所云云皆無精覘頗類窺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為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温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為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絶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華也衮衮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温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蔓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皆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

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埜語又詆詆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庋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書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濟南李氏世居章丘臨濟鎮鎮東北一里有累葉之塚墓存焉傳至二府君始遷濟陽曲堤鎮娶解氏生二子曰戴曰某曰信曰某曰良曰温信秉性剛明州里有不直者必来赴愬片言之頃皆心服而去嘗為官督租賦不約而集行尤方嚴人聞聲欬音皆斂容避不敢慢娶王氏年九十二而終生三子曰貴曰直曰顯貴字國寶度量絶人喜怒不形于色威儀脩飭望之儼然不幸商于河南歿而不返娶蘇氏生一子彬字文質蘇氏感家門凋瘁攻苦食淡與文質共挽一車採桑風雨中早夜事蚕績以養姑姑殁蘇氏猶康強見孫吉能讀書造文出訓鄉之弟子員持束脩来上泫然流涕曰李氏一門之責悉歸是子矣年七十九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終文質天性至孝奉祖父母及母未嘗有違禮每得一甘腴不獻弗敢先嘗一日稍有酒過輒深悔曰為人子者可以沉湎而遺親憂乎遂覆杯十

年不飲首倡宗黨買田於縣北二百步作為新阡繚以周垣用昭穆序塋凡族屬有不能葬者咸與焉回河鎮相傳有鬼兵至居民競負囊橐来寄文質笑曰惡有是必訛言也已而事果帖帖悉以其物歸人人有遺垂髫女者文質偶拾之浹旬其父来告文質亟出女還之其父牽羊載酒為謝文質曰汝女既歸汝矣何假此為峻却而不受性嗜賓朋迎納無倦色甚至傾背遇之故人多愛敬踰於骨肉苟有過面責其非能改則喜遊行里中或見女婦無論親疎輒引身避之然御家甚嚴訓諸子以學晝夜程督不少恕嘗指登科記示之曰吾兒得掛名其間志願足矣復戒曰讀書不患不登科登科即為官矣為官而貪墨譬如明珠彈雀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人以為名言年七十以至正十年十月十日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忠繼劉氏生三子曰賢曰吉曰仁劉氏事姑以孝御下以寛遇夫以敬內外宗戚無不得其驩心撫忠不翅所生子見吉登至正甲午進士第及為河間録事迎劉氏就養僚屬率駭從逆之羅拜車下母喜曰汝父疇昔用心之若恨不令一見之耳年六十又六以某年五月五日而終忠字思庸年五十二卒娶張氏生二子曰益孜於兵曰某夭賢字思哲年三十八卒娶褚氏生二子曰某曰某皆孜於兵吉娶褚氏年三十六亦孜于兵子幸與吉遊吉自狀其先世行實爰衆數千言且作書来告曰吉也罪戾深重天降酷罰連年兵禍相仍李氏一族不絶僅如一綫惟我曾祖考妣塋于縣東某地先塋之側而祖妣暨考妣則藏于新阡其嘉言善行固不能究其詳至於名諱及卒葬歲月亦或有所遺失今弗圖則後嗣何能知之願先生為文刻實新阡予讀其狀纏綿悲愴之辭層見而疊出有以知吉思深而忠苦不覺為之墮淚乃掇其大者繫之銘辭而遺之嗚呼若吉者不亦孝子慈孫也哉吉字思迪今以字行文行無美出仕

國朝今遷徵事郎知揚州高郵州事云銘曰

堪輿之中氣化冲融莽無端倪予一禍一福相為倚伏曷得而推予人衆者勝天亦能定理將可期予李氏之先善弘慶綿宜昌厥施予家之分崩族之僅存適逢亂離予往過來續無往不復大化無私予頑果不食其發必亟孰閟其馳予孳植敷蕃自一而千起於毫絲予屈為伸根衰為盛門循環以時予考古驗今斯言可徵有若蓍龜予莫堅匪石大書深刻史官之辭予

題邕禪師塔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畧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肥北本失於瘦北本失肥殊無精絶之本予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絶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美完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

范元諸大老真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予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以忠字尚之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沉潛乎仁義之府擾擾乎禮樂之場窮春秋而寓褒斧法莱粟以為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則可以攀次公之黃使之入直鑾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為乎低回下列莫展一長託使車以遐覽竟仙游於五羊豈詘於人者難知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欝滂當見騎麒麟而下大荒者耶

常軒銘

閩有大儒曰朱公喬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韋以為警因號其齋曰常靖江府伴讀陳伯武亦閩人也有景行先哲之志用常名軒所以提其身者勤矣濂懼其矯枉而過正

也為之銘銘曰

帝之為義乃獸之皮可以柬物柱戾而相遠故其文上下為舛而中則從圍自非柔而熟之安能變生革而如脂古先君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悻以自好狠愎而為非燔其過固不宜不力若馴致於純柔純弱又必招削薄之譏嗚呼噫嘻大中之為物也微若神著坦若九達何不洩洩于于濶步而長趨近則入善人之室遠則為聖賢之歸不亦暢志乎而陳氏之子問學得師木漸者必上升膏蓄者必有輝揩柔人以作極纂前修之風徽予造銘而昭之竟不敢褒而規

楷木杖銘

客有遺予孔林楷木杖者橫文如蛇腹節節可觀刻斯銘銘曰

托根予孔林有文橫橫予如玉如金千載寂寥予孰白爾扶持之心

趙氏時思巷記

晉府録事趙君德懷其名為古皐有請於予曰古皐世居若昔營有厲籍于宋大父諦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通前古載籍之言論義下上若王屑慨然怙於進取視紲黄煌燿漠然無動于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壒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陽之在樹也逢賓朋滿座相與流連不忍舍雖不解欲見其酣嬉淋漓觥籌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豔之者旦曰王孫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達士也孰於是州里皆稱為有德之士凡忿爭不直者悉來質焉交篤之酒使其各釋憾而去人至今能道之大母胡氏宋史部侍即綰之六世孫女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篤於訓子古皐生也時年已六十為之喜而不寐甫髫親自鞠育之節其燠寒時其饑飽蓋及

稍長使從名進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懇有懈怠意瀕卒猶執
古皐手屬曰吾幸見兒成立將令芙八九泉矣雖然學無止
法勗之哉勗之哉遂瞑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
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
葬露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大平里遂建菴廬以為安宅
之所名之曰時思古皐蒙
命將為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酹墓下顧昇文刻
諸菴中垂示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絰曰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為道非一
而足也德懷行矣將已以廉清潔如氷雪庸非孝乎治民莫
認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于躬而名昭于時道足於已
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曰思之是則時
思之大者不必時省塋域而後為孝也它日入齊法從出前
方州華軒結軫佩綬懸魚過家上冢以為一族先榮使人知

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子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
德懷本名古皐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鳴其為人也
有云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蕭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為比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
衛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曰
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謙之有莫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
一動莫不以禮遠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
倡東南者實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大虛
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益遠矣嗚
呼其言不亦至乎艾軒既沒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
傳於陳文遠公元潔前承後引重徽疊照新學小生咸有所
師法非先王之言弗道非先王之行弗行人號之為小鄒魯

云迄今垂三百年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家談仁義而悅詩書
夐然非它郡所可及君子之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
艾軒諸孫也其家學漸濡不俟言矣文行之謹勅亦從可知
矣其治獄刑曹用法寬恕士君子復許之矣今擢為戎府元
僚則其協比師率輯和兵民脩治戎器用戒不虞此特其所
優為者爾雖然未可輕也武昌為湖湘一大藩障其行中書
所轄凡二十七府府各置衛或千夫長戍之而都衛總其凡
其職與省臣鈞禮地連數千里戍兵數拾萬其練閱之方征
調之節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贊之其任之重也較然矣自
道學不明學者纏蔽傳註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用談兵之
家尤以白面書生訾之士衡宜知所自重庶幾乎其可也雖
然予惡用是呫呫為哉昔者艾軒提點刑獄廣東親檄鄰兵
破殄嶺南群醜皐陵聞之悅曰林某儒生乃知兵耶特加直
寶謨閣是知有用之學可以治兵可以撫民可以興禮樂可
以移風易俗無所往而不當士衡尚推家學而行之其有不
復者哉況當
聖皇御寓四方無畜憂之警皡皡熙熙不異於唐虞之世士
衡曰與大即共論文武忠孝之道使勳在盟府之臣保其寵
榮以終其身以遺其子孫暇則雅歌投壺發舒性情寫寫辭
經一惟伊洛之是趨俾人人咸稱之曰是子也無悅艾軒之
後人者也顧不盛歟士衡之行吾言止此而已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惟王氏所出不一有姬姓者二族有嬀姓子姓者各一族有
虜姓者析四族餘未暇論述然姬姓二族皆出於周其一始
於王子晉之子司徒宗恭其後則太原卿卿為尤盛其一始
於畢公高之子畢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為龍蕃二者皆以其
王族故氏之於王云太原之族自秦漢以至于唐最多顯著
與清河之崔隴西之李滎陽之鄭范陽之盧天下號為五姓

載於史牒者班班可考也大原之裔有分君先之固始者自
東晉南渡来遷泉之晉江温陵里圖牒喪不知其為幾世至
唐協律郎普又自晉江遷黄陽之延興里協律生宋大理評
事文郁大理生校書郎訥校書生大理評事保隆評事生莆
田縣尉仁暐縣尉生曆曆生連連生顓顓生鄉貢進士贈奉
直大夫國光進士生給事中睎亮給事生長溪東尉柱東尉
生贈奉直大夫潤之奉直生禮部侍郎太冲禮部生知南海
縣事應麟知縣生元莆田縣典史子春則府君父也母任氏
府君諱公轂字德良生三年而典史君亡稍長問其母曰吾
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将拱矣府君擗踊號慟即
製新衣經帶追行三年喪事兄冢樂先生朝有如其父絲言
不違其教今先生時號名儒以古文著聞亦盡心於府君嘗
育導迪無不備至群族内外姻皆稱之府君諱業郡庠精勤
越流聿夜将半鄰齋燈火盡滅府君獨焚膏挾冊几坐如

恭自是能通一經發為大義亦整比可觀郡博士命題招弟
子群試于堂府君特居首列會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踊躍入
家狀期赴鄉闈府君獨漠然若無聞或勸之府君泣曰予生
髮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茲肝膽為之折裂雖幸母夫人存
鶴髮鬙鬌而疾疢挩之恨不化一刻為一朝尚忍斯須離膝
下乎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為事及夫人卒塋祭一遵禮度哀
號不暫舍性好施家雖單窶聞人飢凍輒解衣減食濟之不
然夜不得甘寢君子以為賢元季政大亂七閩之豪挾兵威
以擅生殺割土疆往往致書交辟之府君度其無成皆峻辭
已而亂愈亟府君挈妻孥避地仙遊山中曳杖盤桓而烟霞
泉石曰與之相親及
皇明御曆六合載清而府君則頹然老矣乃謂其長子寅曰
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弟迫於親老且病耳爾當力學淬行
以繼其門寅遂以尚書中鄉貢第九名上南宮未及會試擢

為給事中尋兼靖江相府録事階承事郎朝廷推恩封府君
承事郎給事中府君之配陳氏先卒已十年至是亦贈孺人
寅方攝監察御史按劾山西忽官書至驛言府君已歿寅匍
匐奔還南京詰予哭曰寅罪逆深重禍延先子以洪武八年
十月三十日長逝壽僅五十又八寅將馳歸擇地縣南香山
里白石峯之原以九年某月日襄茲大事而起毋孺人之骨
合葬焉惟先生職在太史中朝名公卿之墓無不藉椎文傳
信于世敢奉楚府伴讀陳子晟狀再拜以請惟先生畀矜之
予聞閩多故族雖歷年千餘而其文獻猶有足徵者府君善
承家學豈不思出就功名之會獨以親故不敢顯步捨去則
其敦厲孝行絶於人遠甚孝為百行冠冕所関彝倫者甚大
此而不銘嗚呼銘寅能汲汲孜孜顯露潛德惟恐人之不聞
府君亦可謂有子矣府君六子長即寅次曰同曰驥曰祥曰
載曰龍同驥載龍夭女一未行孫一陔生銘曰

人所責者身身之所本曰親呼吸相通實一氣之分柰何離
而去之南則之越西則去秦能敦本而厚倫者豈不在於斯
人豈不在於斯人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之西安人其父順本簪纓家娶周無它
男子惟産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毅
如成人諸女或與之押輒厲聲叱之皆畏警不敢近父奇之
慎擇所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壯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
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嬋嬋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巹
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舅天祥與姑朱氏春秋皆高貞婦靡
曰靡夜事紡磚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
亦悉意助集不足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蔬食水飲甘之
若飴舅姑貞婦出所畜布泉為含襚衰絰諸費始得成喪思
誠出卜葬地舟覆溺死上航溪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

勤塋舁與夫先塋之側養姑高堂日問起居察時燠寒為衣進之退撫二子讀貞俾從師能堪貞婦廣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悶絶之雖寒燈涼幌入不能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固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旣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犬彘其行妾肯為之乎即引交股刀截去髻誓不二夫聞之者懼不敢撼貞婦見二子成立讀以行義察舉為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為瀧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讀當之官會恩例覃及於親受文綺細綵之賜貞婦益喜召讀至出白金盤八枚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水蘗自守祿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慎毋瀆貨為也洪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冰清玉潔可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珍加獎厲焉浙江按察僉事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三年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又四康強無它疾嘗有田宅為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讀弗與兢及宅轉鬻它姓貞婦贖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夫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廢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柰何世教淪胥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微不甚知書乃能抗節自守定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予於徐氏之事特為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厲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曰徒作也有來讀者毛髮將聳然而立矣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璉字廷壬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亳踵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豐李因家焉武畧之後

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唐生修武郎必騰修武生通
武郎壎先生父也姚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
通武育以為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
為科舉業轟然有聲塲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
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檄為安豐丞辭不赴乃容
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暗隆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
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
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
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為
東官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
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
福師一時名士援杜甫鄧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
商公衍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
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
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省
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逢爾它何覬哉尋轉常
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
亦闕先生為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
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自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啓齒一言
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
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為之長與先生志氣胎合舉
剌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益倉
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
遠近學徒檐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
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曰與韻朋勝
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唯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
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棲
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

二日塋錢唐縣履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
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
及歿號慟自擲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兔矢可療
先生踏米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絶而復蘇
纔毋虐不子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它氏無儕石之
饋先生為營朝夕且負其避兵逸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
顧家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槀殯之道中
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貲劑假金匱乏不獲償
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為事閭人善未聞不
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瀆鬼
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
能長於詩文縈陽方公回稱其冠絶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
剡源戴公表元謂其註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畛廬陵劉
公辰翁又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歷外之趣熟
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亦有晉魏風酒
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
素志丘壑以退為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
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貢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
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
孫四栩越東明皆蚤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
路儒學正借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貢以子夭命允恒
仲子範為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歿女
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
二十卷嘗鋟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瀛也晚出雖
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
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漢西
秦張公楧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
道而先生齒為最少乃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

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
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為聲
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
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榜有哲夫子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子避名如避讎指
退以為進子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子不假外物求天經
沉而悖子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子倫品庶不偷發越見
聲詩子笙鏞鬧鳴球律呂素和協子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
海子虹氣日夜浮樓霞有名山子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
子千古振諸幽

著存軒辭 并序

瑞安裴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
忘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温嘗為賦詩以寫其情予復即
伯温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
聲聲值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予我親歸于黃土六合之間子莫過我最苦風猟
猟子成音雲族興子晝陰我親何在子涕泗霑襟

我親雖死子我心不死閉目則見子威儀孔邇何俟當祭子
始如見之彼蒼者天子悠悠我思

求親眞茫子曷求於身我身即親子一體之分戰兢保持子
厥德日新毫髮不敢愆子懼傷乎親上慎旃哉子此謂著存

端禾府君墓誌銘

子友端君以善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袞經踵門泣拜而請曰
智也罪釁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于南京
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峴山東村
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
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它
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

人與懷平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
曰也此為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授學子劉剛狀
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為衛人出於孔門弟
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
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嶧山其詳脩見譜圖記中曾
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
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
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
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
為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
有歛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
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
絶不能歸僑居金華曰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

幾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為徽州府經歷徽為
江東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
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為
圖籍覈盈朒驗虛實而定科錄吏民陰為欺弊痛譴之不數
月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
之制亦廢君或嘗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
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民召父老子
弟戒之曰予聞爾民尚豪後樂訟鬬朝廷子惠元元春
雨秋露無不霑濡爾昌為良民民以報 上德寧梗化以自
戕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
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
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
當讞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
上輒延譽之未幾升為令君嚴於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

芭月誤當作菖月與葬同柳文崔公
墓誌一日不菖月註云楚辭吳本有如菖者

請托俄僚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唯君能獨存清白之行
益表見朝著間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部尚書君之用
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為允杭州馬甲
飛粮事覺逮繫者百餘人 詔君往治其獄分郡囚別所
人各鞫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偽郡守以下皆服
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
號重鎮屬兵戈躁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
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粮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
役皆預為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
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
集君奏請于朝擇在職賢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
驚以為神既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先配石氏前卒繼
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
四方不能奉巹膳下心嘗懷懷然所得祿賜恒歸以娛親其

奉已則泊如也母既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貧
嘗著座右銘自為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
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美鬚
髯音吐鴻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環侍取書之
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
為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
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為實
録予托交於君頗久而著勳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嗚呼辭
然而年已邁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筆硯
一切謝絶之而中心猶以為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謂則有不
得而忘情者遂倫采剛之所録而繫之以銘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干將始晦而夷出遇而熙一躍而
飛筮仕府僚因賦定繇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喻訓言
藺抽磨勘該曹蚕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鄉邦憲是經中

爭準繩往莅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簪纓縗絰猶生峴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為醇儒其輔江都易王也告之以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它慕之也長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充　楚王府伴讀朝夕執遺經侍　王閒陳內聖外王之道遂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銘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倣其有問於越秦矧同出於巳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異族而尤當親其所親親之伊何正義是遵赫明命之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察天人之相因廓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為庶正鄙其詐力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更生之許

王佐斷不為失而孟堅之著論乃徒致於糾紛有羨董生文行孔馴當侍經於帷慊曰摩切於典墳荀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為王傅之尊名若同而實同將何愧乎古人彼峻者堂聳以華棻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仁和圓應菴記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菴曰圓應乃雪菴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為戰鬬之區莽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托鉢行化有褚道真與金薤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倡倡為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真即言之於衆翕然從化遂與薤日乞食饋師且請於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為基以又計者縱袤若干橫亟若干於是道真因之鳩工前敞脩門中峙佛殿後聳堂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

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遽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楹
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爾後人乃不遠千
里介予學子童徽来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
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縱師言之而疇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
事則有異於人者師本辨章寶寶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
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朶兒班大師薙落
為僧遂杖錫南游偏叅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岩長
公去棲越之范蠡岩岩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
久發為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
者予因歎曰人若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
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為有為緣有福報亦
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為之道存所謂無為之道者無小
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為諸佛而有所增不
為凡夫而有所減湛然不言而聲如怒霆凝定未起而身徧
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
二者必知予言為有據徽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孛羅帖木
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題氷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為繹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置之
者必傾賞漬之客去藐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
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連夕不滅
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唯姜氏之地其鑛
獨夥公片言可得之慎毋洩也公叩諸姜氏果見從遂定券
持泉與之擇日將鑿石取鑛或譏姜氏曰爾家就其地軋磨
為油數世矣利孰大為柰何鬻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
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棄泉以其地還姜
氏姜氏亦固請曰長者固寬厚宵人將何以自寧敢辭世英
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歸采白金滿籯當元之季有以

縣丞告身從驛遞中至者啓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其所從来蓋世英遇士有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吾白髮垂領已焉用此為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間卜地以為樂丘作蘭菴一區時招朋命觴以自娛世英之賢行甚多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潔清號曰氷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綉其辭以為工而無關其實行亍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出而觀之不有蹶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呂氏諱文福字壽鄉其先光州人宋季光爲極邊戎馬蹂踐無寧歲遂避去金剛臺上尋遷黃之黃岡爲黃岡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姚某氏府君幼喪父翰於大母谷氏大母性嚴厲夙夜飭導必期底於有成府君年十四從事法家之學稍長唐律義疏皆精原其意比類相從支分脉貫必究契乎人情遂以抑剛茹柔洗冤澤物爲已任時承平日久未易得祿食乃俯首試吏巡檢之司會部使者申公簡夫持節淮西聞府君名召與計事衆咸愕眙曰壽鄉之名何以達上官之聽乎府君笑不荅黃州守脫因不花及萬夫長脫脫皆怙勢受賕貪墨之聲載道府君白曰不去此稂莠禾稼安得而茂乎申公然之皆捕寘于獄正之以罪申公名震淮西者府君之力也陞麻城縣吏邑民被強盜所掠訴之久未克獲

元律獲强盜至五者補一官里豪陳奠徵其利縛駱和尚等
賂麻城尉燬煉成獄文上縣縣懼尉與守有連不敢問府君
知其寃竟平反之縣令長搖手相戒曰毋生事腕可斷此牘
也不敢署也府君徙容抱案歷階而升請曰明公郎宜署人
命至重豈玩戲具耶令長相顧遲回不決府君曰不署則已
當申郡司獄直達憲府矣於是不得已從之活者五人已而
厭煩囂杜門不出忽野峻台出綰郡章野峻台名臣趙魯公
子也尤愛敬之力辭爲其府吏伶優趙良鄉以利誘民家女
子教之歌舞用媒衒上官執權行賕無所不至府君又曰不
去禍本其能清政源乎白府公悉傳於法從良者數十人於
衆歌以爭田誤傷人至死議者欲當之重辟董辭輒不伏以
于慮囚使者使者漫不經意疑不決者幾十載府君知其
竟爲白之俄遷蘄州未幾郎辭歸謝絕人事築存初堂閉中
延明師傳教子爲舉子業一飲一食必與師俱時大母猶在

程勸允蔫嘗刻日娶於磚戒家奴授食惟恐後師亦感其禮
遇有知無不告之四方騶士大夫以術業遊者久館之弗厭
瀕行必有贈遺人稱爲黃之名塾云至正壬辰黃陷于盜府
君携家走南昌寓爲僑漢所擄僑漢之謀士多府君之弟子
欲邀致之府君戟手嫚罵衆知其不可而止入我
國朝其子熙出仕爲縣淅水西府君防閑訓迪允蔫蚤出則
使裔鐲其戶莫歸必歷叩其所行事且曰某事當如斯不當
如斯諄諄千百言弗止熙受教爲清白吏府君事母孝遇人
也以惠媚友不能婚嫁者助之死無葬者爲給槥櫝雖屢求
弗厭性剛直或有過眚必面折不少恕然遠近皆惟爲吏師
從學者森森立左右獄辭鉤連有不可決君片言之間如庖
丁刺牛皆迎刃而解與之遊者皆敬而憚焉不幸以洪武庚
戌三月二日卒於鎮江丹徒縣寓舍壽七十二以是年五月
九日葬縣東大慈鄉馬鞍山之原禮也元配葉氏先十三年

卒繼配姚氏子男一人郎熙嘉義大夫吏部尚書孫男三人
譙讓安山女一人李希顏其婿也予聞之魏文侯時有李悝
者撰次諸國之法爲法經六篇漢蕭何增之爲九自時厥後
世益代增直至三百有餘爲之章句者十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
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嗚呼律豈易言哉自非府君才識之
明斷決之審孰能中其肯綮者哉是宜銘銘曰

法乃司命懸於重輕脫不獲於簡孚將枉物而傷生故慘數
者類貽於陰陬而哀矜者必兆於尊榮嗚呼如府君者其殆
善用而得其平者歟

漢天師世家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傳同
虛徵瀛序其首簡瀛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
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冑理有不可得
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瀛
因據氏族摯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
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
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鄉
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平君平趯
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鄉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
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彊及不疑
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太司馬金金生陽陵公
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
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
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
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相

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矣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群書徃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壁魯洞俄徃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沴氣爲人蓄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醎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劒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道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師魯字公祺益續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虎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烈侯女歸太祖子彰祖魯死益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大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冢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徽晉安帝召之不至徽生田田生迥迥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隨洛陽尉能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爲則

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士龍忘王
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携去士
龍生應韶應韶生顧顧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
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遥見乘黒龍往来諸
峰間士元生翁翁生諶諶生秉一字温甫目光如電夜能視
物嘗負劒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郎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
小蛇餘百秉一生善善生季文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至
乃鑄鐵環券數萬緡之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
閥賜號曰真静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
欽若為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虚白先
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
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棕先生敦復無子從子孫真先生
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虚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閏五
歲不辨言聞鷄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辟池鹽水遣

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授之怒霆磔蛟死於水齋一日隨上入
寢毀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
一握楷千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
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大一庵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郎山中度
地遷建上清觀改為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
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
凡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
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鯉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
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窆唯一鳥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
脩嗣時脩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
而奸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十九月始
産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衝決高
宗賜以象簡寶劒清静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
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

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袞提刑東甫請可大治之歷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禁之雨作而蝗殪勅受凝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閒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于京師與棣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大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盜盜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鈇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雷電晦冥獲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灾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録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刻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　國朝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　上復賜以眼圓而鉅者　爲玄應故入以爲榮盻歷代相傳以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圮

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愿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糸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夭閼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粮居者不捍闌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俾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卑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充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為皁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跋樗散先傳後

樗似椿人呼為山椿或呼為虎目桐以其葉脫處有痕如之故名材極易大而不中器用故又以散材稱之同郡許君存禮有長材而不輕於世用托樗散生自號雖其執德之謙要亦有激云爾然而白玉在璞而中夜吐光若虹雖欲自閟終不可得存禮今用薦者教授于燕將自此而升為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建明堂搆清廟為棟為梁無所不宜樗散云乎哉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閫閾粤況為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闖關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憫之妙其不傳之於師奚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

噩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爲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常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又豈能無慊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令調吉之新水其爲人温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瑯琊山游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濠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濠進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常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巖偉掖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皐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亘雄偉出瑯琊諸峰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皇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高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縈徽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凉烟白草而已濠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

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郎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曠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
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賓曆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
側有時若亭瀟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
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
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激可鑒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
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
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又廢名人石刻頗夥
兵後焚煉爲墅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
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
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亟作矣
不還將何爲瀟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
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
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

守向子及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
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
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磐折黃茅白葦間
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安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
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亭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
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
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太曆中
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郎張文定公方平爲二生
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菟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間
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客龍興院僧德學同　太子贊
善孟益奉王伴讀趙鎮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
瀟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
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庾子泉泉
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

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刺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瑯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泓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聞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識無異庾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然自幼卿博求勝迹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荊榛彌望雖遺迹亦無從求之可嘆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既所可既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第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藏翳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必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寰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剔迹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

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致邪非惟瀟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揩之聲歌以侈上賜游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爲韵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剌諸山石云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志銘 有序

處之龍泉有簪纓族曰湯氏自宋婺國公載八傳至望望生鏞鏞生濱濱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諦楷字文則三世皆以尚義著稱元至正間嘗下令旌爲義門至府君益厲志惇行

石末忠愍公宜孫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御史中丞章公
溢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尤深力薦起
爲教官免强就職未幾輒辭年五十三以至正乙巳四月十
一日卒家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梓
坊原有詩文若干卷思誠錄一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
季弟梅次子燧来爲後燧生二子綰績女一適王德厚孫女
一未行燧嘗以濂銘其諸祖之墓復奉同郡李宗起狀不遠
千里来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苟墓門之文
抑而不與尚何以爲扶世導民計哉銘曰

惟湯受姓其出自商以諡爲姓源鴻流長譜逸宗堙莫究厥
詳徙于括者至宋寢昌簪纓蟬聯義聞恭奕府君承之祖武
是式粤自弱齡嗜學尤辣舉糧從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
而群經心潞口詠必啄其精寒燈在辟夜分猶青無末不誦
無本不凝發爲詞章奔放莫禦五色交絢不可正視亦持貢
函應書而起議苟不合退俯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秉心
制行期履大猷自我先人唯義之述闢塾建莊群族之餘養
或有慫益田以百居或點昧加以塗飾明揭教條皦如星日
以究以繹以行其澤往聘碩師用緝教切曰優曰柔式昭式
融春秋舍菜執禮愈恭疇意濬俗獲還淳風豈邺吾宗不達
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燬我糴我粟爾唁爾匕繼以薑羊惠
及終始元季兵興海內繹騷音問群兇是讙是呶彼暴悍者
虎攫鼠跳欲起應之屠劉恣驕君登于庭曉以順逆不見禍
旬身膏矛戟妻孥蒙戮鬼不血食爾盍自圖以禦寇賊衆皆
羅拜願如吾言我刀我淬我柵我完我謀既叶孰敢來干威
聲大振寇膽遂寒唯忠啟公統馭三郡麗陽遺孽負逆奸命
公欲刈之以揚大政怒如雷霆疇敢與競君踞轅門慷慨陳
辭磬從周治渠魁當誅崇蛮小氓惡得盡夷公因聞納降者
釋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載耜與牛資舟以渡官有海禁吏

因竊弔頭步如千望絕莫赴君聞盡然是何忍爲即日戒行
裹有長書徑詣大官歷斥其非卒復其舊民憂以擾君性至
純慕以沈教惡欲如讐曙義如利服不及華食無重味寢氷
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從兄允爲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趍行
孚于家德則有餘大衣長裾見者翼如歲時烝嘗尤極慎慤
出就齋室心存沖漠洋洋如臨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恩油
若撫事接物盎然春熙揚淑隱慝欲道之歸王有紛爭爰質
爰稽苟聞話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由表之正況能周急以
鮮鰥病友有寄金沒于兵舁家惟一牛償之弗新君德之施
漸漬益真人爲弗滋智愼熄紛紛及聞其死執不沾巾僉謂斯
世不復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畫區而畊量夫授地執富
執貧執有餘利益然太和何有窮匱仟陌既開華公爲私大
將連圻徵無卓錐民散無繫民宜是綏仁鄰壽夭乃政之基
奈何棄諸籲茫蛙黿不有君子誰復斯憫脅善扶義其利維
永成懿之心實重耿耿敢施縱橫申椒之馨鴟鴞晝呼長離
曾鳴誰不改容誰不咨情殀而不桂爲善者懲彼有窮爲爵者
葉弗頹此惟布帛發吾艷慕大書坐間表厥中素此吾直筆
初非諛墓

思遠樓記

盱江有逮湖周圓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景無
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爲學至吾永年人益稱
其賢以薦者起家爲吉水幕職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
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踣善繼大
夫士恒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貴志以歿
原鳳兄弟請于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
也介前進士曾君仰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
鳳對曰不幸先人即世一念及茲精神遐漂無所矣止有時
梱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

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
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又
曰今人遐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隕晛黃爐泯然不
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賴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
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間神交冥漠有
不知千載之爲長一日之爲短者藝孳焉惻惻焉日致力於
斯庶幾契先人之志爾是或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
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中
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
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
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
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亹亹相續以至於無終不可以數計
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
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爽
也惕惕然如覆淵冰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
無它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
之矣頗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
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
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
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
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爲邇無難矣
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
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
而止若夫漣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爲原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旺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東溪
其地爲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

必籍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櫂以徼金錢踰時不
能遽涉或水落氣縮氷霜寒沍類揭跣以進若履刀戟然人
病之溪濱貿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為已憂伐堅木造舟寘
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
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
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
字祥瑞周窮扶難甕塗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子門弟子黃仁詣前泣曰仁也生九歲而失母晝夜呱呱以
啼惟我大母夫人是賴鞠我迪我式克至於今日忝被官使
竊祿于朝未知所以圖報而大母棄捐館舍叩地踣天無所
逮及幸稱道淑德勒石墓門猶或可為之已請晉府左相陶
公凱評隲群行列為事狀一通願先生賜之銘死且不朽矣

按狀夫人諱峯足姓陳氏建寧西畴人幼喪母馮氏寔然能
自植立不與同類游敖父甚心奇之有問名者多弗荅同縣
黃氏世衡知其賢聘為其子義夫妻未及笄輒來歸上承尊
章下恤媚御靡不達其情曲四男子二女子義夫以疾終夫
人哀慟欲從死不可得諸孤恒煢煢無依蓋藏漸盡朝饔暮
飧至不能時給夫人深憂之雞初鳴秉燭起御紡磚伊軋之
聲達旦不絕如是者餘五齡誓以氷雪自守至於終身外伯
父馮翁恐其中憒無策生計雖力諭之曰爾勞勤逾節尚不
鵲巢實地母子無完理奈何使黃公為餒鬼乎夫人泣不對
曰汝衣冠胄也汝父望振其門惟寐忘之今不力異日何面
目相見九泉乎凡一動靜一云為皆痛約之以禮稍有違忤

面發赤如赭諸子惴惴不敢前或遇節序相率詣先祠奠謁畢出坐中堂子孫以次奉觴爲壽雖不解飲亦必使沾醉盡歡而止夫人長身而豐面恒作赬玉色春秋雖高康彊無疾見子普保以易經試藝銓曹中選擢合州石照丞石照以民稀并入州改忠之酆都丞酆都將仕郎孫仁亦通周易領福建行省第四名文解上南宮未試除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今陞靖江王府奉祠正夫人時移書戒勵曰爾等既食君祿當夙夜靡懈以效精忠慎勿以貪墨敗非惟喪身實貽先人羞夫人年八十四不幸以洪武九年正月六日卒其年某月日窆于金籠山之原禮也所謂四男子曰同壽曰衆嘉皆夭曰如滿曰普保二女子一遠范員一夭四孫男曰仁曰義曰貴曰炯二孫女未行予聞女婦爲陰類往往多柔順少剛明事或因循姑息苟有人焉能嚴以馭衆如奇丈夫則其家蕃盛無疑如夫人者是已予祖母金夫人最號有家法先侍郎

朝夕侍左右不敢失聲嚏咳唯恐弗其意且督予兄弟之學尤急每夜懸燈呼次第来前取倣書以驗惰勤事頗與夫人類宰木已拱而懸繡之碑未有刻文而仁於新喪之際乃能汲汲以圖不朽得非賢耶仁爲賢則予有愧多矣銘曰

家之盛衰繫於婦柔暗剛明隨所取彼美夫人資獨卓已以委禽奉箕箒竭力秉誠事姑舅日將久獨遺孤凰在林藪雞雖嗷嗷弱如柳鞠之育之比璎玖遺胤不絕吾敢負凜若嚴師加善誘業就材成　獻明后綳褓朱衣佩懸綬龍光貤贈恩當厚立隧傳榮名弗朽予言若誣有如酒

跋日本僧汝霖所爲文一卷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爲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趨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繩而能使文字從心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爲土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遠矣雖然汝霖編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爲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二惟一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

藤氏書堂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鍾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士宋濂跋

贈傳神陳德顏序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指曰此吾學子松陽陳德顏也德顏善貌眞小與大咸宜請爲先生試之余所遇畫神者亡慮數十有絶不得形似者有僅得髣髴而弗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靈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咈宗文之意姑諾之德顏反覆睥睨之而去越明日德顏持一小像来余不能自見揭諸壁間僉隸見之讙曰此吾主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裁家先生也自時厥後僚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僉曰此龍門子宋君也予亦自咲因叩之一云是舍杖而趨觀水潛溪時歟一云非也是破顏微咲肆口論文時歟一云亦非也是寔心合道與造化游時歟余曰有是哉脫如三客言非惟其形逼真抑且并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間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顏者十百之中僅一見焉先生既愛之矣盍爲文以張之乎余自近歲以来爲求文者肩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絶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爲之藩府宰輔之賢詞林胄監之英臺閣清流之選以余延譽之故亦競賦詩畀之德顏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子所業但憂心弗純不患藝弗精不憂名不揚理之常也古之人以畫鬼神爲易狗馬爲難狗馬人皆識之不類則非之鬼神不與人接奇形倪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爲之況人爲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顏之藝精者不能與爲斯也余於德顏竊有所感焉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青霄抑之則入黃壚問其氏名則是

矣其行事則非也嗚呼一藝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然豈不有愧於德顏哉余論激矣宗文以爲何如

題湯處士墓銘後

予觀老友陶先生所撰湯處士之諸祖嘗置義田以贍宗族積累深於人哉竊求其故處士之長故其孫子多賢此固天佑善人理當報施者如是抑亦家庭之間耳濡目染之所致也昔者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義田及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遂其所願儒先學士每豔其事且謂劉暉簽判家無餘貲能於初仕亦置義田數百畝實有難於二公者嗚呼暉亦食君之祿矣今湯氏以布衣之家初無祿賜之入其於義事乃能上與二公相抗可不謂尤難哉能爲其人之所難故天之所報亦出於尋常之表宜其處士之賢有足稱道也湯氏之興固將未艾後世之顯豈無范吳其人哉予將望之金華山中人宋濂

題陳生宗譜後

氏族之學難言也久矣陳本嬀姓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至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其後子孫有奔齊者遂以國爲氏傳裔既久乃至混淆有本姓陳氏而更爲田氏王氏者有本姓白氏高氏而冒爲陳氏者此固失之成安君陳餘自大梁起兵徇劉項陳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二人雖曰同時本非父子唐衷却以爲嬰生餘尤爲無稽之甚史家且爾千有餘歲之後爲孝子慈孫者欲求譜系之真其果何如乎不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予學子陳生晟自著譜圖記一篇書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真有識之士哉雖然公侯之興寧有定世生知種學續文有聞於多士爵祿之來將有不可禦者使後世子孫藉其遺耀幾有所攸賴不亦美乎生尚勗焉可也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彦誠之所築也彦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又七年是爲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彦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絶寇来輒敗衂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禄之彦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彦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遥亭上將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彦誠咲而不荅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百戸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嘉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徼名爵者其爲混濁蓋亦甚矣今彦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彦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彦誠之風道德忠義者聞載諸方策者斑斑可考彦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隤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刺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彦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諦元觀之諸孫来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

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其青雲第一峯雉堞實繞乎峯上旁支曼衍蜿蟠磬折沿城直趍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爲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孚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搆亭其中嘗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瑩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冲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緑涵無有虧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笙鳳之臨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寘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顏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爲之殫指永嘅及逢

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闔廬復搆亭以逐舊貫而竹之籜簁簁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壽後與其有連者咸詣夫仲孚亦舉觴次第爲壽且嗟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占幽勝而挹爽塏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僨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僅脫於震凌者矣有爬梳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況所謂遊觀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後引蓋未有涯也酒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兮青蒼蒼六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麟徙兮啄其腴秋風吹翠兮實纍纍邈千載兮動遐思歌已而退壽陵中有陳聞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求詞林請予爲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以不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朝菽暮暘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畊鑿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蓋　帝力如天撥亂而

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觀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構非特爲仲孚善繼而喜實可以卜世道之何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子雖不文故樂爲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脩士大夫翕然稱之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祖有原要字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藤氏爲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洒掃之役久之國師爲薙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與聞在菴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每慕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慙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欲往禮其靈塔頰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廢之乎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況予之贈語邪範堂曰請爲一偈何如予曰杳冥之中莫光如曒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爲範堂曰此姑實之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藏教乃欲遏絕初機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爲初機一且不有孰居第二強生分別去道滋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必欲徼片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柜耶予咲曰如此則豈庶幾也於是合十指爪而唱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衆生顛
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玉連環鉤鎖不可斷正
滯無明根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
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来最方便示此思惟修蕩相
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劍寒鋒湛秋水斬除諸煩惱
智慧即現前轉移刹那間不見有真妄如種鉢特摩出自淤
泥中華雖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舉復雙収不見有先後如
然長明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即亡非暗往它所明暗本無

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回光自返照性
亦并亡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
所謂諸因緣銷實無餘者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
樹林晝夜談妙法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
墮於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着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
道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棄雖
其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漁於侍御史蕭振之
事不無感焉振字德起温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
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煒上書貢李光徇檜議和
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搖鼎鼐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
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為池陽之謫
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厥
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不得為君
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
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
之友同里顧岡次夙時為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振其辭雖甚
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是時主桐廬簿貢廷佐
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塘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
廷佐劇論讎恥不可忘名分不可敗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
狗勇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
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燾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
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子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為
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
以然者既深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
野忠介公緒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余忠宣公

咸爲題識元龍之第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罔亦多賢子孫也哉

蓬軒銘有序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　中寘異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抱弟子肄業其間楊內翰刪中曰是朋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之子英復搆軒於前以蓬爲字蓬者舟　蔽也雍容文靖公白野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爲賦詩壬辰兵變化爲榛翳之墟英亦避地城北岐陽山陽游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搆古亦有是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爲作蓬軒銘銘曰

歙多大山下瞰平陸嶺接羣聯前舁後遂如瀛海內波濤起伏有美君子搆室山　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濟川勗之蓬游維舟之用視蓬爲急藉以蒲紉以幹篾障除雨風莫安袵席豈無桂櫂纔河之洲亦有蘭橈載泛載浮匪蓬斯完厥用焉求父唱于前子和于後兵燹之餘聿新良構寧事般游思學之懋學功倆庭夜無譁拯是瀕連如涉大川脫彼墊溺升諸堂遊誰無齋居乃名爲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謗徵戒或怠其心則放斯堂暨軒閑閑言有琴有琴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髓一蒿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楹銘者太史

故宣武將軍金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公諱信姓楊氏世爲開封鄢陵人在元朝時以贍畧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戍鎮江元末四海大亂　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銃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帳前萬戶尋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尋　駕親征九江南昌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

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銳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
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從破之既而克合肥援安豐扼永新
亦與有力焉張士誠據姑蘇常忠武王奉　詔致討公又從
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僉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
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戍
武昌遷永州已而僉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
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　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衛
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
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尤幼
上聞之憫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旦　勑中書大都
督府御史臺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塋聚寶山之原以其月
十九日葬　恩意甚優渥也曾祖考忠其名祖考彬考彬
妣李氏妻四人正室王氏側室馬氏彭氏王氏觀音保側室
王氏出也惟公幸際　興王之運臨適不懾故能立顯功

受榮爵歿且不朽矣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
於是乎書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
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
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
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
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母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
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
賣藥市中以自給親旣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
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
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塋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
也只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
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嘗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臨鬼

神鐸恐毋卒寐也輒巡墓踣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
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
歲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
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絶它皆
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煢然獨處心無畏
懾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煢煢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
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
禮自節哉

為說者曰子聞鳴鳳山當白馬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
作而其托於六義者深遠玄奥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
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

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
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
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
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
短韵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脉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
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
泛引經史巧爲傅會檀釀而叢脞駭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
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
屬就而爲之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
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
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寢語
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以卓
絶之識脫畧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
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

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蘗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幸宋社已屋裴田於戚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塞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鋟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爲隣郡及從黃文獻公游脩聞先生之行事可爲世法因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名淅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先進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社既屋

皇明受命圖入　晉王邸　王下教俾濂題識其左濂聞史

皇作書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歎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爲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諸家之長爲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攷見經曰普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曰加之意焉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正書之檀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贅矣其入宋秘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甚可咲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賴有泚矣

跋韓忠獻王所書戴鵝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鵝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率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中書者則其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黃氏悅親堂銘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何温與清無爽也定也可也而未至也視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曰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竇厥身也若愛瓊玖也慎所履也如在淵冰也蹉步不忘乎孝也可也而未至也然則何爲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親名之彰也族姻之所豔也僚友之所顧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則斯悅也外也非内也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内出也有諸内必形諸外也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居德養親之堂題之曰悅親居德以文辭致身爲鄴都　其身將顯也予故援此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悅親也人習而察也予不敢勦說也銘曰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茲而有聞身着親之枝斯須不敢毀傷始爲行之醇天經地義吾

敢弗之惇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于諸侯鄉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弁之等裳有黃玄之錯鼏有尊彝枓觶之用具有乾脯離肺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詔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爲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頹俗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嘅也臨川危生安滑敏好脩爲文辭亦整緻可觀嘗從郡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子爲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爲甚重繼掇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將踰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屆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于成其一爾生名安以定爲字稽諸聖經敷列其義必先知止始真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二方其未定逐物而播紛紜舛戾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鑒孔昭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三曷爲致斯因靜之故靜爲動基理罔弗具辟地博厚發育萬彙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四靜主乎內靈府廓然靡隱靡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滓將刑漸獲所止斯不爲難其五惟古之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逮及後世詭藥是弄誇多鬬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鞭霆雨于太空被其澤者碩大而充其七憫彼夸毗以華喪質直究本心瞭如出日徵言猶存可以尋繹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其八爾生長矣蜂如秀榮翟翟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啄其至精亦既有

文五色縈其九我後賓賛不與酌醴今補祝辭庸申規厲
行固宜萬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濂家食時嘗如烏傷其校官劉君浩鄉来見浩鄉諱演美容
儀晳白如冠玉有鵠峙鸞停之狀聆其弦議推闡王覇欲見
之開物成務建饒注而健鶻飛也求所著文閱之氣充而聲
雄風雨晦冥雷電恍惚若鬼神之出入也濂甚豔其人數與
之游蓋浩鄉受經玉山鄭録事明善録事精通伊洛之學望
重當世浩鄉獲其傳爲多濂意浩鄉非文墨可羈必騰迅以
升已而浩鄉秩滿去濂亦潜伏大山長谷聲迹絶不聞會元
録告終
皇明御極濂應聘而起累遷入禁林浩鄉之子彬亦典儀
晉王府既胥會亟問浩鄉安否則宰木拱矣濂失聲笑曰浩
鄉止於是耶不覺爲潸然出涕次第彬才猷日著轉承事郎工部

主事改員外郎間謂濂曰彬幸藉先子明訓忝任官使近得
援例贈先子如彬官毋葉氏亦贈孺人先子卒時年五十又
四乃元至正癸巳三月九日後七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始
壅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嶺原迄今洪武丙辰越十八載而懸
官之石無文非不孝歟願先生畀矜之言訖泣下既而又曰
先生之行多可書彬不能記其詳先子事父孝生能盡養暨
沒廬墓左者三年廉訪使者遂以孝廟舉教諭義烏移龍泉
興補百廢孳孳如嗜欲陞明善書院山長以母老辭先子性
謹飭非大寒不襲重裘雖暑鑠金正衣冠而坐校冊諷詠終
日與人期在百里外風雨必赴之一日行桃山中見涕洟赴
溺者先子止問之曰吾母亡未塋貧先廬得錢二十千今遺
之欲生奚爲先子陽謂曰爾勿憂誠吾拾之爾力挽歸家償
錢如其數其人知非真拜受感泣而去先子瀕歿謂彬曰金
華宋先生最知我我死當以墓文相累彬敢銜哀以請願先

生畀矜之言訖復泣下濂曰濂實知爾父爾父有經濟才志不獲施以卒着舊凋落宜爾不能詳濂故掇其槩言之繫之以銘劉氏世居括曾祖某祖桂好施與州里咸儉亦賴之父德澤好施如先人母葉氏子男子三長師曾南康都昌丞次師夏即彬次師雍孫男子一煇女子四梁松朱某湯謹其婿也一未行銘曰

丹穴之鳳五色離被不高翔於千仞乃戢翼而威蛇命也奈何振古如茲噫

恭題

御書賜蘄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皇上幸大本堂堂乃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于坐慰勉再三復勑奉御具觚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玲瓏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覩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胎合無間蘄國公值四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

宸衷惻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祗奉服膺而弗失厥緻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帖倘書廉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 謹識

題梁楷義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

皆誤矣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啟文既書滿將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發爲聲詩 吳府伴讀王騭與啓文有連遂以首簡請予序浙河名區虎林甲郡文彩朗耀光衝於牛斗才猷振拔軫接於荊楊故三沈有翹儁之聲二徐爲俊髦之冠多歷年所匪惟今斯粤自唐季以來海田屢化獨繁華之如故慶光景之常新富庶亞於咸陽侈麗比於京索停鸞峙鵠山川之靈氣薈蔚陌香衢窄管之春聲宛潭嗟士習之易染憫風俗之頻移儻有拔萃其間實稱良彥行必偉於紳素譽徧播於鄉公惟朱氏之名家愜輿情之所屬塤篪交奏四經之義髓昭明蘭蓀相宣一姓之文鋒犀利棣萼既形於周雅芝蘭遽產於謝庭華穎高騫允符二妙之選藻思遄發何慙八斗之才珠彩雖沉玉光難掩遂因文藝上貢銓曹雖王勃之少年豈朱雲

之可吏則行人於起部期試事於徹垣三載積勞行將授政
一朝予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每賦高年之引奉觴為壽尚
瞻游子之衣春暉澹蕩以娛人秋月連娟而在戶爭誇具慶
奚翅前踪平浦西風催棨戟遥天去鴈起名勝之長吟不鄙衰孱来徵序引無山東之雅製續洛下之群賢悦陳
兎罍式聯寶白云爾係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晛淡涼夕朝鼓官河棹暮宿青山驛憶昔為
行人風雨尚征役王事有程期吾敢思燕息今焉返吾廬摇
曳武林陌上堂獻壽觴踉蹌喜增劇衣帶来時香酒仍去年
白門前青桂枝寒花破寂閒不見近三年為我動顏色子歸
趣誠佳予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肯倦西風翼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模印然自梁沈約制為聲韻以来
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玄復帥其屬
而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為繆畧
復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於該博且取周
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復重脩之又
易名曰廣韻至於宋祁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
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
廣韻獨盛行瀛等奉　勅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
列如左註則並仍其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為七十六云
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　記

韻府群玉後題

右韻府群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兄弟之所集也二陰
一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
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
誠有便於檢閱板行于世蓋已久矣入我
聖朝近臣奉　勅編洪武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

合不當者更之定爲七十六韻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因書其故以告来學者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　記

贈令儀藏主序

子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日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恒河沙不可算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況震旦一國邪曰本在東海同爲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内外邪此所以同慕貞乘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毒西来既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主之世達摩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爲餓者困卧道左世子察其異鮮衣衣之已而入舜遂藏焉及啓棺無所有唯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絶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自時厥後橘妃遣慧勞致金繒泛海来請齊安國師卒令義空比丘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阿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何盛原大法之藥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脩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浙參叩尊宿咨決法要洪武癸亥冬復来將山爲侍者尋遷掌藏史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子頗究内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敘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判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真顯正發偽摧邪則謂之論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既司之矣司之寧有不受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爲餘賸何在於博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緡無以貫之萬法散於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甚要亦古人

之甚拳拳者也大氏入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真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籟微光輝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偏參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寶秘而昌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聳興於日本者稍著見焉而末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槀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餘焉仲舒既屬繕書者入卷乃收序槀秘藏惟謹及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帳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爲佳子弟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將者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灑掃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混成道院記

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脩已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

辛甲鬻子管子蛸子與夫兵謀之書咸屬焉自其學一變而神仙方技之說興欲保性命之真而將求於外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則其玄指復大異於前矣所以劉歆之著七畧既書道家入於九流而復別出方技其意豈無見哉嗚呼其傳襲蓋亦久矣婺之浦陽有山扳起曰仙華相傳昔有仙嬪於此乘龍上昇山形如翠蓮花猗儺妍麗當晴霞朝絢儼如蓬萊樓閣突兀五雲中疑有古仙人往来其間山南六七里則縣治在焉縣治之東曰東嶺地勢迴旋而靈冲之氣不洩當元之時于鍊師某常建道院一區以棲肥遯之士鍊師之弟子葛道慶今於東嶺之源復建混成道院凡殿堂門廡暨庖湢之屬具完經始於洪武三年之庚戌落成於六年之癸丑脩真之士来鉥来而鍊黃庭者于于而来矣道慶請予記之予聞神仙家之說葆精嗇神冥合太虛脩然玄覽却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心頤豔之邇年以來刑落世嬰外物之為羈馬者皆釋然謝去思欲排空御氣神游八極之表俯瞰仙華而時一下之道慶儻相見焉當趨前長揖曰子嘗記我道院矣豈真所謂列仙之儒非邪幸授我以長生秘訣必相與驩然一咲也道慶字處善為人恂恂有禮入道之志蓋堅如鐵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鵝塢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只尺如隔胡越里人疊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于淵鑿石于山犬牙相亟魚鱗密比架為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覺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畸傍築庵廬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隱然

如虹霓跨空而収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寢衽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抜一毛以利物則顓然怒其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已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爲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海唐来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熊濟浩福翁禄翁居易郎來請記者今爲國子生云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暘序

君子爲學能知内而不外斯善矣内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分之正尚區區務外則奔趍竭蹙何所不至哉予自官京師南北之學徒頗有来受經者既而多攝御史巡行郡國而陳

孟暘亦在其列孟暘所莊先潁徐邳宿五州官書浩穰至萬餘卷孟暘逐一爬梳使枉者直累者馴且察夫民病請免夏賦之緜頻役之軍與夫輓運芻交之艱分給滯盬之便如是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郎以 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列之士或擢左右恭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郡案察司事人皆曰孟暘之材若是其將自此升哉孟暘適以疾在告人爲孟暘惜之孟暘則曰爵禄之来天也吾敢有徼覬之心哉且方岳之任至重繭絲泉粟之殽甲胄獄訟之繁徵科營繕之勞無所不當與倘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班乎不可也幸仕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曠官僨事之失也況吾母氏年近五十餘日薄西山素髮蕭蕭然靣領僑寓於婺城之閒吾心懸懸如飢近已得請于 上躡履而迎之以来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鍾鳴鼎食以爲榮結駟連茵以爲侈適足以增夫悃耳子聞孟暘言知有忘君子者也内而

不外者也拾級而升而無躐進之望者也思孝乎親者也此贈別之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謄鈔之不易也共鋟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又持中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成本衣冠乎自青年郎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于　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於遍采史傳及前脩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釐爲

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嘆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物該古今而資問學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穢詭豔卉隨春開落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爲花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爲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皇頡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攷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爲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予又獨嘅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蚓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氷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曾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

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
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畧去之
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有序

惟吳氏出自姬姓自泰伯仲雍避其弟季歷去之勾吳周武
王封其裔孫吳周章爲吳子至夫差爲越所滅子孫以國爲
氏分處北南厥後有居延陵者莫知幾世又自延陵遷湖之
德清至宋大理評事景生子曰庠庠官處州始徙德清来占
籍焉庠生三子曰感曰乙曰榮感生二子曰安常曰安國安
常絶無傳安國字鎮鄉宣和初以大學上舍釋褐進士累官
太常少卿使金不辱命還知衢州壽五十六而終娶周氏生
一子曰邦老歷官知吳縣復居德清乙生一子曰安上安上
生七子而名聞者三曰企曰顯曰邦而生俱由舍選出身企
累知定海縣顯再轉國學正曰邦煥省試第一人邦煥之子

曰友龍漕試亦第一人其後皆爲賢師儒亦絶不傳榮生二
子曰安禮曰端朝絶不傳安禮生三子曰邦明曰邦本曰邦
彥邦明邦彥皆絶不傳邦本一名挺字挺才因父有疾遂精
於醫以淮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將領同司農少卿湯碩使
金亦不屈節壽六十二而終娶潘氏毛氏生一子曰嗣英字
華卅補迪功郎能繼父學不要利如唐宋清之爲內外婦寰
者傾貲給之殁不能窆亦仰其棄事距城二里所有山曰三
巖樂其幽遂預爲藏穴於中岡之麓時醉卧其中且於穴前
百步築歸愚庵謂其友何宗姚曰君宜爲我作墓碣幸生得
見之後七年八月癸酉吾當歸窆於此耳至期果然實祐
三年秋也壽八十五而終娶閭丘氏清簡公昕之孫生三子
曰有開曰有光曰有益有開絶不傳有光字行謙能文辭任
達如其父亦精通於醫馬莊敏公来爲郡極禮異之尺牘往
来幾無虛日壽七十三而終其窆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步

娶薛氏生四子曰嵩之曰泰之曰艮之曰衡之嵩之泰之皆絶不傳艮之
吏勢益橫競魚肉之字止軒性善柔言吶不出口遭宋改物而
七十九而終其塋在華叔府君墓南五步娶趙氏生五子曰
祖皐曰祖繼曰祖最曰祖謙曰祖成祖皐祖最祖成皆絶不
傳祖繼一諱元亨字嘉甫通經史百氏書星曆法律亦無不
研究詩若文一以理勝事親孝及歿負土成墳結室墳左寢
苫枕堄其中服闋始還居室屢燬締搆者凡三必先完諸第
者諸第有孤女二人未行竭貲嫁之性耿介獎善疾惡之行
皦皦自信不肯詭隨人來行竭貲嫁之性耿介獎善疾惡之行
其嘉惠里俗靖綏邦人有漢陳寔之風私謚曰嘉靖處士云
壽七十四而終其塋在止軒府君墓東五步娶趙氏生二子
曰世昌曰世德世昌字伯京鄉貢進士今授處州府儒學教
授世德字仲懷鄉貢進士衢之美化書院山長世昌娶丘氏

生二子曰公頤曰公顯公頤字從善博學善屬文承事郎工
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娶潘氏生一子曰維公顯娶趙氏生
一子曰綸世德娶劉氏生四子曰公進曰公達曰公述曰公
遜公達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以事免祖謙字
某殁塋止軒府君之西三十步娶　氏生三子曰德明曰德
茂曰德盛德明德勝皆絶不傳德茂娶翁氏生一子曰道臻
有益字十朋以儒術稱娶華氏生二子曰壽翁曰岳老岳老
殁塋毛山去華叔府君之墓五里而近娶　氏生二子曰祖
稷曰祖華皆絶不傳壽翁字如山宋秘書省檢閱文字元署
遂昌尹其塋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有餘步與行謙府君墓
連娶王氏生一子曰祖堅殁葬歸愚庵傍娶陳氏別塋東岡
生二子曰世慶曰世善世慶娶王氏生三子曰廣生曰廉生
曰庭生廣生更名浩今授承事郎通判饒州府娶王氏生一
子曰庸世善娶某氏生三子曰庸生曰唐生曰應生癘在禁

林時公頲爲編修官相從授經者頗久一旦奉其父進士君之命拜而請曰吳氏自吳興徙括令十有一世矣詩書之澤相仍弗墜子孫亦與有祿食大墓在三岩者十亦皆松楸蔚然而樵采有禁豈一朝夕之故哉然宗系漸繁易致於淆亂失今弗圖無以貽示永久爰建祠堂三楹間於中岡之南以奉祀事復擬世系之可徵者件繫成書頲先生詳書之使鐫諸石以列於祠中瀛聞吳氏之所自出往往指爲延陵季子之裔季子之遠孫分爲延陵州來二氏矣非吳氏也吳氏自於越滅國之後始建氏於吳其後有出渤海者有出濮陽者有出陳留者各隨其顯望爲宗雖紛紜不齊要皆夫差之後非季子也今括之吳徙於延陵恐或者謂出季子之裔故爲一辨之而其系次治行壽年卒葬書中可徵者靡不備載不可徵者不敢强也嗚呼氏族之學古人甚重所以貽本支別親疎謹異同世降俗微能存心於此者幾何人哉有如公頲父子誠可謂賢矣乎系之以詩曰

句吳之裔實出於姬碩大且衍自本達支浙河東疆有州維括孰其來遷爰震爰發習我俎豆悅我書詩籍罷流榮類體受衣揚名王廷聲讋敵國爾雖渝盟我持我節自時厥後世澤敷滋履義蹈仁唯德是歸癘疴疾痛使我心惻慨彼越秦罔視肥瘠邦侯牧伯識之爭先分庭抗禮如賓大賢有濟厥美孝思罔極負土懷親倀倀如失眼有青白是非攸分不向詭隨剛腸獨存至今遺胤蒙其休祉文光燁然紆朱拖紫維彼三巖拔起嶷岡廻澗縈風氣欝蟠靈和所鍾生祥下瑞孳孳子孫今聞長世譜系昭朗自流徂源惇孝廣敬澆俗其敦我撰碑銘樹于祠下善績善承勗爾来者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

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
世者真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猝難入目筆意流動
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贋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
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
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
學士張克明云

菊軒銘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耆年碩德爲州里後進所矜式文章問
學既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翰墨蓬蒿之下環植之亡慮數
十本蓋以翰有正色與先生所稟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潔
之時獨致其研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瀛四十餘年之老
友也雖不能文爲著翰軒銘一首先生當與我刪之銘曰
翰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爲僻翰有落英斯翰
其馨君子餐之期不爽厥真菊兮君子兮合爲一兮終無惑

兮永爲民則兮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游之士覬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通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待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叅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祕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傅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實祕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効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

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祕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柰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宛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摒者非玄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乘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閒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

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從善名面號為還樸為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器之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　日

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跽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遽成齏粉一家五十人咸死于海獨臣附餘板薄沙島幸存犬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父之養為子且為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

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

臣肆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
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
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　聖恩如
天固未知消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絶者僅
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
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
上曰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
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
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詣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
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
申前言濂以未暇為荅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
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
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
孫為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

爲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故然有一
說爲傑告爲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
鞠育爲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于朝復姓
爲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
報鄒之德哉
聖皇之言即天也慎毋忘之濂故舉此重爲傑之
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方冊至今人能道之惡知
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贈闇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立行墓著於外蓋爲征討權宜之計至唐
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命之至今相沿而不革
非所以示悠久乃改爲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
各一人以協和庶政統馭人民河南闇希魯由鄉貢進士擢
爲起居注皇上愛其才俊俾肆業文華堂堂在禁中車駕時

幸臨訓飭之尋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令乃授山東承宣布政司左參政希曾名鈍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嘗受經於予故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物阜蕃土地饒沃
宸秉軫之百司綦布誰挈其綱政乃無斁乃
爾往宣朕至懷參佐其長臣鈍曰吁臣恐弗勝方嶽重鎮厥任匪輕　帝曰俞哉爾母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鈍拜稽首即日啓行　君臣一心共底降平我知閣子有學有文五色燁然出類超群子之往矣期建功勳貯見政績邁于古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子尚勉旃服之毋忒

宋惟善字辭

宋氏自京兆遷汳又自汳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為同宗予侍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

皇上親擢為給事中朝夕在　帝左右時被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燕靖江王府錄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為同朝瀕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為請已二年矣叔公文璽之冗日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一辭乎予咲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參伍燦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又愜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予有言將何有俾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牢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眛眛思之非忠莫報往佐方嶽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簡　帝褒峻爵穹官日致顯驩　君恩如天無不覆燾

威軌滯盍疏軌蠹盍剪軌才盍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之推成已成人庶其在茲我著我辭徵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箴史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謂瀠曰安仁之姓相傳出于周單伯之後子孫世居鄗濠濠臨濠今改為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氏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于祖父皆合塋鳳陽縣之延陵村三塋同域繚以周垣植以松栢外立高楔表署名號歲時祭祀惟謹惟我單氏世以耒耜書詩為業敦崇本基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恂恂欵欵不能以辭氣加人人或見侮輒遜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並無所爭訟衣食有贏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姻友不復為自藏計家法素謹男晔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薰為善良焉先德之厚者甚衆安仁不及聞其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忝被官使皇上念及舊勳勑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榮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南安郡夫人

天恩深厚賁及泉壤而塋閒窆棺之石未有刻文茲非闕典歟敢具書以為吾子請瀠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也如吹之必寒噓之必溫此古今之恒理幽顯之通符也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瀠與公交游十有七年知公之勳業為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公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為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敓相屠劉氏遑遑無所寧居公奮然曰丈夫當出奇勁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釃酒率健

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曳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襁負依為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為人作驅除爾真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公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公嚴飭軍伍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

上選公為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猶卒橫賦民糧曰寨糧務朘剝以蠹民公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氓也奈何犯分而訐之即圖白金短長圖方形來上圖上藏弆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頋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為衰幸五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甲辰徵為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

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脩朝享服御儀物迁議可任其責者遂奏公為將作卿公精敏多智凡所制量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陞公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公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孱請致其事

上閔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公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公舊勳復

詔中書起公為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公詣　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頒致仕詰加公通議大夫蓋異數云嗚呼公之事皆瀟洒而失書則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所目擊者苟或有所拘泥而謂先德者隱而弗昭矣其可乎哉其可乎哉公娶趙芮二夫人生子男子凡七鑒鎧雖蚤世鑽擢　皇陵衛千戶所鎮撫餘若鉞鈞銘銓皆亦斬然見頭角矣歲時持酒以酹先塋相率而讀瀟文則曰吾翁之顯顯自我先世遺之也我等將取法焉然非遭逢　聖人在上亦何以聚精會神成功名之會哉我等尤不敢忘是則忠　君孝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它日州里之人過而讀焉其感激亦如之四方之材士大夫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之則瀟文為忠孝勸者夥矣非止為單氏一門光榮而已也公字德夫自號為寧山今年七十有二其氣體猶康健也銘曰

物之積也不厚則其發也弗能弘譬諸於雲起自膚寸及其積也氤氳黮黮可以沛甘霖而資西成又譬諸水起自涓滴及其積也瀰漫浩瀚可以負萬斛之舟而利涉焉甚哉積之為功也單氏世為善良自累葉馴致於兵部公其積之也厚矣所以功成於時名遂於後貤贈所單上及二代大之報施善人之家可謂至矣是宜大書深刻於先塋之碑所以昭聖澤表賢嗣以勵於人人焉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為符璽令因以為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遂望出琅琊琅琊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符氏則本姒姓有亳氏子孫奔西戎世為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讖又改為符符與符實夐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為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泰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

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
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玄善今
名文昌其字為孟庸為人温煦慈良州縣以為可用貢于朝
選為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為同文局使予觀儀曹時文昌承
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
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既日就蕪沒宗
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頓為記其綱於前至於諱
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壻某慶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
示後昆非藉先生之寵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
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涕泗雙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
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脩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
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
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
賤慎其昏姻辨其親疎其事為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

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絶來文
者有如避讎今特為文昌析符符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
略者無它惇本也

蘭隱亭記

蘭隱亭者餘干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脩不與塵坌
交并皦皦皭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
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
粃糠自以為幽芬遠聞而類貞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為然乃
藝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甌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
風烶烶動人蘭於斯時王茁其芽而紫蕤翹翹然其顛清馨襲
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華卿日統
百迴神凝而形忘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煙
蒼莽兮生暮寒望美人兮不徠撫瑤琴兮誰與彈既而有肥
遯君子聞往而賡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磴可

陟只聲氣之同為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柔只華卿遂相與肆筵設席以為驩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斡之間特發雙葩以獻其妍流聞禁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辭華卿扶携耄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為榛豺嘯咏如初或勸之曰失良友遽即其遺址建亭植芳蘭速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溺是而廢恒經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酲不相入遂投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髮垂領矣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為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之子清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之意徵為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摯天子卿諸侯熏大夫蘭士庶皆取其物有香燥濕而不變者也蘭則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帨蘭亦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幃者也若今所藝之蘭香則香矣華質易萎與凡葩等何以為佩哉且卿則麝金熏則零陵香葩則白芷三者咸可佩胡為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考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又大夫士過從者衆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而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青蘿山不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旦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冉冉達於四座此無他予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且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厠肥遯君子之末尚能製荷蘭之操使

使善琴者彈之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為殷紂所
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遂以梅為氏世
居楚鄖間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
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
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尧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
演肆而老勁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
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寖盛
咸繅藉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
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弟也府君生而俊朗
嶷然異群童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
文五采翩翩然可觀大父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為舉子業
已而無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問學雄深人號為

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為忘年交過從講索殆無虛日府君
聞譽四流僉謂場屋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
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藉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
拾芥而吾乃轗軻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
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
編十二卷名門右族慕艷其聲光爭欲聘致為弟子師府君
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考德者日相踵于門府君悉攝其衡
疎入於密微而後已廉訪使者東平王公士熙燕南吳公鐸
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盛衰人心咸否為言二公深加
敬嘆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嶽重臣
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
其不足輔辭不赴初待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為豪有
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賂遺旁午歷十二春秋不能決
府君力白部使者復之府君家素貧事親盡禮及沒三年不

御酒肉鷄初鳴衣冠坐堂上秉燭達旦令子弟奴隷各從其
事無敢惰者故能克拓其先業宗族鄉黨皆遇之有道人有
不平赴愬於庭府君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
避兵寧川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
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某月日返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
之原從先兆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
知大同渾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
次煥次昇慶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
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耕稼十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
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畊復持史官朱
芾所為狀拜予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予嘗過宣城郡守楊
君觀出郊而迎同登疊嶂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
先哲之思梅氏為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遽以府
君為對欲求見之已作士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羣行鑿
鑿可稱而又能護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
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宣之梅族望炳炳世多顯才有盛無衰入講禁垣出典大
藩大善言言繼之惟鄰孰昌於詩震撼四夷位則孔卑名譽
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音秉心淵沈如百鍊金我胄我經我
文我兵旗幟精明莫能先登命也奈何芝生巖阿既采且歌
委委蛇蛇繡衣煌諮詢憲章告以否臧肯矯而亢苟非其
人掩耳不聞亂如絲棼誰贊爾軍厥志未終遵此閔凶下有
幽宮烏鬲其封穹碑勒銘炳若丹青載揚德馨來裔是徵

恭題幽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
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蒐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
所畫幽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

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予在禁林四方賢士大夫咸辱與交多以冢上之文為請予憤蘇氏矯枉過正以銘墓為嫌每詢孝子慈孫之志輒濡毫為之江右陳聞時客授丞相府亦持國子助教曾君士勗所為狀來謁銘嗚呼聞遏子特厚何敢靳一辭不發其先德於幽潛耶按狀府君諱天錫字國範姓陳氏其先出陳宜都王叔明之裔有諱伯宣者辟地泉州已而自泉徙江州之德安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號為義門九世祖珹又自德安徙撫州臨川之安寧鄉其里曰唐正曾大父宋鄉貢進士以忠再遷鄉之槎溪里祖鴻翼父從龍母李氏府君生三歲而孤依母夫人以居暨長氣貌雄偉不屑為流俗姘婹事出言特論意度豁如也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閒郡縣相繼陷

青易致禎壞命良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屬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悉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紅女蚕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厥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豁德仁孝温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頑

殿下之心朝夕如覩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

聚落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寇府君頓足曰事急矣奈何即躍
馬入郡城白監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先世以義聲著吳楚
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帕首呼嘯成群所蹴踏處絶無一人
禦者天錫雖不才誓竭忠以報國家自度鄉里健兒一呼之
間可得千人甲冑楔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教其坐作
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守或攻惟明公所命監郡為之驚喜
曰此奇男子此奇男子即署文牘遣府君間道白江西行中
書時司徒道童為平章政事郎從所請奬勵者甚力府君還
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五月二十四日帥之以援郡城敗劇
盜胡志學於城西白鷺渡六月四日進賢寇大掠城東桂塘
府君分兵設為四覆待之期以鉦鳴為候伏盡起先令騎兵
餌敵敵至即退二里所賊果追擊交戰方酣鳴鉦一聲伏兵
突出賊後殲戮無餘者省憲二府益奇府君之才檄靖安尹
黃紹與府君同討賊二十二日府君與紹次進賢縣直隱鄉
鄉有韓家砦寇之窟宅堅深未易拔雖攻以銳兵每不利府
君欲以久困之紹曰鼓行氣壯將寇是剪公欲坐老我師耶
遽揚旗挑戰府君止之不可仰天歎曰師出以律令戰不擇
利雖頗牧不能建功吾不知死所矣賊見官兵新至人馬俱
疲鼓譟爭四出府君注矢弯弧獨當一面賊至輒殪之轉鬬
田間時秋禾垂熟馬饑亂走府君中流矢亟下馬拔刀與賊
步戰連斫十餘人衆賊易府君之獨也急趨之府君欲退為
禾穗所罥遂遇害年始五十七云事聞特贈金溪縣尉階進
義副尉府君讀書務通大義不事辭章浮藻嘗語人曰君子
當真知實踐喋喋空言何補於事功當時公卿大夫咸與之
遊而揭文安公傒斯尤號為知已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君
轍危君素葛君元哲番陽李君存祝君蕃豫章楊君鎰皆使
諸子執贄往從之游期學必成乃已府君家雖豐輕財好施
與州里有空乏者必周卹之未嘗有德色聞府君之殁識與

不識皆潛然出涕府君夫人進賢楊氏也諱叔真世為儒家其曾祖仲博與子龍尾同舉進士祖天璧父居仁母支氏九歲失所恃即歸于陳其姑鞠育之夫人天性慈順事姑以孝聞姑年八十而終夫人亦年垂六十痛姑死幾不能喪雖丁兵戈殘毀之餘棺槨衣衾皆極其精緻且曰老姑以女遇我其歿也敢不以喪母喪姑之禮薦報之乎君子以為賢當府君之歿夫人痛不得屍還葬欲自盡者數矣重以姑在不忍言夫人既葬姑乃聚府君衣冠爪髮藏諸壙中泣謂諸孤曰汝父存時吾侍中櫛一爪一髮未嘗敢棄遺爪髮之存即汝父體魄之存也待吾他日身歿當并冠衣與吾同穴葬庶幾後世不以汝父為虛壙也諸孤亦泣而識之今洪武三年辛亥七月九日夫人年七十亦以一疾卒六年癸丑正月四日聞遵遺命合窆于烏槎原水口山祖塋之側去家不二里而近府君生三子長式次庸舉茂才為柳州路儒學正皆先

卒次即聞通尚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孫男九人曰崇先卒曰石曰楔曰謀曰位曰鑑曰儉曰倣曰侁曰鑑孫女六人適胡琮毓鶴萬祥文彬黎應辰胡泰曾孫男九人曰括曰援曰鄧曰拂曰挺曰囘曰授曰拱曰申如曾孫女十一人適王某王某王某周某餘幼在室嗚呼君子之澤何其演迤而深長哉府君之先能以義聚族而居聲聞赫奕光照史冊世之相去雖遠子孫復能推義為忠期與國家殄寇則其所志甚大非直欲保族里而已其功之不成則天也昔人有云作文當有關世教有如府君之行其謂之無關於世教可乎是宜銘銘曰

天地大經曰義與忠丕建人極廓牖民衷前聖敷訓為世鉅防孰遵行之其道弥章九江有陳合族而食流澤沛滂炳煥今昔元季政龐亂生楚疆絳巾跳踉執戈以狂有烈丈夫秉氣飛獐嚼齒罵賊誓不俱生躍馬入城揖拜上官披陳肺肝